



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

南海吳研人著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
太廟分館

857.47

436=5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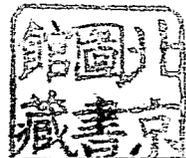
3 0471 2923 8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乙卷)目錄

- 第十六回 觀演水雷書生論戰事 接來電信游子忽心驚
- 第十七回 整歸裝游子走長途 抵家門慈親喜無恙
- 第十八回 恣瘋狂家庭現怪狀 避險惡母子議離鄉
- 第十九回 具酒席博來滿座歡聲 變田產惹出一場惡氣
- 第二十回 神出鬼沒母子動心 冷嘲熟諛世伯受窘
- 第二十一回 作引線官場通賭棍 噴直言巡撫報黃堂
- 第二十二回 論狂士撩起憂國心 接電信再驚游子魄
- 第二十三回 老伯母遺言囑彙祕 師兄弟挑燈談換帖
- 第二十四回 臧獵私逃釀出三條性命 翰林伸手裝成八面威風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乙卷)目錄

二



05155

A 213405

第二十五回 引書義破除迷信 較賞財釐起家庭

第二十六回 乾嫂子色笑代承歡 老捕役潛身拿臬使

第二十七回 管神機營王爺撤差 升鎮國公小的交運

第二十八回 辦禮物携資走上海 控影射遣夥出京師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強盜讀西書 賣輪船局員造私貨

第三十回 試開車保民船下水 誤紀年製造局編書



社會二十一年目睹之怪現狀 (乙卷)

南海吳



第十六回 觀演水雷書生論戰事

接來電信游子忽

這一聲響不打緊。偏又接着外面人聲鼎沸起來。嚇得我吃了一大驚。述農站起來道。我們去看看。說着拉了我就走。一面走。一面說道。今日操演水雷聽說一共試放二個。趕緊出去。還望得見呢。我聽了方纔明白。原來近日中法之役。尙未了結。這幾日裡。又聽見臺灣吃了敗仗。法兵已在基隆地方登岸。這裡江防格外吃緊。所以制臺格外認真。吩咐操演水雷。定在今夜舉行。我同述農走到江邊一看。是夜宿雨初晴。一輪明月。自東方升起。照得那浩蕩江波。猶如金蛇萬道一般。吃了幾杯酒的人。到了此時。倒也覺得一快。

只可惜看演水雷的人多。雖然不是十分擠擁。却已是立在人叢中的了。忽然又是轟然一聲。遠響四應。那江水陡然間壁立千仞。那一片澎湃之聲。便如風捲松濤。加以那山鳴谷應的聲音。還未斷絕。兩種聲音相和起來。這裡看的人。又是闐然一響。我生平的耳朵裡。倒是頭一回聽見。接着又是演放一個。雖不是甚麼心曠神怡的事情。也可以算得耳目一新的了。看罷。同述農回來。洗盥更酌。談談說說。又說到那會黨的事。我再問道。方纔你說他們都有暗號。這暗號到底是怎麼樣的。述農道。這個我那裡得知。要是知道了。那就連我也是會黨了。他們這個會黨。聲勢也很大。內裡面戴紅頂的大員也不少呢。我道。既是那麼說。你就是會黨。也不辱沒你了。述農道。罷罷。我數不上呢。我道。究竟他們辦些甚麼事呢。述農道。其實他們空着。沒有一點事。也不見得怎麼爲患地方。不過聲勢浩大罷了。倘能利用他呢。未嘗不可借。

他們的力量辦點大事。要是不能利用他。這個養癰貽患。也是不免的。正在講論時。忽然一個人闖了進來。笑道。你們吃酒取樂呢。我回頭一看。不覺詫異起來。原來不是別人。正是繼之。還穿着衣帽呢。我道。大哥不說明天下午出城麼。怎麼這會來了。繼之坐下道。我本來打算明天出城。你走了不多幾時。方伯又打發人來說。今天晚上試演水雷。制台將軍都出城來看。叫我也去站個班。我其實不願意去。獻這個慫勳。因為放水雷是難得看見的。所以出來趁個熱鬧。因為時候不早了。不進城去。就到這裡來。我道。公館裡沒有人呢。繼之道。偶然一夜。還不要緊。一面說着。卸去衣冠。道。我到帳房裡去。就來。我也吃酒呢。述農道。可是又到帳房裡去拿錢給我們用呢。繼之笑了一笑。對我道。我要交帶他們這個。說罷。彎腰在靴統裡掏出那本捐冊來。道。叫他們到往來的那兩家錢舖子裏去寫兩戶。同寅的朋友。留着辦陳家那件。

事呢。說罷去了。歇了一會。又過來。我已經叫廚房裡另外添上兩樣菜。三個人借着吃酒。在那裡談天。因為講方纔演放水雷。談到中法戰事。繼之道。這回的事情糜爛極了。臺灣的敗仗。已經得了官報了。那一位劉大帥。本來是個老軍務。怎麼也會吃了這個虧。真是難解。至於馬江那一仗。更是傳出許多笑話來。有人說那位欽差。只聽見一聲礮響。嚇得馬上就逃走了。一隻腳穿着靴子。一隻腳還沒有穿襪子呢。又有人說。不是的。他是坐了轎子。逃走的。轎子後面還掛着半隻大腿呢。剛纔我聽見說。督署已接了電諭。將他定了軍罪了。前兩天我看見報紙上。有一首甚麼詞。詠這件事的。福建此時總督船政。都是姓何。藩台欽差。都是姓張。所以我還記得那詞上兩句是。「兩個是傅粉何郎。兩個是畫眉張敞。」我道。這兩句就俏皮得很。繼之道。俏皮麼。我看輕薄罷了。大凡譏彈人家的話。是最容易說的。你試叫他去辦起事。

在二十年前此等議論已是難得

調做讀書人不少

爲旁觀派寫照

來也不過如此。只怕還不及呢。這軍務的事情何等重大。一旦敗壞了我們。聽的只能生個恐懼心。生個憂憤心。那裡還有工夫去嬉笑怒罵呢。其實這件事情只有政府擔個不是。這是我們見得到可以譏彈他的述農道。怎麼是政府不是呢。繼之道。這位欽差年紀又輕。不過上了幾條。陳究竟是個紙上空談。並未見他辦過實事。怎麼就好叫。他獨當一面去辦這個大事呢。縱使他條陳中有可採之處。也應該叫一個老軍務的去辦給他去做。個參謀會辦之類。只怕他還可以有點建設。幫着那正辦的成功呢。像我們這班讀書人。裡面很有些聽見放鞭爆。還嚇了一跳的。怎麼好叫他去看着放。大砲呢。就像方纔去看演放水雷。這不過是演放罷了。在那裡伺候同看的人。聽得這轟的一聲。就很有幾個抖了一抖。吐出舌頭的。還有舉起雙手做勢子去擋的。「我同述農不覺笑了起來。」繼之又道。這不過演放兩三响已

經這樣了。何況燄火連天親臨大敵呢。自然也要逃走了。然而方纔那一班吐舌頭做手勢的。你若同他說起馬江戰事來。他也是一味的譏評。罵試問配他罵不配呢。當下一面吃酒。一面談了一席話。酒也够了。菜也殘了。撤了出去。大家散坐。又到外面看了一回月色。各各就寢。到了次日。我因爲繼之已在關上。遂進城去。賃了一匹馬。按轡徐行。走到城內。不多點路。只見路旁有一張那張大仙的招紙。因想起述農昨夜的話。不知到底確不確。我何妨試去看看。有甚麼影迹。就跟着那招紙歪處。轉了個彎。一路上留心細看。只見了招紙。就轉彎。誰知轉得幾轉。那地方就慢慢的冷落起來了。我勒住馬想道。倘使迷了路。便怎麼好。忽又回想到。不要緊。我只要回來時。也跟着那招紙走。自然也走到方纔來的地方了。忽聽得那馬夫說了幾句話。我不會留心。不知他說甚麼。並不理他。依然向前而去。那馬夫在後面跟着。又說

了幾句。我一些也聽不懂。回頭問道。你說甚麼呀。他便不言語了。我又向前走。走到一處。抬頭一望。前面竟是一片荒野。暗想這南京城裡。怎麼有這麼大的一片荒地。正走着。只見路旁一株紫楊樹上。也粘了這麼一張。跟着他轉了一個彎。走了一箭之路。路旁一個茅廁。牆上也有一張。順着他歪的方。向望過去時。那邊一帶有四五十間小小的房子。那房子前面。就是一片空地。那裡還憩着一乘轎子。恰好看見一家門首。有人送客出來。那送客的。只穿了一件斗紋布灰布袍子。並沒有穿馬褂。那客人倒是衣冠楚楚的。我一面看。一面走近了。見那客人人生的一張圓白臉兒。八字鬍子。好生面善。只是想不起來。那客上了那乘轎時。這裡送客的也進去了。我看他那門口。又矮又小。暗想這種人家。怎樣有這等濶客。猛抬頭。看見他簷下掛着一把破掃帚。暗想道。是了。逃農的話是不錯的了。騎在馬上。不好只管在這裡呆看。只得

細心之至
想是從閱
歷中來

仍向前行。行了一箭多路。猛然又想起方纔那個客人。就是我在元和船上。看見他扮官做賊。後來繼之說他居然是官的人。又想起他在船上。給他夥伴說的話。囁囁咕咕。聽不懂的。想來就是他們的暗號暗話。這個人一定也是會黨。猛然又想起方纔那馬夫同我說過兩回話。我也沒有聽得出來。只怕那馬夫也是他們會黨裡人。見我一路上尋看那摺紙。以爲我也是他們一夥的。拿那暗話來問我。所以我兩回都聽得不懂。想到這裡。不覺沒了主意。暗想我又不是他們一夥。今天尋訪的情形。又被他看穿了。此時又要撥轉馬頭回去。越發要被他指出來。還要疑心我暗訪他們做甚麼呢。若不回馬。只管向前走。又認不得那條路可以繞得回去。不要鬧出個笑話來。並且今天不能到家下馬。不要叫那馬夫知道了我的門口纔好。不然叫他看見了吳公館的牌子。還當是官場裡暗地訪查他們的踪跡。在他們會黨裡傳

播起來。不定要鬧個甚麼笑話呢。思量之間。又走出一箭多路。因想了個法子。勒住馬問馬夫道。我今天怎麼走迷了路呢。我本來要到夫子廟裡去。怎麼走到這裡來了。馬夫道。怎麼。要到夫子廟。怎不早點說。這冤枉路纔走得不少呢。我道。你領着走罷。加你點馬錢就是了。馬夫道。撥過來呀。說着先走了到那片大空地上。在這空地上橫截過去。有了幾家人家。彎彎曲曲的走過去。又是一片空地。走完了。到了一條小術。僅僅容得一人一騎。穿盡了小術。便是大街。到了此地。我已經認得了。此處離繼之公館不遠了。我下了馬說道。我此刻要先買點東西。夫子廟不去了。你先帶了馬去罷。說罷付了馬錢。又加了他幾文。他自去了。我纔慢慢的走了回去。我本來一早就進城的。因為繞了這一個大圈子。鬧到十一點鐘方纔到家。人也乏了。歇息了好一會。吃過了午飯。因想起我伯母有病。不免去探望探望。就走到我伯父公館

裡去。我伯父也正在吃飯呢。見了我便問道。你吃過飯沒有。我道。吃過了。來望伯母呢。不知伯母可好了些。伯父道。總是這麼樣。不好不壞的。你來了到房裡去看看他罷。我聽說就走了進去。只見我伯母坐在床上。床前安放一張茶兒。正伏在茶兒上嚼粥。床上還坐着一個十三四歲的丫頭。在那裡搥背。我便問道。伯母今天可好些。我伯母道。姪少爺請坐。今日覺着好點了。難得你惦記着來看看我。我這病只怕難得好的了。我道。那裡來的話。一個人誰沒有三天兩天的病。只要調理幾天。自然好了。伯母道。不是這麼說。我這一個病。時常發作。近來醫生都說要成個癆病的了。我今年五十多歲的人了。如果成了癆病。還能够攔得多少日子呢。我道。伯母這回得病。有幾天了。伯母道。我一年到頭。那一天不是帶着病的。只要不躺在床上。就算是個好人。這回又躺了七八天了。我道。爲甚不給姪兒一個信。也好來望望。姪兒直

至此方點
出還有箇
叔何其
因樂

絕妙婦人

到昨天來了纔知道呢。伯母聽了嘆一口氣。推開了碗。旁邊就有一個傭婦走過來。連茶几端了去。我伯母便躺下道。姪少爺你到床跟前的椅子上坐下。我們談談罷。我就走了過去坐下。歇了一歇。我伯母又嘆了一口氣道。姪少爺。我自從入門以後。雖然生過兩個孩子。却都養不住。此刻是早已絕望的了。你伯父雖然討了兩個姨娘。却都是同石田一般的。這回我的病。要是不得好。你看可憐不可憐。我道。這是甚麼話。只要將息兩天就好了。那醫生的話。未必都靠得住。伯母又道。你叔叔聽說有兩個兒子。他又遠在山東。並且他的脾氣古怪得很。這二十年裡。面絕跡沒有一封信來過。你可曾通過信。我道。就是去年父親亡故之後。曾經寫過一封信去。也沒有回信。並且姪兒也不會見過。就只知道有這麼一位叔叔。就是了。伯母道。我因為沒有孩子。要想把你叔叔那個小的。承繼過來。去了十多封信。也總不見有一封

口吻又能
描寫家族
怪狀

此時哀求
不記揮諸
門外侍郎

信來論起來。總是你伯父窮之過。要是有了十萬八萬的家當。不要說是自己親房。只怕那遠房的也爭着要承繼呢。你伯父常時說起。都說姪少爺是很明白能幹的人。將來我有個甚麼三長兩短。姪少爺又是獨子。不便出繼。只好請姪少爺照應我的後事。彙統過來。不知姪少爺可肯不肯。我道。伯母且安心調理。不要性急。自然這病要好的。此刻何必就這個無謂的心思。做姪兒的自然總盡個晚輩的義務。伯母但請放心。不要胡亂就心思要緊。一面說話時。只見伯母昏昏沈沈的。像是睡着了。床上那小丫頭。還在那裡搥着腿。我便悄悄的退了出來。伯父已經吃過飯。往書房裡去了。我便走到書房裡去。只見伯父躺在烟床上吃烟。見了我便問道。你看伯母那病。要緊麼。我道。據說醫家說是要成癆病。只要趁早調理。怕還不要緊。伯父站起來。在護書裡面。檢出一封電報。遞給我道。這是給你的。昨天已經到了。我本想叫人給

電報如何
好耽擱可
肝謂全無心

你送去。因爲我心緒亂得很。就忘了。我急看那封面時。正是家鄉來的。吃了一驚。忙問道。伯父。繙出來看過麼。伯父道。我只繙了收信的人名。見是轉交你的。底下我就沒有繙了。你自己繙出罷。我聽得這話。心中十分忙亂。急急辭了伯父。回到繼之公館。手忙腳亂的。檢出電報新編。逐字繙出來。誰知不繙猶可。只這一繙。嚇得我

魄飛魄越。心無主。膽裂肝摧。痛欲號。

要知繙出些甚麼話來。且待下回再記。

甲申馬江之役。輿論多咎某欽使。繼之一席話。可謂評論之評論。結論又歸罪政府之輕於用人。可謂一時超衆之論。

老伯母床上一席話。雖是家常瑣瑣。却描寫家族之怪狀。無逾於此。○忽然欲其姪之兼祧。而哀求之。恭維之。不自憶其揮諸門外時。已是醜怪萬

狀。誰料後文更有於此作反對。更現其不可思議之怪狀者。惜此書紆迴曲折。不肯驟以真相示人。讀者其寧心以俟之。

第十七回 鑿歸裝游子走長途 抵家門慈親喜無恙

你道繙出些甚麼來。原來第一個繙出來是個母字。第二個是病字。我見了這兩個字。已經急了。連忙再繙那第三個字時。禁不得又是一個危字。此時只嚇得我手足冰冷。忙忙的往下再繙。却是一個速字。底下還有一個字。料來是個歸字。回字之類。也無心去再繙了。連忙懷了電報。出門騎了一匹馬。飛也似的跑到關上。見了繼之。氣也不會喘定。話也說不出來。倒把繼之嚇了一跳。我在懷裡掏出那電報來。遞給繼之道。大哥。這會叫我怎樣。繼之看了道。那麼你趕緊回去走一輪罷。我道。今日就動身。也得要十來天纔得到家。叫我怎麼樣呢。繼之道。好兄弟。急呢。是怪不得你急。但是你急也沒用。今

是婦人聲
口是病人

天下水船是斷來不及了。明天動身罷。我呆了半晌道。昨天託大哥的家信。寄了麼。繼之道。沒有呢。我因爲一時沒有使人。此刻還在家裡書桌子抽屜裡。你令伯知道了沒有呢。我道。沒有。繼之道。你進城去罷。到令伯處告訴過了。回去拿了那家信銀子。仍舊趕出城來。行李鋪蓋。也叫他們給你送出來。今天晚上。你就在這裡住了。明日等下水船到了。就在這裡叫個劊子。劊了去。豈不便當。我聽了。不敏耽擱。一匹馬飛跑進城。見了伯父。告訴了一切。又到房裡去告訴了伯母。伯母嘆道。到底嬌嬌好福氣。有了病。可以叫姪少爺回去。像我這個孤鬼。說到這裡。便咽住了。憇了一憇道。姪少爺回去。等嬌嬌好了。還請早點出來。我這裡很盼個自己人呢。今天早起。給姪少爺說的話。我見姪少爺沒有甚麼推托。正自歡喜。誰知爲了嬌嬌的事。又要回去。這是我的孤苦命。姪少爺。你這回再到南京。還不知道見得着我不呢。我正要

恐怕他來
索取先說
等寄了來
就寄回去
以止住他
此是回債
劫款

竟有不
容他再說
話之動

回答。伯父慢騰騰的說道。這回回去了。伏伺得你母親好了。好歹在家裡。安
安份份的讀書。用上兩年功。等起了服。也好去小考。不然就捐個監去下場。
我這裡等王祖香的利錢寄到了。就給你寄回去。還出來鬼混些甚麼。小孩
子們。有甚麼脾氣不脾氣的。前回你說甚麼不歡喜作入股。我就很想教訓
你一頓。可見得你是個不安分。不就範圍的野性子。我們家的子姪。誰像你
來。我只得答應兩個是字。伯母道。姪少爺。你無論出來不出來。請你務必記
着我。我雖然沒有甚麼好處給你。也是一場情義。我方欲回答。我伯父又問
道。你幾時動身。我道。今日來不及了。打算明日就動身。伯父道。那麼。你早點
去取拾罷。我就辭了出來。回去取了銀子。那家信用不着。就撕掉了。取拾過
行李。交帶底下人送到關上去。又到上房裡。別過繼之老太太。與及繼之夫
人。不免也有些珍重的話。不必細表。當下我又騎了馬。走到大關。見過繼之。

可見得從
前是明照
應

繼之道。你此刻不要心急。不要在路上自己急出個病來。我道。但我所辦的書啓的事。叫那個接辦呢。繼之道。這個你儘放心。其實我抽個空兒。自己也可辦了。何況還有人呢。你這番回去。老伯母好了。可就早點出來。這一向。恒盤熟了。倒有點戀戀不捨呢。我就把伯父叫我在。家讀書的話。述了一遍。繼之笑了一笑。並不說話。憇了一會。述農也來勸慰。當夜我晚飯也不能下咽。那心裡不知亂的怎麼個樣子。一夜天翻來覆去。何曾合得着眼。天還沒亮。就起來了。呆呆的坐到天明。走到簽押房。繼之也起來了。正在那裡寫信呢。見了我道。好早呀。我道。一夜不曾睡着。早就起來了。大哥爲甚麼也這麼早。繼之道。我也替你打算了一夜。你這回只贖了這一兩銀子。一路做盤纏回去。總要用了點。到了家。老伯母的病。又不知怎麼樣。一切醫藥之費。恐怕不夠。我正在代你躊躇呢。我道。費心得很。這個只好等回去了再說罷。繼

繼之意
以為醫藥
之費需用
甚或後舉
需用也詎
料後來却
另有他用
真是出人
意外文筆
之波瀾耶
抑果世情
如是耶

之道。這可不能。萬一回去真是不夠用。那可怎麼樣呢。我這裡寫着一封信。你帶在身邊。用不着最好。倘是要用錢時。你就拿這封信到我家裡去。我接我家母出來的時候。寫了信。託我一位同族家叔。號叫伯衡的。代我經管着一切租米。你把這信給了他。你要用多少。就向他取多少。不必客氣。到你動身出來的時候。帶着給我匯五千銀子出來。我道。萬一我不出來呢。繼之道。你怎麼會不出來。你當真聽令伯的話。要在家用功麼。他何嘗想你在家用功。他這話。是另外有個道理。你自己不懂。我們旁觀的。是很明白的。說罷。寫完了那封信。又打上一顆小小圖書。交給我。又取過一個紙包道。這裡面是三枝土木。一枝肉桂。也是人家送我的。你也帶在身邊。恐怕老人家要用得着。我一一領了。取拾起來。此時我感激多謝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不知怎樣纔好。一會梳洗過了。吃了點心。繼之道。我們也不用客氣了。此時江水淺。

漢口的下水船開得早。恐怕也到得早。你先走罷。我昨夜已經交帶留下一隻巡船送你去的。情願搖到那裡。我們等他。於是指揮底下人。將行李搬到巡船上去。述農也過來送行。他同繼之兩人。一同送我到巡船上面。還要送到洋船。我再三辭謝。繼之道。述農恐怕有事。請先上岸罷。我送他一程。還要談談。述農聽說。就別去了。繼之一直送我到下關。等了半天。下水洋船到了。停了輪。巡船搖過去。我上了洋船。安置好行李。這洋船一會兒就要開的。繼之匆匆別去。我經過一次。知道長江船上。人是最雜的。這回偏又尋不出房艙。坐在散艙裡面。守着行李。寸步不敢離開。幸得過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早就到了上海了。由客棧的夥伴。招呼我到洋涇濱。謙益棧住下。這客棧是廣東人開的。棧主人叫做胡乙庚。招呼甚好。我託他打聽幾時有船。他查了一查。說道。要等三四天呢。我越發覺得心急如焚。然而也是沒法的事。成日

裡猶如坐在針氈上一般。只得走到外面去散步消遣。却說這洋涇濱各家客棧。差不多都是開在沿河一帶。只有這謙益棧是開在一個巷子裡面。這巷子叫做嘉記街。這嘉記街前面對着洋涇濱。後面通到五馬路的。我出得門時。便望後面踱去。剛轉了個彎。忽見路旁站着一個年輕男子。手裡抱着一個鋪蓋。地下還放着一個鞋籃。旁邊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在那裡哭。我不禁站住了腳。見那男子只管惡狠狠的望着那婦人。一言不發。我忍不住。便問是甚麼事。那男子道。我是蘇州航船上的人。這個老太婆來趁船。沒有船錢。他說到上海來尋他的兒子。尋着他兒子就可以照付的了。我們船主人就趁了他來。叫我拿着行李。同去尋他兒子取船錢。誰知他一會又說在甚麼自來火廠。一會又說在甚麼高昌廟南鐵廠。害我跟着他跑了二三十里的冤枉路。那裡有他兒子的影兒。這會又說在甚麼客棧了。我又陪着他

此時小洋錢尙值一百有零也

到這裡。家家客棧都關了。還是沒有。我那裡還有工夫去跟他瞎跑。此刻只要他還了我的船錢。我就還他的行李。不然。我只有拿了他的行李。到船上去交代的了。你看此刻已經兩點多鐘了。我中飯還沒有吃的呢。我聽了又觸動了母子之情。暗想這婦人此刻尋兒子不着。心中不知怎樣的着急。我母親此刻。病在床上。盼我回去。只怕比他還急呢。便問那男子道。船錢要多少呢。那男子道。只要四百文就夠了。我就在身邊取出四角小洋錢。交給他道。我代他還了船錢。你還他鋪蓋罷。那男子接了小洋錢。放下鋪蓋。我又取出六角小洋錢。給那婦人道。你也去吃頓飯。要是尋你兒子不着。還是回蘇州去罷。等打聽着了。你兒子到底在那裡。再來尋他未遲。那婦人千恩萬謝的受了。我便不顧而去。走到馬路上逛逛。繞了個圈子。方纔回棧。胡乙庚迎着我道。方纔到你房裡去。誰知你出去了。明天晚上有船了呢。我聽了不勝

連路等下
流社會都
要詳細寫
一寫豈真
筆有餘裕
耶

之喜。便道。那麼費心代我寫張船票罷。乙庚道。可以。可以。說罷。讓我到帳房裡去坐。只見他兩個小兒子在那裡念書呢。我隨意考問了他幾個字。甚覺得聰明。便閑坐給乙庚談天。說起方纔那婦人的事。乙庚道。你給了錢他麼。我道。只代他給了船錢。乙庚道。你上了他當了。他那兩個人。便是母子。故意串出這個樣兒來騙錢的。下次萬不要給他。我不覺呆了一呆道。還不要緊。他騙了去。也是拿來吃飯。我只當給了化子就是了。但是怎麼知道他是母子呢。乙庚道。他時常在這些客棧相近的地方。做這個把戲。我也碰見過好幾次了。你們過路的人。雖然懂得他的話。却辨不出他的口音。像我們在這裡久了。一一都聽得出來的。若說這婦人是從蘇州來尋兒子的。自然是蘇州人。該是蘇州口音。航船上的人。也是本幫蘇幫居多。他那兩個人。可是一樣的甯波口音。還是甯波奉化縣的口音。你試去細看他。面目還有點相像。

兩人見解
不同而各
有一是

呢不是母子是甚麼你說只當給了化子他總是拿去吃飯的。可知那婦人並未十分衰頹。那男子更是強壯的時候。爲甚麼那婦人不出來幫傭。那男子不做個小買賣。却串了出來做這個勾當。還好可憐他麼。此時天氣甚短。客棧裡的飯又格外早些。說話之間。茶房已經招呼吃飯。我便到自己房裡去。吃過晚飯。仍然到帳房裡給乙庚談天。談至更深。方纔就寢。一宿無話。到了次日。我便寫了兩封信。一封給我伯父的。一封給繼之的。拿到帳房。托乙庚代我交代信局。就便問幾時下船。乙庚道。早呢。要到半夜纔開船。這裡動身的人。往往看了夜戲纔下船呢。我道。太晚了也不便當。乙庚道。太早了也無謂。總要吃了晚飯去。我就請他算清了房飯錢。結過了帳。又到馬路上逛逛。人好容易又捱了這一天。到了晚上。動身下船。那時船上還在那裡裝貨呢。人聲嘈雜得很。一直到了十點鐘時候。方纔靜了。我在房艙裡沒事。隨意取過

一本小說看看。不多一會就睡着了。及至覺醒來。耳邊只聽得一片波濤聲音。開出房門看看。只見人聲寂寂。只有些鼾呼的聲音。我披上衣服。走上艙面一看。只見黑越越的看不見甚麼。遠遠望去。好像一片都是海面。看不見岸。舵樓上面。一個外國人在那裡走來走去。天氣甚冷。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就退了下來。此時却睡不着了。又看了一回書。已經天亮了。我又帶上房門。到艙面上去看看。只見天水相連。茫茫無際。喜得風平浪靜。船也甚穩。從此天天都在艙面上。給那同船的人談天。倒也不甚寂寞。內中那些人姓甚名誰。當時雖然一一請教過。却記不得許多了。只有一個姓鄒的。他是個京官。請假出來的。我同他談的天最多。他告訴我。這回出京。在張家灣打尖。看見一首題壁詩。內中有兩句好的。是「三字官箴。憑隔膜。入行京信。便通神。」我便把這兩句。寫在日記簿上。又想起繼之候補四宗人的話。越見得官場

上面是一條危途。並且裡面沒有幾個好人。不知我伯父當日爲甚要走到官場上去。而且我叔叔在山東。也是候補的河同知。幸得我父親當日不走這條路。不然只怕我也要入了這個迷呢。閑話少題。却說輪船走了三天。已經到了。我便僱人挑了行李。一直回家。入得門時。只見我母親同我的一位堂房嬌娘。好好的座在家裡。沒有一點病容。不覺心中大喜。只有我母親見了我的面。倒頓時呆了。登時發怒。正是

天涯游子心方慰 坐上慈親怒轉加

要知我母親爲了甚事惱煩起來。且待下回再記。

人到有病時。即想念親人。有不期然而然者。觀其伯母臨別一番話益信。而其伯父又處處打岔。一若不欲其交談也者。此中是何肺腑。讀者試掩卷猜之。

入門而母無病。且見子歸而怒。是何故歟。令人急欲看下文矣。

第十八回 怒瘋狂家庭現怪狀 避險惡母子議離鄉

我見母親安然無恙。便上前拜見。我母親吃驚。怒道。誰叫你回來的。你接到了我的信麼。我道。只有吳家老太太帶去的回信。是收到的。並沒有接到第二封信。我母親道。這封信發了半個月了。怎麼還沒有收到。我此時不及查問寄信及電報的事。拜見過母親之後。又過來拜見了嬖娘。我那一位堂房姊姊。也從房裡出來。彼此相見。原來我這位嬖娘。是我母親的嫡堂妯娌。族中多少人。只有這位嬖娘。和我母親最相得。他的這位叔父。在七八年前。早就身故了。這位姊姊。就是嬖娘的女兒。上前年出嫁的。去年那姊夫。可也死了。母女兩人。恰是一對寡婦。我母親因為我出門去了。所以都接到家裡來住。一則彼此都有個照應。二則也能解寂寞。表過不題。當下我一一相見已

畢纔問我母親給我的是甚麼信。我母親嘆道。這話也一言難盡。你老遠的回來。也歇一歇再談罷。我道。孩兒自從接了電報之後。心慌意亂。這句話還沒有往下說。我母親大驚道。你接了誰的電報。我也吃驚道。這電報不是母親叫人打的麼。母親道。我何嘗打過甚麼電報。那電報說些甚麼。我道。那電報說的是母親病重了。叫孩兒趕快回來。我母親聽了。對着我嬌娘道。嬌娘。這可又是他們作怪的了。嬌娘道。打電報叫他回來也罷了。怎麼還咒人家病重呢。母親問我道。你今天上岸回來的時候。在路上有遇見甚麼人沒有。我道。沒有遇見甚麼人。母親道。那麼你這兩天先不要出去。等商量定了主意再講。我此時滿腹狐疑。不知究竟爲了甚麼事。又不好十分追問。只得搭趟着檢點一切行李。說些別後的話。我把到南京以後的情節。一一告知我母親聽了。不覺淪下淚來。道。要不是吳繼之。我的兒此刻不知流落到甚

麼樣子了。你此刻還打算回南京去麼。我道。原打算要回去的。我母親道。你這一回來。不定繼之那裡另外請了人。你不是白回去麼。我道。這不見得。我來的時候。繼之還再三叫我早點回去呢。我母親對我嬉娘道。不如我們同到南京去了。倒也乾淨。嬉娘道。好是好的。然而姪少爺已經回來了。終久不能不露面。且把這些冤鬼打發開了再說罷。我道。到底家裡出了甚麼事。好嬉娘。告訴了我罷。嬉娘道。沒有甚麼事。只因上月下了幾天雨。祠堂裡被雷打了一個屋角。說是要修理。這裡的族長。就是你的大叔公。倡議要衆人分派。派到你名下。要出一百兩銀子。你母親不肯答應。說是族中人了。不少。修理這點點屋角。不過幾十吊錢的事。怎麼要派起我們一百兩來。就是我們全承認了修理費。也用不了這些。從此之後。就天天鬧個不休。還有許多小零碎的事。此刻一言也難盡述。後來你母親沒了法子想。只推說等你回來

再講。自從說出這句話去。就安靜了好幾天。你母親就寫了信去知照你。叫
你且不要回來。誰知你又接了甚麼電報。想來這電報是他們打去。要騙你
回來的。所以你母親叫你這幾天不要露面。等想定了對付他們的法子再
講。我道。本來我們族中人類不齊。我早知道的。母親說都到了南京去。這也
是避地之一法。且等我慢慢想個好主意。先要發付了他們。我母親道。憑你
怎麼發付。我是不拿出錢去的。我道。這個自然。我們自己的錢。怎麼肯胡亂
給人家呢。嘴裡雖是這麼說。我心裡早就打定了主意。先開了箱子。取出那
一百兩銀子。交給母親。母親道。就只這點麼。我道。是。母親道。你先寄過五千
兩回來。那五千銀子。就是五釐週息。也有二百五十兩呀。我聽了這話。只得
把伯父對我說。王姐齋借去三千的話。說了一遍。我母親默默無言。歇了一
會。天色晚了。老媽子弄上晚飯來吃了。掌上燈。我母親取出一本帳簿來。道。

這是運靈樞回來的時候。你伯父給我的帳。你且看看。是些甚麼開銷。我拿過來一看。就是張鼎臣交出來的。盤店那一本帳。內中一柱一柱列的很是清楚。到後來就是我伯父寫的帳了。只見頭一筆就付銀二百兩。底下注着代應酬用。以後是幾筆不相干的零用帳。往下又是付銀三百兩。也注着代應酬用。像這麼的帳。不下七八筆。付去了一千八百兩。後來又有一筆是付找房價銀一千五百兩。我莫名其妙。道。甚麼找房價呢。母親道。這簡是你伯父說的。現在這一所房子。是祖父遺下的東西。應該他們弟兄三個分住。此刻他及你叔叔。都是出門的人。這房子分不着了。估起價來。可以值得二千多銀子。他叫我將來估了價。把房價派了出來。這房子就算是我們的了。所以取去一千五百銀子。他要了七百五。還有那七百五。是寄給你叔叔的。我道。還有那些金子呢。母親道。那裡有甚麼金子。我不知道。只這一番問答。我

直○到○此○時
方○纔○明○白
可○謂○蠢○人

心○中○猶○如○照○了○一○面○大○鏡○子○一○般○前○後○的○事○都○了○然○明○白○眼○見○得○甚○麼○存○莊○生○息○的○那○五○千○銀○子○也○有○九○分○靠○不○住○的○了○家○中○的○族○人○又○是○這○樣○不○如○依○了○母○親○的○話○搬○到○南○京○去○罷○心○中○暗○暗○打○定○了○主○意○忽○聽○得○外○面○有○人○打○門○碎○會○碎○會○的○打○得○很○重○小○丫○頭○名○叫○春○蘭○的○出○去○開○了○門○外○面○便○走○進○一○個○人○來○春○蘭○翻○身○進○來○道○二○太○爺○來○了○我○要○出○去○母○親○道○你○且○不○要○露○面○我○道○不○要○緊○醜○媳○婦○總○要○見○翁○姑○的○說○着○出○去○了○母○親○還○要○攔○時○已○經○攔○我○不○住○我○走○到○外○面○見○是○我○的○一○位○嫡○堂○伯○父○號○叫○子○英○的○不○知○在○那○裡○吃○酒○吃○的○滿○臉○通○紅○反○背○着○雙○手○蹙○蹙○着○進○來○向○前○走○三○步○往○後○退○兩○步○的○在○那○裡○朦○朧○着○一○雙○眼○睛○一○見○了○我○便○道○你……你……你○回○來○了○麼○幾……幾○時○到○的○我○道○方○纔○到○的○子○英○道○請○你○吃○說○時○遲○那○時○快○他○那○三○個○字○的○一○句○話○還○不○會○說○了○忽○然○舉○起○那○反○背○的○手○來○拿○着○明○晃○晃○的○一○把○大○刀○劈○頭○便○砍○我○連○忙○一

是癡酒瘋
形狀是無
賴撒酒瘋
形狀

變話醉話
寫來一笑

閃春蘭在旁邊哇的一聲哭將起來。子英道：你……你哭。先完了你。說着提刀撲將過去。嚇得春蘭哭喊着飛跑去了。我正要上前去勸時。不料他立腳不穩。匍的一聲。跌倒在地。叮當一響。那把刀已經跌在二尺之外。我心中又好氣又好惱。只見他躺在地下。亂嚷起來。道：反了。反了。姪兒子打伯父了。此時我母親、嬸娘、姊姊都出來了。我母親只氣的面白脣青。一句話也沒有。嬸娘也是徬徨失措。我便上前去攙他起來。一面說道：伯父有話好好的說。不要動怒。我姊姊在旁道：伯父起來罷。這地下冷呢。子英道：冷死了。少不了你們抵命。一面說一面起來。我道：伯父到底爲了甚麼事情動氣。子英道：你不要管我。我今天輸的很了。要見一個。殺一個。我道：不過輸了錢。何必這樣動氣呢。子英道：哼。你知道我輸了多少。我道：這個姪兒那裡知道。子英忽地裡直跳起來道：你賠還我五兩銀子。我道：五兩只怕不夠了呢。子英道：我不管你

有了錢便
叫姪哥可

够不够。老子是發了財的人。你今天沒有。就拚一個你死我活。我連忙道。有。隨手在身邊掏出一個小皮夾來一看。裡面只贖了一元錢。七八個小角子。便一齊傾了出來。道。這個先送給伯父罷。他伸手接了。拾起那刀子。一言不發。起來就走。我送他出去。順便關門。他却回過頭來道。姪哥。我不過借來做本錢。明日贏了。就還你說。着去了。我關好了門。重複進內。我母親道。你給他多少。我道。沒有多少。母親道。照你這樣給起來。除非真是發了財。只怕發了財也供應他們不起呢。我道。母親放心。孩兒自有道理。母親道。我的錢是不動的。我道。這個自然。當下大家又把子英拿刀拚命的話。說笑了一番。各自歸寢。一夜無話。明日我檢出了繼之給我的信。走到繼之家裡。見了吳伯衡。交了信。伯衡看過道。你要用多少呢。我道。請先借給我一百元。伯衡依言。取了一百元。交給我道。不够時再來取罷。繼之信上說。儘多儘少。隨時要。

只寥寥幾句話中有幾多曲折幾許機關幾許活潑幾多權變想是從閱歷中得來

閒掃一言

應付的呢。我道。是到了不够時。再來費心。辭了伯衡回家。暗暗安放好了。就去尋那一位族長大叔公。此人是我的叔祖。號叫做借軒。我見了他。他先就說道。好了。好了。你回來了。我正盼着你呢。上個月祠堂的房子出了毛病。大家說要各房派了銀子好修理。誰知你母親一毛不拔。就擱到此刻。還沒有動工。我道。估過價沒有。倒底要多少銀子纔够呢。借軒道。價是沒有估。此刻雖是多派些。修好了。餘下來。仍舊可以派還的。我道。何妨叫了泥水木匠來估定了價。大家公派呢。不然大家都是子孫。誰出多了。誰出少了。都不好。其實就是我一個人承認。修了在祖宗面上。原不要緊。不過在衆兄弟面上。好像我一個人獨佔了面子。大家反爲覺得不好看。老實說。有了錢。與其這。樣化的吃力。不討好。我倒不如拿來孝敬。給叔公了。借軒拊掌道。你這話。一點也不錯。你出了一回門。怎麼就練得這麼明白了。我說。非你回來不行。

却使機關
盡露令閱
者自知好
大題目

不打自招

費心費心

呢。尤雲岫。他還說你純然是孩子氣。他那雙眼睛。不知是怎麼生的。我道。不然呢。還不想着回來。因為接了母親的病信。纔趕着來的。借軒沈吟了半晌。道。其實呢。我也不應該騙你。但是你不回來。這祠堂總修不成功。祖宗也不安。就是你做子孫的也不安呀。所以我設法叫你回來。我今天且給你說穿了。這電報是我打給你的。要想你早點回來。料理這件事。只得撒個謊。那電報費。我倒出了五元七角呢。我道。費心得很。明日連電報費一齊送過來。說罷。辭了回家。我並不提起此事。只商量同到南京的話。母親道。我們此去。丟下你嬸嬸姊姊怎麼。我道。嬸嬸姊姊。左右沒有牽掛。就一同去也好。母親道。幾千里路。誰高興跟着你跑。知道你到外面去。將來混得怎麼樣呢。嬸嬸道。這倒不要緊。橫豎我沒有掛慮。只是我們小姐。雖然沒了女婿。到底要算人家的人。有點不便就是了。姊姊道。不要緊。我明日回去。問過婆婆。只要婆

婆肯了。沒有甚麼不便。我們去住他幾年再回來。豈不是好。只是伯母這裡的房子。不知托誰去照應。我對母親說道。孩兒想我們在家鄉。是斷斷不能住了。只有出門去的一個法子。並且我們今番出門。不是去三五年的話。是要打算長遠的。這房子同那幾畝田。不如拿來變了價。帶了現銀出去。覷便再圖別的事業罷。母親道。這也好。只是一時被他們知道了。又要來訛詐。我道。有孩兒在這裡。不要怕他。包管風平浪靜。母親道。你不要只管說嘴。要小心點纔好。我道。這個自然。只是這件事要辦就辦。在家萬不能多耽擱日子了。此刻沒事。孩兒去尋尤雲岫來。他做慣了這等中人的說罷。去尋雲岫。告明來意。雲岫道。近來大家都知你父親贖下萬把銀子。這會爲甚麼要變起產來。莫不是裝窮麼。我道。並不是裝窮。是另外有個要緊用處。雲岫道。到底有甚麼用處。我想雲岫不是個好人。不可對他說實話。且待我騙騙他。

明白了

因說道。因爲家伯要補缺了。要來打點部費。雲岫道。呀。真的麼。補那一個缺。我這還是候補通州呢。雲岫道。你老人家贖下的錢。都用完了麼。我道。那裡就用完了。因爲存在匯豐銀行是存長年的。沒有到日子起不出來罷了。雲岫道。你們那一片田。當日你老人家置的時候。也是我經手。只買得九百多銀子。近來年歲不很好。只怕值不到那個價了呢。我明日給你回信罷。我聽說便辭了回家。入得門時。只見滿座都擠滿了人。不覺嚇了一跳。正是

出門方欲圖生計 入室何來座上賓

要知那些都是甚麼人。且待下回再記。

家庭不能處。故園不可居。所謂茫茫大地。無可容身者。非此之謂耶。

第十九回 具酒食博來滿座歡聲 變田產惹出一場惡氣

及至定睛一看時。原來都不是外人。都是同族的一班叔兄弟姪。圍坐在一

起。我便上前一一相見。大眾喧嘩嘈雜。爭着問上海南京的風景。我只得有問即答。敷衍了好半天。我暗想今天衆人齊集。不如趁這個時候。議定了捐款修祠的事。因對衆人說道。我出門了一次。迢迢幾千里。不容易回家。這回不多幾天。又要動身去了。難得今日衆位齊集。不嫌簡慢。就請在這裡用一頓飯。大家叙叙別情。有幾位沒有到的。索性也去請來。大家團叙一次。豈不是好。衆人一齊答應。我便打發人去把那沒有到的都請了來。借軒子英也都到了。衆人紛紛的在那裡談天。我悄悄的把借軒邀到書房裡。讓他坐下。說道。今日衆位叔兄弟姪。難得齊集。我的意思。要煩叔公趁此議定了修祠堂的事。不知可好。借軒縳着眉道。議是未嘗不可以議得。但是怎麼個議法呢。我道。只要請叔公出個主意。借軒道。怎麼個主意呢。我看他神情不對。連忙走到我自己臥房。取了二十元錢出來。輕輕的遞給他道。做姪孫的雖說

是出門一次。却不曾掙着甚麼錢回來。這一點點不成敬意的。請叔公買杯酒吃。借軒接在手裡。顛了一顛。笑容可掬的說道。這個怎好生受你的。我道。只可惜做姪孫的不曾發得財。不然這點東西。也不好意思拿出來呢。只求叔公今日就議定這件事。就感激不盡了。借軒道。你的意思。肯出多少呢。我道。只憑叔公分付就是了。正說話時。只聽得外面一疊連聲的叫我。連忙同借軒出來看時。只見一個人拿了一封信。說是要回信的。我接來一看。原來是尤雲岫送來的。信上說方纔打聽過那一片田。此刻時價。只值得五百兩。如果有意出脫。三兩天裡。就要成交。倘是遲了。恐怕不及云云。我便對來人說道。此刻我有事。來不及寫回信。你只回去。說我明天當面來談罷。那送信的去。了。我便有意把這封信給衆人觀看。內中有兩個便問爲甚麼事要變產起來。我道。這話也一言難盡。等坐了席。慢慢再談罷。登時叫人調排桌椅。

擺了八席。讓衆人坐下。煖上酒來。肥魚大肉的都搬上來。借軒又問起我爲甚事要變產。我就把鬪尤雲岫的話。照樣說了一遍。衆人聽了。都眉飛色舞。果然補了缺。我們都要預備着去做官親了。我道。這個自然。只要是補着了缺。大家也樂得出去走走。內中一個道。一個通州的缺。只怕容不下許多官親。一個道。我們輪着班去。到了那裡。經手一兩件官司。發他一千八百的財。就回來讓第二個去。豈不是好。又一個道。說是這麼說。到了那個時候。只叫先去的。賺錢賺出滋味來了。不肯回來。又怎麼呢。又一個道。不要緊。他不回來。我們到班的人到了。可以提他回來。滿席上說的都是這些不相干的話。聽得我暗暗好笑起來。借軒對我嘆道。我到此刻。方纔知道人言難信呢。據尤雲岫說。你老子身後贖下有一萬多銀子。被你自家伯父用了。六七千。還有五六千。在你母親手裡。此刻據你說起來。你伯父要補缺。還要借你的

何嘗不是

未曾做着
官親已經
有此打算
凡已經做
着官親者
其行逕可
想

原來前天
已經估定
了

此二十元
之功也可
嘆

起先原說
一百兩忽
然降至七
元有零何

產業做部費。可見得他的話是靠不住的。我聽了這話。只笑了一笑。並不回答。借軒又當着衆人說道。今日既然大家齊集。我們趁此把修祠堂的事議妥了罷。我前天叫了泥水木匠來估過。估定要五十吊錢。你們各位就今日各人認一分罷。至於我們族裡。貧富不同。大家都稱家之有無做事便了。衆人聽了。也有幾個贊成的。借軒就要了紙筆。要各人簽名捐錢。先遞給我。我接過來在紙尾上寫了名字。再問借軒道。寫多少呢。借軒道。這裡有六十多人。只要捐五十吊錢。你隨便寫上多少就是了。難道有了這許多人。還捐不的麼。我聽說就寫了五元。借軒道。好了。好了。只這一下筆。就有了十分之一了。你們大家寫罷。一面說話時。他自己也寫上一元。以後挨次寫去。不一會都寫過了。拿來一算。還短着兩元七角半。借軒道。你們這個寫的也太瑣碎了。怎麼鬧出這零頭來。我道。不要緊。待我認了就是。隨即照數添寫在上面。

以異於夏
舌蓋可笑

承情承情

四二

衆人又復暢飲起來。酣呼醉舞了好一會。方纔散坐。借軒叫人到家去取了烟具來。在書房裡開燈吃烟。衆人陸續散去。只騰了借軒一個人。他便對我說道。你知道衆人今日的來意麼。我道。不知道。借軒道。他們一個個都是約會了。要想個法子的。先就同我商量過。我也阻止他們不住。這會見你。很客氣的。請他們吃飯。只怕不好意思了。加之又聽見你說要變產。你伯父將近補缺。當是又改了想頭。要去做官親。所以不曾開口。一半也有。了。我。在。上。頭。鎮。壓。住。不。然。今。日。只。怕。要。鬧。得。個。落。花。流。水。呢。正說話間。只見他所用的。一個小廝。拿了個紙條兒。遞給他。他看了。叫小廝道。你把烟傢伙收了回去。我道。何不多坐一會呢。借軒道。我有事。去見一個朋友。說着把那條子揣到懷裡。起身去了。我送他出門。回到書房一看。只見那條子落在地下。順手撿起來看看。原來正是尤雲岫的手筆。叫他今日務必去一次。有事相商。看罷。

便把字條團了到上房去。與母親說知。據雲岫說我們那片田。只值得五百兩的話。母親道。那裡有這個話。我們買的時候。連中人費一切。也化到一千以外。此刻怎麼只得個半價。若說是年歲不好。我們這幾年的租米。也不會缺少一點。要是這個樣子。我就不出門去了。就是出門。也可以託個人經管。我斷不拿來賤賣的。我道。母親只管放心。孩兒也不肯胡亂就把他賣掉了。當夜我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一個主意。到了次日。一早起來。便去訪吳伯衡。告知要賣田的話。又告知雲岫說年歲不好。只值得五百兩的話。伯衡道。當日買來是多少錢呢。我道。買來時是差不多上千銀子。伯衡道。何以差得到那許多呢。你還記得那圖堡四至麼。我道。這可有點糊塗了。伯衡道。你去查了來。代我給你查一查。我答應了回來。檢出契據。抄了下來。午飯後。又拿去交給伯衡。方纔回家。忽然雲岫又打發人來請我。我暗想這件事已經託了

何以如此
急急

他何以就
知道有病
寫來閃爍
鬼賊技倆
使讀者能
於言外得

伯衡。且不要去會他。等伯衡的回信來了再商量罷。因對來人說道。我今日有點感冒。不便出去。明後天好了。再來罷。那來人便去了。從這天起。我便不出門。只在家裡同母親、嬌娘、姊妹商量些到南京去的話。又談談家常。過了三天。雲岫已經又叫人來請過兩次。這一天我正想去訪伯衡。恰好伯衡來了。寒暄已畢。伯衡便道。府上的田。非但沒有貶價。還在那裡漲價呢。因為東西兩至。都是李家的地界。那李氏是個暴發家。他嫌府上的田。把他的隔斷了。打算要買了過去。連成一片。這一向正打算要託人到府上商量。正說到這裡。忽然借軒也走了進來。我連忙對伯衡遞個眼色。他便不說了。借軒道。我聽見說你病了。特地來望望你。我道。多謝叔公。我沒有甚麼大病。不過有點感冒。避兩天風罷了。當下三人閒談了一會。伯衡道。我還有點事。少陪了。我便送他出去。在門外約定。我就去訪他。然後入內。敷衍借軒走了。我就

即刻去訪伯衡問這件事的底細。伯衡道：「這李氏是個暴發的人。他此刻想要買這田。其實大可以向他多要點價。他一定肯出的。況且府上的地。我已經查過。水源又好。出水的路又好。何至於貶價呢。還有一層。繼之來信。叫我盡力招呼你。你到底爲了甚麼事要變產。也要老實告訴我。倘是可以免得的。就免了。要用錢只管對我說。不要叫繼之知道了。要怪我呢。我道：因爲家母也要跟我出門去。放在家裡。倒是個累。不如換了銀子。帶走的便當。還有我那一所房子。也打算要賣了呢。伯衡道：「這又何必賣呢。只要交給我代理。每年的租米。我拿來換了銀子。給你匯去。還不好麼。就是那房子也可以租給人家。收點租錢。左右我要給繼之經營房產。就多了這點。也不費甚麼事。我想伯衡這話。也很有理。因對他說道：「這也很好。只是太費心了。且等我回家。再商量定了。再來奉復罷。」說罷。辭了出來。因想去探沈雲岫。到底是

甚麼意思。就走到雲岫那裡去。雲岫一見了我。便道。好了麼。我等你好幾天了。你那片田。到底是賣不賣的。我道。自然是賣的。不過價錢太不對了。雲岫道。隨便甚麼東西。都有個時價。時價是這麼樣。那裡還能說多賣呢。我道。時價不對。我可以等到漲了價時再賣呢。雲岫道。你伯父不等着要做部費用麼。我道。那只好再到別處張羅。只要有了缺。京城裡放官債的多得很呢。雲岫低頭想了一想道。其實賣給別人呢。並五百兩也值不到。此刻是一個姓李的財主要買。他有的是錢。纔肯出到這個價。我再去說說。許再添點。也省得你伯父再到別處張羅了。我道。我這片地。四至都記得很清楚。近來聽說東西兩至。都變了姓李的產業了。不知可是這一家。雲岫道。正是。你怎麼知道呢。我道。他要買我的。我非但照原價絲毫不減。並且非三倍原價。我不肯賣呢。雲岫道。這又是甚麼緣故。我道。他有的是錢。既然要把田地連成一片。

乘人之急
一語明明
道着他他
所以臉紅
也

原來捐了
道衙中了
舉人却有
如許作用

就是多出幾個錢。也不爲過。我的田又未少收過半粒租米。怎麼乘人之急。希圖賤買。這不是爲富不仁麼。雲岫聽了。把臉漲的緋紅。歇了一會。又道。你不賣也罷。此刻不過這麼談談。錢在他家裡。田在你家裡。誰也不能管誰的。但是此刻世界上有了銀子。就有面子。何況這位季公。現在已經捐了道衙。在家鄉裡也算是一位大鄉紳。他的兒子已經捐了京官。明年是鄉試。他此刻已經到京裡去買關節。一旦中了舉人。那還了得。只怕地方官也要讓三分。到了那時。怕他沒有法子。要你的田。我聽了。不覺冷笑道。難道說中了舉人。就好強買人家東西了麼。雲岫也冷笑道。他並不要強買你的。他只把南北兩至也買了下來。那時四面都是他的地方。他只要設法斷了你的水源。只怕連一文也不值呢。你若同他打官司。他有的是銀子。面子功名。你抗得他。這麼我聽了。這話不由的站起來。道。他果然有了這個本事。我就双

手奉送與他一文也不要。說着就別了出來。一路上氣忿忿的。却苦於無門可訴。因又走到伯衡處。告訴他一遍。伯衡笑道。那裡有這等事。他不過想從中賺錢。拿這話來嚇唬你罷了。那麼我們繼之呢。中了進士了。那不是要平白地去吃人了麼。我道。我也明知沒有這等事。但是可恨他還當我是個小孩子。拿這些話想來嚇唬我。我不念他是個父執。我還要打了他的嘴巴。再問他是說話。還是放屁呢。……說到這裡。我又猛然想起一件事來。正是聽來惡語方奇怒。念到奸謀又暗驚。

要知想起的是甚麼事。且待下回再記。

此一回全是機詐文章。無一筆無一處不是形容鬼蜮伎倆。寫來閃爍不定。最奇者。記者此時。亦忽生機警心。閒閒一句謊話。遂令一衆小人。顛倒迷醉。甚矣人心險詐。非具有機械者。不足以存立於社會中也。

第二十回 神出鬼沒母子動身 冷嘲熱諷世伯受窘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他日這姓李的。果然照他說這麼辦起來。雖然不怕他強橫到底。但是不免一翻口舌。豈不費事。伯衡道。豈有此理。那裡有了幾個臭銅。就好在鄉里上這麼橫行。我道。不然。姓李的或者本無此心。禁不得這班小人在旁邊唆擺。難免他利令智昏呢。不如仍舊賣給他罷。伯衡沈吟了半晌道。這麼罷。你既然怕到這一着。此刻也用不着賣給他。且照原價賣給這裡。也不必過戶。將來你要用得着時。就可照原價贖回。好在繼之同你是相好。沒有辦不到的。這個辦法。不過是個名色。叫那姓李的知道已經是這裡的產業。他便不敢十分橫行。如果你愿意真賣了。他果然肯出價。我就代你賣了。多賣的錢。便給你匯去。你道好麼。我道。這個主意很好。但是必要過了戶纔好。好叫他們知道是賣了。自然就安靜些。不然。等他橫行起來。

再去理論。到底多一旬說話。伯衡道。這也使得。我道。那麼就連我那所房子。也這麼辦罷。伯衡道。不必罷。那房子又沒有甚麼姓李不姓李的來謀你。留着收點房租罷。我聽了也無可無不可。又談了些別話。便辭了回家。把上項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母親。母親道。這樣辦法好極了。難得遇見這般好人。但是我想這房子也要照田地一般辦法纔好。不然。我們要走了。房子說是要出租。我們族裡的人。那一個不爭着來住。你要想收房租。只怕給他兩個。還換不轉一個來呢。雖然。吳伯衡答應照管。那裡照管得來。說起來。他就說我們是自家人。住自家人的房子。用不着你來收甚麼房租。這麼一撒賴。豈不叫照管的人爲難麼。我們走了。何苦要留下這個閒氣。給人家去淘呢。我聽了。覺得甚是有理。到了次日。依然到伯衡處商量。承他也答應了。便問我道。這房子原值多少呢。我道。去年。家伯曾經估過價。說是值二千四五百。

處處反照
前文不必
細敘怪狀
自現

銀子。要問原值時。那是個祖屋不可查考的了。伯衡道。這也容易。只要大家各請一個公正人估看就是了。我道。這又何必。這個明明是你推繼之的情。照應我的。我也不必張揚。去請甚公正人。只請你叫人去估看就是了。伯衡答應了。到了下午。果然同了兩個人來估看。說是照樣新蓋造起來。只要一千二百銀子。地價約摸值到三百兩。共是一千五百兩。估完就先去了。伯衡便對我說道。估的是這樣。你的意思是怎樣呢。我道。我是空空洞洞的。一無成見。既然估的是一千五百兩。就照他立契就是了。我只有一個意見。是愈速愈好。我一日也等不得。那一天有船。我就那一天走了。伯衡道。這個容易。你可知道幾時有船麼。我道。聽說後天有船。我們好在當面交易。用不着中保。此刻就可以立了契約。請你把那房價地價。打了匯單。給我罷。還有繼之也要匯五千去呢。打在一起也不要緊。伯衡答應了。我便取過紙筆寫了兩

張契約。交給伯衡。忽然春蘭走來。說母親叫我。我即進去。母親同我如此這般的說了幾句話。我便出來對伯衡說道。還有舍下許多木器之類。不便帶着出門。不知尊府可以寄放麼。伯衡道。可以。我道。我有了動身日子。即來知照。到了那天。請你帶着人來。等我交割房子。並點交東西。若有人問時。只說我連東西一起賣了。方纔妥當。伯衡也答應了。又搖頭道。看不出貴族的人。竟要這樣防範。真是出人意外的了。談了一會。就去了。下午時候。伯衡又親自送來一張匯票。共是七千兩。連繼之那五千也在內了。又將五百兩折成鈔票。一齊交來。道。恐怕路上要零用。所以這五百兩不打在匯票上了。我暗想。真是會替人打算。但是我在路上。也用不了那許多。因取出一百元。還他前日的借款。伯衡道。何必這樣忙呢。留着路上用。等到了南京。再還繼之不遲。我道。這不行。我到那裡還他。他又要推三阻四的不肯收。倒弄得無

想是要分
中金也一
笑

味。不如在這裡先選了乾淨。左右我路上也用不了這些。伯衡方纔歛了。別去。我就到外面去打聽船期。恰好是在後天。我順便先去關照了伯衡。然後回家。忙着連夜收拾行李。此時我姊姊已經到婆家去說明白了。肯叫他隨我出門去。好不興頭。收拾了一天一夜。畧畧有點頭緒。到了後天的下午。伯衡自己帶了四個家人來。叫兩個代我押送行李。兩個點收東西。我先到祖祠裡拜別。然後到借軒處。交明了修祠的七元二角五分銀元。告訴他我即刻就要動身了。借軒吃驚道。怎麼就動身了。有甚麼要事麼。我道。因為有點事要緊要走。今天帶了母親、嬸嬸、姊姊、一同動身。借軒大驚道。怎麼一起都走了。那房子呢。我道。房子已經賣了。借軒道。那田呢。我道。也賣了。借軒道。幾時立的契約。怎麼不拿來給我簽個字。我道。因為這都是祖父、父親的私產。不是公產。所以不敢過來驚動。此刻我母親要走了。我要去招呼。不能久耽。

閣了說罷拜了一拜別了出來。借軒現了滿臉悵悵之色。我心中暗暗好笑。不知他悵悵些甚麼。回到家時。交點明白了東西。別過伯衡。奉了母親。嬌娘姊妹。上轎。帶了丫頭春蘭。一行五個人逕奔海邊。用剗子剗到洋船上。天已不早了。洋船規例。船未開行。是不開飯的。要吃時。也可以到廚房裡去買。當下我給了些錢。叫廚房的人開了晚飯吃過。伯衡又親到船上來送行。拿出一封信。託帶給繼之。談了一會去了。忽然尤雲岫慌慌張張的走來。道。你今天怎麼就動身了。我道。因為有點要緊事。走得匆忙。未曾到世伯那裡辭行。十分過意不去。此刻反勞了大駕。益發不安了。雲岫道。聽說你的田已經賣了。可是真的麼。我道。是賣了。雲岫道。多少錢。賣給誰呢。我有心要慚他氣惱。因說道。只賣了六百兩。是賣給吳家的。雲岫頓足道。此刻李家肯出一千了。你怎麼輕易就把他賣掉。你說的是那一家吳家呢。我道。就是吳繼之家。前

俗諺有云
將他拳頭
打他嘴其
是之謂乎

路一定要買。何妨去同吳家商量。前路既然肯出一千。他有了四百的聽頭。怕他不賣麼。雲岫道。吳繼之是本省數一數二的富戶。到了他手裡。那裡還肯賣出來。我有心再要慫他一慫。因說道。世伯不說過麼。只要李家把那田的水源斷了。那時一文不值。怕他不賣。只這一句話。氣的雲岫臉上青一陣紅一陣。半句話也沒有。只瞪着雙眼看我。我又徐徐的說道。但只怕買了關節中了舉人。還敵不過繼之的進士。除非再買關節。也去中個進士。纔能敵個平手。要是點了翰林。那就得法了。那時地方官非但怕他三分。只怕還要怕到十足呢。雲岫一面聽我說。一面氣的目定口呆。歇了一會。纔說道。產業是你的。憑你賣給誰。也不干我事。只是我在李氏面前。誇了口。拍了胸。說一定買得到的。你想要不是你先來同我商量。我那裡敢說這個嘴。你就是有了別個受主。也應該問我一聲。看我這裡肯出多少。再賣也不遲呀。此刻

只怕氣的
不是這一

直回湖到
第一回事
語是快話
文是快文
蓋至此方
一吐其惡
氣也

純然是一
個小孩子
借軒口之
傳來之說
也可謂一
絲不漏莫
怪其只有
嘆氣頓足
矣

害我做了個言不踐行的人。我氣的就是這一點。我道：世伯這話，可是先沒有告訴過我。要是告訴過我，我就是少賣點錢，也要成全了世伯這個言能踐行的美名。不是我誇海口，少賣點也不要緊。我是銀錢上面看得很輕的。百把銀子的事，情從來不行，十分追究，雲岫搖了半天的頭，道：看不出來，你出門沒有幾時，就歷練的這麼麻利了。我道：我本來純然是一個小孩子，那裏發得上講麻利呢。少上點當，已經了不得了。雲岫聽了，嘆了一口氣，把腳頓了一頓，立起來，在船上踱來踱去，一言不發。踱了兩回，轉到外面去了。我以為他到外面解手，誰知一等他不回來，再等他也不回來，竟是溜之乎也。的去了。我自從前幾天受了他那無理取鬧，嚇說我的話，一向胸中沒有好氣。想着了，就着惱。今夜被我一頓搶白，罵的他走了，心中好不暢快。便到房艙裡，告知母親、孀娘、姊妹。大家都笑著，代他沒趣。姊妹道：好兄弟，你今夜算

語語有分
寸言不圖
石言不圖
於女子中
得之我亦
願有此好
姊姊

是出了氣了。但是細想起來，也是無謂得很。氣雖然叫他受了，你從前上他的當，到底要不回來。母親道：他既不仁，我就可以不義。你想他要乘人之急，要在我孤兒寡婦養命的產業上賺錢。這種人還不罵他幾句麼？姊姊道：伯娘不是這等說。你看兄弟在家的時候，生得就同閨女一般。見個生人，也要臉紅的。此刻出去歷練，得有多少日子，就學得這麼着了。他這個纔是起頭的一點點，已經這樣了。將來學得好的，就是個精明強幹的精明人。要是學壞了，可就是一個尖酸刻薄的刻薄鬼。那精明強幹同尖酸刻薄，外面看着不差甚麼，骨子裡面是截然兩路的。方纔兄弟對雲岫那一番話，固然是快心之談，然而細細想去，未免就近於刻薄了。一個人嘴裡說話，是最要緊的。我也曾讀過幾年書，近來做了未亡人，無可消遣，越發甚麼書都看看心裡。比從前也明白多着。我並不是迷信那世俗折口福的話，但是精明的，是正。

路刻薄的是邪路。一個人何苦正路不走，走了邪路呢？伯娘你教兄弟以後，揔要拿着這個主意，情願他忠厚些，萬萬不可叫他流到刻薄一路去。叫萬人切齒到處結下冤家，這個於處世上面很有關繫的呢。我母親叫我道：你聽見了姊姊的話沒有？我道：聽見了。我心裡正在這裡又佩服又慚愧呢。母親道：佩服就是了。又慚愧甚麼？我道：一則慚愧我是個男子，不及姊姊的見識；二則慚愧我方纔不應該對雲岫說那番話。姊姊道：這又不是了雲岫這東西不給他兩句，他當人家一輩子都是糊塗蟲呢。只不過不應該這樣旁敲側擊，應該要明亮亮的叫破了他。我道：我何嘗是不這樣想，只碍着他是個父執，想來想去，沒法開口。姊姊道：是不是呢？這就是精明的，沒有到家之過，要是精明到家了，要說甚麼就說甚麼，正說話時，忽聽得船面人聲嘈雜，帶着起錨的聲音，走出去一看，果然是要開行了。時候已經不早了，大家安

排憊息。到了次日。已經出了洋海。喜得風平浪靜。大家都還不暈船。左右沒事。闲着便與姊姊談天。摠覺着他的見識。比我高得多着。不覺心中暗喜。我這番同了姊姊出門。就同請了一位先生一般。這回到了南京。外面有繼之。裡面又有了這位姊姊。不怕我沒有長進。我在家時。只知道他會做詩詞小品。却原來有這等大學問。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了。因此終日談天。非但忘了離家。並且也忘了航海的辛苦。誰知走到了第三天。忽然遇了大風。那船便顛播不定。船上的人。多半暈倒了。幸喜我還能支持。不時到艙面去打聽甚麼時候好到。回來安慰衆人。這風一日一夜不曾息。等到風息了。我再去探問時。說是快的今天晚上。運便明天早起。就可以到了。於是這一夜大家安心睡覺。只因受了一天一夜的顛播。到了此時。困倦已極。便酣然濃睡。睡到天將亮時。平白地從夢中驚醒。只聽得人聲鼎沸。房門外面。脚步亂響。正是

軒然一覺邯鄲夢。送到繁華境地來。

六〇

要知爲甚事人聲鼎沸起來。且待下回再記。

搶白尤雲岫一番。自是快文快事。又嫌其失於刻薄也。特轉出其姊妹一番正論。以匡救之。蓋無此一頓搶白。則令讀此悵悶欲死。既搶白之矣。使無正論以匡救之。又恐世人徒狃於一時之快。而汨沒其德性。故特急轉此一筆。作者關心社會。故特施此眼明手快之筆。真是佛菩薩心腸。此回搶白一頓。即借以收束以前一切。此後自當別有一番鋪叙。作冗長之小說者。往往用此法。

第二十一回 作引線官場通賭棍 噴直言巡撫報黃堂

當時平白無端。忽聽得外面人聲鼎沸。正不知爲了何事。未免吃了一驚。連忙起來。到外面一看。原來船已到了上海。泊了碼頭。一班挑夫。車夫。與及客

棧裡的接客夥友都一哄上船。招攬生意。所以人聲嘈雜。一時母親、嬌娘、姊姊都醒了。大家知道到了上海。自是喜歡。都忙着起來梳洗。我便收拾起零碎東西來。過了一會。天已大亮了。遇了謙益棧的夥計。我便招呼了。先把行李交給他。只贖了隨身幾件東西。留着還要用。他便招呼同伴的來。一點一點交了帶去。我等母親、嬌娘梳洗好了。方纔上岸。叫了一輛馬車。往謙益棧裡去。揀了兩個房間。安排行李。暫時安歇。因爲在海船上受了幾天的風浪。未免都有些困倦。直到晚上。方纔寫了一封信。打算明日發寄。先通知繼之。拿到帳房。遇見了胡乙庚。我便把信交給他。托他等信局來收信時。交他帶去。乙庚道。這個容易。今晚長江船開。我有夥計去。就託他帶了去罷。又讓到裡間去坐。閒談些路上風景。又問問在家耽擱幾天。畧略談了幾句。外面亂烘烘的人來人往。不知又是甚麼船到了。來了多少客人。乙庚有事出去招呼。

六二

我不便久坐。即辭了回房。對母親說道。孩兒已經寫信給繼之。託他先代我們找一處房子。等我們到了。好有得住。不然。到了南京。要住客棧。繼之一定不肯的。未免要住到他公館裡去。一則怕地方不敷。二則年近歲逼的。將近過年了。攪擾着人家也不是事。母親道。我們在這裡住到甚麼時候。我道。稍爲住幾天。等繼之回了信來再說罷。在路上辛苦了幾天。也樂得憩息憩息。嬌娘道。在家鄉時。總聽人家說上海地方熱鬧。今日在車上看看。果然街道甚寬。但不知可有甚麼熱鬧地方。可以去看看的。我道。姪兒雖然在這裡經過三四次。却總沒有到外頭去逛過。這回喜得母親嬌姊姊都在這裡。憩一天。我們同去逛逛。嬌娘道。你姊姊不去也罷。他是個年輕的寡婦。出去拋頭露面的作甚麼呢。姊姊道。我倒並不是一定要。去逛。母親說了這句話。我倒偏要去逛逛了。女子不可拋頭露面這句話。我向來最不相信。須知這句

話是爲不知自重的女子說的。並不是爲正經女子說的。嬌娘道：依你說，拋頭露面的，倒是正經女子。姊姊道：那裡話來！須知有一種不自重的女子，專歡喜塗脂抹粉，見了人，故意的扭扭捏捏，躲躲藏藏的，他却又不好好的認眞躲藏，偏要拿眼梢去看人，便惹得那些輕薄男人，言三語四的，豈不從此多事！所以要切戒他，拋頭露面。若是正經的女子，見了人，一樣不見人，也是一樣舉止大方，不輕言笑的那怕他在街上走頭，又礙甚麼呢！我母親說道：依你這麼說，那古訓的「內言不出於闔，外言不入於闔」，也用不着的了。姊笑道：這句話向來讀書的人都解錯，怪不得伯母。那內言不出於外言，不入並不是泛指一句說話。他說的是治家之道，政分內外，闔以內之政，女子主之，闔以外之政，男子主之。所以女子指揮家人做事，不過是闔以內之事。至於闔以外之事，就有男子主政，用不着女子說話了。這就叫內言不出於闔。

若要說是女子的說話不許聞外聽見男子的說話不許聞內聽見那就男女之間永還沒有交談的時候了試問把女子關在門內永遠不許他出門一步這是內言不出做得到的若要外言不入那就除非男子永遠也不許他到內室不然到了內室也硬要他裝做啞子了一句話說的大家笑了我道我小時候聽蒙師講的却又是一樣講法說是外面粗鄙之言不傳到裡頭去裡面猥褻之言不傳出外頭來姊姊道這又是強作解人這言字所包甚廣照這所包甚廣的言字再依那個解法是外言無不粗鄙內言無不猥褻的了我道「七年男女不同席」這摠是古訓姊姊道這是從形跡上行教化的意思其實教化萬不能從形跡上施行的不信你看周公制禮之後自當風俗丕變了何以國風又多些淫奔之詩呢可見得這些禮儀節目不過是教化上應用的傢伙他不是認真可以教化人的要教化人除非從心上

是真能體
會古人之
言者

教起要從心上教起。除了讀書明理之外，更無他法。古語還有一句說得豈有此理的說甚麼「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我最不佩服。或是古人這句話是有所爲而言的。後人就奉了他做金科玉律。豈不是誤盡了天下女子麼。我道。何所爲而言呢。姊姊道。大抵女子讀了書。識了字。沒有施展之處。所以拿着讀書。只當作格外之事。等到稍爲識了幾個字。便不肯再求長進的了。大不了的。能看得落兩部彈詞。就算是才女。甚至於連彈詞也看不落。只知道看街上賣的那三五文一小本的淫詞俚曲。鬧得他滿肚皮的佳人才子。贈帕遺金的故事。不定要從這個上頭鬧些笑話出來。所以纔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一句話。這句話是指一人一事而言。若是後人不問來由。一律的奉以爲法。豈不是因噎廢食了麼。我母親笑道。依你說。女子一定要有才的了。姊姊道。初讀書的時候。便教他讀了女誡女孝經之類。同他講解明白了。自然

此可謂現
身說法爽
快之至

以上一大
篇竟是一
音女學盛
德育論不
圖二十年
前先後有
人發明

六六

他就明理明了。理自然。德性就有了基礎。然後再讀正經有用的書。那裡還有喪德的事。幹出來呢。兄弟也不是外人。我今天撒一句村話。像我們這種人。叫我們偷漢子去。我們可肯幹麼。嬌娘笑道。呸。你今天發了瘋了。怎麼扯出這些話來。姊姊道。可不要這麼說。偷使我們從小就看了那些淫詞豔曲也鬧的一肚子佳人才子風流故事。此刻我們還不知幹甚呢。這就是女子無才便是德了。嬌娘笑的說不上話來。彎了腰忍了一會。纔說道。這丫頭今天越說越瘋了。時候不早了。姪少爺。你請到你那屋裡去睡罷。此刻應該外言不入於闔了。說罷。大家又是一笑。我辭了出來。回到房裡。因為昨夜睡的多。今夜只管睡不着。走到帳房裡。打算要借一張報紙看看。只見胡乙庚和一個衣服襤褸的人說話。唧唧噥噥的。聽不清楚。我不便開口。只在旁邊坐下。一會兒那箇人去了。乙庚還送他一步。說道。你一定要找他。只有後馬

路一帶棧房。或者在那裡。那人逕自去了。乙庚回身自言自語道。早勸他不聽。此刻後悔了。却是遲了。我便和他借報紙。恰好被客人借了去。乙庚便叫茶房去找來。一面對我說道。你說天下竟有這種荒唐人。帶了四五千銀子。說是到上海做生意。却先把那些錢輸個干淨。生意味也不會嘗着一點兒。我道。上海有那麼大的賭場麼。乙庚道。要說有賭場呢。上海的禁令嚴得很。算得一個賭場都沒有。要說沒有呢。却又到處都是賭場。這裡上海專有一班人。靠賭行騙的。或租了房子。冒稱公館。或冒稱什麼洋貨字號。排場瀾得狠。專們引誘那些過路行客。或者年輕子弟。起初是吃酒打茶圍。慢慢的就小賭起來。從此由小而大。上了當的人。不到輸乾淨不止的。我道。他們拿得准贏的麼。乙庚道。用假骰子。假牌。那裡會不贏的。我道。剛纔這個人。想是貴友。乙庚道。在家鄉時。本來認得他。到了上海。就住在我這裡。那時候我棧裡

神龍見首
不見尾神
乎其用矣

也住了一個賭棍。後來被我看破了。回了那賭棍。叫他搬到別處去。誰知我這敵友已經同他結識了。上了賭癮。就瞞了。我只說有了生意了。要搬出去。我也不知道他搬到那裡。後來就輸到這個樣子。此刻來查問我。起先住在這裡那賭棍。搬到那裡去了。我那裡知道呢。並且這個賭棍神通大得狠。他自稱是個候選的郎中。筆底下狠好。常時作兩篇論。送到報館裡去。刊登底下。綴了他的名字。因此人家都知道他是個讀書人。他却又官場消息。靈通。每每報紙上還沒有登出來的。他早知道了。因此人家又疑他是官場中的紅人。他同這班賭棍通了氣。專代他們作引線。譬如他認得了你。他便請你吃茶。吃酒。拉了兩個賭棍來。同你相識。等到你們相識之後。他却避去了。後來那些人拉你入局。他也只裝不知。始終他也不來入局。等你把錢都輸光了。他却去按股分贓。你想就是找着他。便怎樣呢。我道。同賭的人。可

一路寫來
只爲此
句益此
句爲現狀
之最怪者
也

以去找他的。並且可以告他。乙庚道。那一班人。都是行踪無定的。早就走散
了。那裡告得來。並且他的姓名也。沒有一定的。今天叫張三。明天就可以叫
李四。內中還有兩個。寶缺的道。府被參了下來。也混在裡面鬧這個頑意兒。
呢。若告到官司。他又有官面。其奈他何呢。此時茶房已經取了報紙來。我便
帶到房裡去看。一宿無話。次日一早。我方纔起來梳洗。忽聽得隔壁房內。一
陣大吵。像是打架的聲音。不知何事。我就走出來去看。只見兩個老頭子在
那裡吵嘴。一個是北京口音。一個是四川口音。那北京口音的。攢着那四川
口音的辮子。大喝道。你且說。你是個甚麼東西。說了饒你一面。說一面。提起
手。要打那四川口音的說道。我怕你了。我是個王八蛋。我是個王八蛋。北京
口音的道。你應該還我錢麼。四川口音的道。應該應該。北京口音的道。你敢
欠我絲毫麼。四川口音的道。不敢欠。不敢欠。回來就送來。北京口音的一撇

名士聽者

七〇

難道你這
個不是小
說麼

不是近視
眼

不至於吃
虧

手。那四川口音的。就溜之乎也的去了。北京口音的冷笑道。旁人恭維你是個名士。你想拿着名士來欺我。我看着你。不過這麼一件東西。叫你認得我。當下我在房門外面看着。只見他那屋裡羅列着許多書。也包好的。也有未曾包好的。還有不曾裝釘好的。便知道是個販書客人。順腳踱了進去。要看看有合用的書。買兩部。選了兩部京板的書。問了價錢。便同他請教起來。說也奇怪。就同那作小說的話一般。叫做無巧不成書。這個人不是別人。却是我的一位姻伯。姓王名顯仁。表字伯述。說到這裡。我却要先把這位王伯述的歷史。先叙一番。看官們聽者。這位王伯述。本來是世代書香的人家。他自己出身是一個主事。補缺之後。升了員外郎。又升了郎中。放了山西大同府。爲人十分精明強幹。到任之後。最喜微服私行。去訪問民間疾苦。生成一雙大近視眼。然而帶起眼鏡來。打鳥鎗的準頭又極好。山西地方許多鵬。他私訪

登但禁烟
他後來還
開賭呢
誰叫你去

時便帶了烏鎗去打鵬。有一回爲了公事晉省。公事畢後。未免又在省城微行起來。在那些茶坊酒肆之中。遇了一個人。大家談起地方上的事。那個人便問他。現在這位撫台的德政如何。述伯便道。他是少年科第出身。在京裡不過上了幾個條陳。就鬧紅了。放了這個缺。其實是一個白面書生。幹得了甚麼事。你看他一到任時。便鋪張揚厲的要辦這個辦那個。幾時見有一件事成了功呢。第一件說的是禁烟。這鴉片烟。我也知道是要禁的。然而你看他拜摺子也說禁烟。出告示也說禁烟。下札子也說禁烟。却始終不曾說出禁烟的辦法。來總而言之。這種人。坐言則有餘。至於起行。他非但不足。簡直的是不行。說罷就散了。哈哈。真是事有湊巧。你道他遇見的是什麼人。却恰好是本省撫台。這位撫台。果然是少年科第。果然是上條陳。上紅了的。果然是到了山西任上。便盡情張致。第一件說是禁烟。却自他到任之後。吃鴉片烟。

的人。格。外。多。些。這。天。忽。然。高。興。出。來。私。行。察。訪。遇。了。這。王。伯。述。當。面。搶。白。了。一。頓。好。生。沒。趣。且。慢。這。句。話。近。乎。荒。唐。他。兩。個。一。個。是。上。司。一。個。是。下。屬。雖。不。是。常。常。見。面。然。而。回。起。公。事。來。見。面。的。時。候。也。不。少。難。道。彼。此。不。認。得。的。麼。誰。知。王。伯。述。是。個。大。近。視。的。人。除。了。眼。鏡。三。尺。之。外。便。僅。辨。顏。色。的。了。官。場。的。臭。規。矩。見。了。上。司。是。不。能。帶。眼。鏡。的。所。以。伯。述。雖。見。過。撫。台。却。是。當。面。不。認。得。那。撫。台。却。認。得。他。故。意。試。試。他。的。誰。知。試。出。了。這。一。大。段。好。議。論。心。中。好。生。着。惱。一。心。只。想。參。了。他。的。功。名。却。尋。不。出。他。的。短。處。來。便。要。吹。毛。求。疵。也。無。處。可。求。若。是。輕。輕。放。過。却。又。咽。不。下。這。口。惡。氣。就。和。他。無。事。生。出。事。來。正。是。

閒閒一席話。引入是非門。

不知生出甚麼事。且待下回再記。

下半回叙山西巡撫一節。作者以爲怪矣。不知此巡撫以後之怪現狀百出。不知更以何等筆墨形容之。

偶然譏刺他。便想設法去參他的功名。倘當日偶然恭維他。一定可以得保舉升官的了。然則後來在此巡撫手上升官者。其人品可想。

第二十二回 論狂士撩起憂國心 接電信再驚游子魄

原來那位山西撫台。自從探花及第之後。一帆風順的。開坊外放。你想誰人不奉承他。並且向來有個才子之目。但得他說一聲好。便以爲榮耀無比的。誰還敢批評他。那天憑空受了伯述的一席話。他便引爲生平莫大之辱。要參他功名。既是無隙可乘。又咽不下這口惡氣。因此拜了一摺。說他。人地不宜。難資表率。請將他開缺撤任。調省察看。誰知這王伯述信息也狠靈通。知道他將近要下手。便上了個公事。只說因病自請開缺就醫。他那裡正在辦

撤任的摺子。這邊稟請開缺的公事也到了。他倒也無可奈何。只得在附片上陳明。王伯述便交卸了大同府篆。這是他以前的歷史。以後之事。我就不知道了。因為這一門姻親隔得遠。我向來未曾會過的。只有上輩出門的伯叔父輩會過。當下彼此談起。知是親戚。自是歡喜。伯述又自己說自從開了缺之後。便改行販書。從上海買了石印書。販到京裡去。倒換些京板書出來。又換了石印的。去如此換上幾回。居然可以賺個對本利呢。我又問起方纔那四川口音的老頭子。伯述道。他麼。他是一位大名士呢。叫做「李玉軒」。是江西的一個實缺知縣。也同我一般的開了缺了。我道。他欠了姻伯書價麼。伯述道。可不是麼。這種狂奴。他敢在我跟前發狂。我是不饒他的。他狂的撫台也怕了。他不料今天遇了我。我道。怎麼撫台也怕他呢。伯述道。說來話長。他在江西。上藩台衙門。却帶了鴉片烟具。在官廳上面開起燈來。被藩台知

可稱開缺
實僚一笑

道了。就狠不願意打發底下人去對他。說老爺要過癮。請回去過了癮。再來。在官廳上吃烟。不像樣。他聽了這話。立刻站了起來。一直跑到花廳上去。此時藩臺正會着幾個當要差的時候。補道商量公事。他也不問情由。便對着藩臺大罵。說你是個甚麼東西。不准我吃烟。你可知我先師曾文正公的簽押。房我也常常開燈。我眼睛裡。何曾見着你。來你的官廳。可能比我先師的簽押。房大藩臺不等說完。就大怒起來。喝道。這不是反了麼。快攆他出去。他聽了一個攆字。便把自己頭上的大帽子。摘了下來。對准藩臺照臉。摔了過去。嘴裡說道。你是個甚麼東西。你配攆我。我的官也不要了。那頂帽子。不偏不倚的。恰好打在藩臺臉上。藩臺喝叫。拿下他來。當時底下人。便圍了過去。要拿他。他越發了狂。猶如瘋狗一般。在那裡亂叫。磨得旁邊幾個候補道。把藩臺勸住。纔把他放走了。他回到衙門。也不等後任來交代。收拾了行李。

當時贈詩
之中確有
以姜白石
對李青蓮
者惜忘之
矣

妙喻奇喻
確喻

即刻就動身走了。藩台當日即去見了撫臺。商量要動詳文參他。那撫臺倒說算了罷。這種狂士本來不是做官的材料。你便委個人去接他的任罷。藩臺見撫臺如此。只得隱忍住了。他到了上海來。做了幾首歪詩。登到報上。有兩個人便恭維得他是甚麼姜白石李青蓮。所以他越發狂了。我道。想來詩總是好的。伯述道。也不知他好不好。我只記得他詠自來水的一聯。是灌向甕中何必井來。從湖上不須舟。這不是小孩子打的謎謎兒麼。這個叫做姜白石李青蓮。只怕姜白石李青蓮在九泉之下要痛哭流涕呢。我道。這兩句詩果然不好。但是就做好了也何必這樣發狂呢。伯述道。這種人若是抉出他的心肝來直頭是一個無恥小人。他那一種發狂就同那下婢賤妾恃寵生驕的一般行徑。凡是下婢賤妾一旦得了寵。沒有不撒驕撒痴的。起初的時候。因他撒嬌痴未嘗不惱他。回頭一想。已經寵了他。只得容忍着點。

只點得一
點頭便如

罵盡名士
絕頂痛快

名士聽者
可要小心

罵得痛絕
快絕說至
此聲氣爲
之一打

並且叫人家聽見。只道自己不能容物。因此一次兩次的隱忍。就把他慣的。無法無天的了。這一班狂奴。正是一類偶然作了一兩句歪詩。或起了個文稿。叫那些督撫貴人。點了點頭。他就得意的了。不得從此就故作偃蹇之態。去驕人。照他那種行徑。那督撫貴人。何嘗不惱他。只因爲或者自己曾經賞識過他的。或者同僚中有人賞識過他的。一時同他認起真來。被人說是不能容物。所以纔慣出這種東西來。依我說。把他綁了。賞他一千八百的皮鞭。看他還敢發狂。就如那李玉軒。他罵了藩臺兩句甚麼東西。那藩臺沒理會他。他就到處都拿這句話罵人了。他和我買書。想賴我的書價。又拿這句話罵我。被我發了怒。攢着他的辮子。還問他一句。他便自己甘心認了。是個王八蛋。你想這種人。還有絲豪骨氣麼。孔子說的。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女子便是那下婢賤妾。小人正是指這班無恥狂徒呢。還有一班不長進的。並

如必以富
貴為俗人
以貧賤為
清高則富
人要求把家
財散盡即
成爲清高
人矣一笑

沒○有○人○賞○識○過○他○也○學○着○他○去○瞎○狂○說○什○麼○貧○賤○驕○人○你○想○貧○賤○有○什○麼○高
貴○却○可○以○拿○來○驕○人○他○不○怪○自○己○貧○賤○是○好○吃○癩○做○弄○出○來○的○還○自○命○清○高
反○說○富○貴○的○是○俗○人○其○實○他○是○眼○熱○那○富○貴○人○的○錢○又○沒○法○去○分○他○幾○個○過
來○所○以○做○出○這○個○樣○子○我○說○他○竟○是○想○錢○想○瘋○了○的○呢○說○罷○呵○呵○大○笑○又○嘆
一○口○氣○道○循○地○都○是○這○些○東○西○我○們○中○國○怎○麼○了○哪○這○兩○天○你○看○報○來○沒○有
小○小○的○一○個○法○蘭○西○又○是○主○客○異○形○的○尙○且○打○他○不○過○這○兩○天○聽○說○要○和○了
此○刻○外○國○人○都○是○講○究○實○學○的○我○們○中○國○却○單○講○究○讀○書○讓○書○原○是○好○事○却
被○那○一○班○人○讀○了○便○都○讀○成○了○名○士○不○幸○一○旦○被○他○得○法○做○了○官○他○在○衙○門
裡○公○案○上○面○還○是○飲○酒○賦○詩○你○想○地○方○那○裡○會○弄○得○好○國○家○那○裡○會○強○國○家
不○強○那○裡○對○付○那○些○強○國○外○國○人○久○有○一○句○說○話○說○中○國○將○來○一○定○不○能○自
立○他○們○各○國○要○來○把○中○國○瓜○分○了○的○你○想○被○他○們○瓜○分○了○之○後○莫○說○是○飲○酒

賦詩。只怕連屁他也不許你放一個呢。我道。何至於這麼利害呢。伯述方要答話。只見春蘭丫頭過來。叫我吃飯。伯述便道。你請罷。我們飯後再談。我於是別了過來。告知母親。說遇見了伯述的話。我因為剛纔聽了伯述的話。狠有道理。吃了飯就要去望他。誰知他鎖了門出去了。只得仍舊回房去。只見我姊姊拿着一本書看。我走近看時。却畫的是畫。翻過書面一看。始知是點石齋畫報。便問那裡來的。姊姊道。剛纔一個小孩子拿來賣的。還有兩張報紙呢。說罷遞了報紙給我。我便拿了報紙。到我自己的臥房裡去看。忽然母親又打發春蘭來叫了我。去問道。你昨日寫繼之的信。可曾寫一封給你伯父。我道。沒有寫。母親道。要是我們不大耽閣呢。就可以不必寫了。如果有幾天耽閣。也應該先寫個信去通知。我道。孩兒寫去給繼之。不過託他找房子。三五天裡面等他回信到了。我們再定。母親道。既是這麼着。也應該寫信給

名士之上
加地不知
天高地厚
六個字名
士之聲價
可想
在當時能
看富國策
便是維新
家

你伯父請伯父也代我們找找房子。單靠繼之。人家有許多工夫麼。我答應了。便去寫了一封信。結母親看過。要待封口。姊姊道。你且慢着。有一句要緊話。你沒有寫上。須得要說明了。無論房子租着與否。要通知繼之一聲。不然。倘使兩下都租着了。我們一起去。怎麼住兩起房子呢。我笑道。到底姊姊精細。遂附了這一筆。封好子。送到帳房裡去。恰好遇了伯述回來。我又同到他房裡談天。伯述在案頭取過一本書來遞給我。道。我送給你這個看看。看了這種書。得點實用。那就不至於要學那一種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了。我接過來謝了。看那書面。是富國策。便道。這想是新出的。伯述道。是日本人著的書。近年中國人譯成漢文的。又道。此刻天下的大勢。倘使不把讀書人的路改正了。我就不致說十年以後的事了。我常常聽見人家說中國的官不好。我也曾經做過官來。我也不能說這句話不是。但是仔細想去。這個官是

什麼人做的呢。又沒有個官種。像世襲似的。那做官的代代做官。那不做官的代代不能做官。倘使是這樣。就可以說那句話了。做官原是要讀書人做的。那就先要埋怨讀書人不好了。上半天說的那種狂士不要說了。除此之外。還有一種人。這在上海有一句土話。叫甚麼書毒頭。就是北邊說的書獸子的意思。你想好好的書。叫他們讀了。便受了毒變了獸子。這將來還能辦事麼。我道。早上姻伯說的瓜分之後。連屁也不能放一個。這是甚麼道理。伯述歎道。現在的世界。不能死守着中國的古籍做榜樣的了。你不過看了廿四史上五胡大鬧時。他們到了中國。都變成中國樣子。歸了中國教化。就是本朝也不是中國人。然而入關三百年來。一律都歸了中國教化了。甚至於此刻的旗人。有許多並不懂得滿洲話的了。所以大家都相忘了。此刻外國人滅人的國。還是這樣嗎。此時還沒有瓜分。他已經遍地的設立教堂。傳起

此等歷史
原已發現
即乎此老
惜會著撰
未曾以喚
起國民也

八二

教。來。他。倒。想。先。把。他。的。教。傳。遍。了。中。國。呢。那。麼。瓜。分。以。後。的。情。形。你。就。可。想。了。我。在。山。西。的。時。候。認。得。一。個。外。國。人。這。外。國。人。姓。李。是。到。山。西。傳。教。去。的。常。到。我。衙。門。裡。來。坐。我。問。了。他。許。多。外。國。事。情。一。時。也。說。不。了。許。多。我。單。說。俄。羅。斯。的。一。件。故。事。你。聽。罷。俄。羅。斯。滅。了。波。蘭。他。在。波。蘭。行。的。政。令。第。一。件。不。許。波。蘭。人。說。波。蘭。話。還。不。許。用。波。蘭。文。字。我。道。那。麼。要。說。甚。話。用。甚。文。字。呢。伯。述。道。要。說。他。的。俄。羅。斯。話。用。他。的。俄。羅。斯。文。字。呢。我。道。不。懂。的。便。怎。樣。呢。伯。述。道。不。懂。的。他。押。着。打。着。要。學。無。論。在。甚。麼。地。方。他。聽。見。了。一。句。波。蘭。話。他。就。拿。了。去。辦。我。道。這。是。甚。麼。意。思。呢。伯。述。道。他。怕。的。是。這。些。人。只。管。說。着。故。國。的。話。便。起。了。懷。想。故。國。之。念。一。日。要。克。復。起。來。呢。第。二。件。政。令。是。不。准。波。蘭。人。在。路。旁。走。路。一。律。要。走。馬。路。當。中。我。道。這。個。意。思。更。難。解。了。伯。述。道。我。雖。不。是。波。蘭。人。說。着。也。代。波。蘭。人。可。恨。他。說。波。蘭。人。都。是。賤。種。個。個。都。

爾時之人
有如此見
識已是高
卓

是做賊的走了路旁恐怕他偷了店鋪的東西。說到這裡把桌子一拍道：你說可恨不可恨？我聽了這話不覺毛骨聳然呆了半晌。問道：我們中國不知可有這一天。倘是要有的，不知有甚方法可以挽回。伯述道：只要上下齊心協力的認真辦起事來，節省了那些不相干的虛糜，認真辦起海防邊防來就是了。我在京的時候，曾上過一個條陳給堂官，到山西之後，聽那李教士說他外國的好處，無論那一門都有專門學堂，我未曾到過外國，也不知他的說話是否全靠得住。然而仔細想去，未必是假的。倘是假的，他爲甚要造出這種謠言來呢？那時我又據了李教士的話，攙了自己的意思，上了一個條陳給本省巡撫，誰知他只當沒事一般，提也不提起。我們乾着急，那有權辦事的却只如此自從丟了官之後，我自南自北的走了，不知幾次，看着那這讀書人又只如此。我所以別的買賣不幹，要販書往來之故，也有個

爾時只有
此等書便
算有用

深意在內。因為市上的書。買都是胸無點墨的。只知道甚麼書銷場好。利錢深。却不知什麼書是有用的。什麼書是無用的。所以我立意販書。是要選些有用之書去賣。誰知那買書的人也同書買一樣。只有甚麼「多寶塔」「珍珠船」「大題文府」之類。是他曉得的。還有那石印能做夾帶的銷場。最利害。至於「經世文篇」「富國策」以及一切輿圖冊籍之類。他非但不買。並且連書名也不曉得。等我說出來。請他買時。他却莫名其妙。取出書來。送到他眼裡。他也不曉得。看你說。可嘆。不可嘆。這一班混蛋東西。叫他僥倖通了籍。做了官。試問如何得了。我道。做官的未必都是那一班人。然而我在南京住了幾時。官場上面的舉動。也見了許多。竟有不堪言狀的。伯述道。那捐班裡面。更不必說了。他們那裡是做官。其實也在那裡。同我此刻一樣的做生意。他那牟利之心。比做買賣的還利害呢。你想做官的人。不是此類。便是彼類。

頂知政府
用人專喜
用暮氣極
深的

天下事如何得了。我道。姻伯既抱了一片救世熱心。何不還是出身去呢。將來望升官起來。勢位大了。便有所憑藉。可以設施了。伯述笑道。我已是上五十歲的人了。此刻我就去銷病假。也要等坐補原缺。再混幾年。上了六十歲。一個人就有了暮氣了。如何還能辦事。說中國要亡呢。一時只怕也還亡不去。我們年紀大的。已是末路的人。沒用的了。所望你們英年的人。巴巴的學好中國。還有可望。總而言之。中國不是亡了。便是強起來。不強起來。便亡了。斷不會有神沒氣的。就這樣永遠存在那裡的。然而我們總是不及見的了。正說話時。他有客來。我便辭了去。從此沒事時。就到伯述那裡談天。倒也增長了許多見識。過得兩天。叫了馬車。陪着母親。孀娘。姊姊。到申園去逛了一遍。此時天氣寒冷。遊人絕少。又到靜安寺前看那湧泉。用石欄圍住。刻着天下第六泉。我姊姊笑道。這總是市井之夫做出來的。天下的泉水。叫他辱沒。

盡了。這種混濁不堪的。要算第六泉那天下的清泉。屈他居第幾呢。送了一遍。仍舊上車回棧。剛進棧門。胡乙庚便連忙招呼着。遞給我一封電報。我接在手裡一看。是南京來的。不覺驚疑不定。正是

無端天外飛鴻到 傳得家庭噩耗來

不知此電報究竟是誰打來的。且待下回再記。

上回作兩篇論去登報。便藏着一個賭徒。此回作兩句詩去登報。便養成一班狂士。回想甲申乙酉間之上海社會。如在目前。

第二十三回 老伯母遺言囑彙祕 師兄弟挑燈談換帖

當下拿了電報回到房裡。却沒有電報新編。只得走出來向胡乙庚借了來。繙原來是伯母沒了。我伯父打來的。叫我即刻去。我母親道。隔別了二十年的老妯娌了。滿打算今番可以見着。誰知等我們到了此地。他纔沒了。觀着

是識語了
是識語了
雖應了這
句話誰知
又不是那
個病死的

不覺流下淚來。我道：「本來孩兒動身的時候，伯母就病了。我去辭行，伯母還說恐怕要見不着了。誰知果然應了這句話。我們還是即刻動身呢。還是怎樣呢。但是繼之那裡，又沒見有回信。嬌娘道：『既然有電報叫到你，總是有甚麼事要商量的。還是趕着走罷。』母親也是這麼說。我看了一看表，已經四下多鐘了。此時天氣又短，將近要斷黑了。恐怕碼頭上不便當，遂議定了明天動身。出去知照乙庚。晚飯後，又去看伯述，告訴了他明天要走的話。談了一會別去。一宿無話。次日一早，伯述送來幾份地圖，幾種書籍，說是送給我的。又補送我父親的一份奠儀。我叩謝了。回了母親。大家收拾行李。到了下午，先發了行李出去。然後衆人下船。直到半夜時，船纔開行。一路無話。到了南京，只得就近先上了客棧。安頓好衆人。我便騎了馬，加上幾鞭，走到伯父公館裡去。見過伯父，拜過了伯母。伯父便道：「你母親也來了。我答道：『是。』」

可見全無
天性

落得借此
推開

病好了。我只順口答道好了。又問道。不知伯母是幾時過的。伯父道。明天就頭七了。躺了下來。我還有個電報打到家裡去的。誰知你倒到了上海了。第二天就接了你的信。所以再打電叫你。此刻就闌在那裡。快接了你母親來。我有話同你母子商量。我道。還有嬌嬌、姊姊也都來了。伯父愕然道。是那個嬌嬌、姊姊。我道。是三房的嬌嬌。伯父道。他們來做甚麼。我道。因為姊姊也守了寡了。是姪兒的意思。接了出來。一則他母女兩個在家沒有可靠的。二則也請來給我母親做伴。伯父道。好沒有知識的。在外頭作客。好容易。壓拉拉扯扯的帶了一大堆子人來。我看你將來怎麼得了。我滿意你母親到了。可以住在我這裡。此刻七拉八扯的。我這裡怎麼住得下。我道。姪兒也有信託繼之代租房子。不知租定了沒有。伯父道。繼之那裡住得下麼。我道。並非要住到繼之那裡。不過託他代租房子。伯父道。你先去接了母親來。我和他商

倒是人家
不勝之喜

何等親密
何等熱鬧
何等開文
何等前不
何等而喜
何等而笑
何等而哭

量事情。我答應了出來。仍舊騎了馬。到繼之處去。繼之不在家。我便進去見了他的老太太。和他的夫人。他兩位知道我母親和嬌嬌姊妹都到了。不勝之喜。老太太道。你接了繼之的信。沒有他給你找着房子了。起先他找的一處地方。本來狠好。是個公館排場。只是離我這裡太遠了。我不願意。難得他知我的意思。索性就在貼隔壁找出一處來。那裡本來是人家住着的。不知他怎麼和人家商量。貼了幾個搬費。叫人家搬了去。我便硬同你門做主。在書房的天井裡開了一個便門。通過去。我們就變成一家了。你說好不好。此刻還收拾着呢。我同你去看來。說罷。扶了丫頭。便走繼之夫人。也是喜歡的。了不得。說道。從此我們家熱鬧起來了。從前兩年。我婆婆不肯出來。害得大家都冷清清的。過那沒趣的日子。幸得婆婆來了。熱鬧些。不料你老太太又來了。還有嬌老太太。姑太太。這回只怕樂得我要發胖了。一面說。一面跟了。

此非閒筆
亦非冗文
亦非會家
庭社會之
不可問之
反言之以
勵俗也

豈但有朋

九〇

他同走老太太道。阿彌陀佛。能發你發了。胖我的老命。情愿幾年。了你瘦的也。太可憐。繼之夫人道。這麼說。媳婦一輩子也不敢胖了。除非我胖了。婆看着樂多。長幾十年壽。那我就胖起來。老太太道。我長命我長命。你胖給我。看一面說着。到了書房。外面果然開了一個便門。大家走過去看。原來一排的三間正屋。兩面廂房。西面另有一大間是廚房。老太太便道。我已經代你們分派定了。你老太太住了東面一間。那西面一間把他打通了。廂房做個套間。你太太太太可以將就住得了。你就屈駕住了東面廂房。當中是個堂屋。我們常要來打吵的。你要會客呢。到我們那邊去。要謹慎的。索性把大門關了。走我們那邊出進。更好。我便道。伯母佈置得好。多謝費心。我此刻還要出城接家母去。老太太道。是呀。房子雖然沒有收拾好。我們那邊也可以暫時住住。不嫌委屈。我們就同榻也睡兩夜了。沒有住在客棧的道理。叫

友並有親
伯父

你這孩子
一句罵之
詞也然
而親熱甚
矣

人家看見笑話。倒像是南京沒有一個朋友似的。我道：等兩天房子弄好了再來罷。此刻是接家母到家。伯那裡去。有話商量的。老太太道：是呀。你令伯母聽說沒了。不知是甚麼病。怪可憐的。那麼你去罷。我辭了要行。老太太又叫住道：你慢着。你接了你老太太來時。難道還送出城去。倘使不去時。又丟你。老太太和姑太太在客棧裡。人生路不熟的。又是女流。如何使得我做了你的主。一起接了來。罷說罷。叫丫頭出去。叫了兩個家人來。叫他先僱兩乘小轎來。叫兩個老媽子坐了去。又叫那家人僱了馬。跟我出城。我只得依了。到了客棧。對母親說知。便收拾起來。我親自騎了馬。跟着轎子。交代兩個家人押行李。一時到了。大家行禮。厮見。我便要請母親到伯父家去。老太太道：你這孩子。好沒意思。你母親老遠的來了。也不會好好的歇一歇。你就死活要拉到那邊去。須知到得那邊。去見了靈柩。觸動了妯娌之情。未免傷心。要

承情承情

好個盡道
子理的大伯

好貨

哭這是一層第二層呢。我這裡婆媳兩個寂寞的要死了。好不容易來了個遠客，你就不容我談談，就來搶了去麼？我便問母親怎樣。母親道：「既然這裡老太太歡喜留下，你就自己去罷。只說我路上辛苦病了。有話對你說也是一樣的。我明天再過去罷。我便逕到伯父那裡去。只說母親病了。伯父道：「病了。須不會死了。我這裡死了人，要請來商量一句話，也不來好大的架子。你老子死的時候，爲甚麼又巴巴的打電報叫我還帶着你運柩回去？此刻我有事了，你們就擺架子了。一席話說的我不敢答應。歇了一歇，伯父又道：「你伯母臨終的時候，說過要叫你兼祧。我不過要告訴你母親一聲。盡了我的道理。難道還怕他不肯麼？你兼祧了過來，將來我身後的東西都是你的。就

算我再娶填房生了兒子，你也是個長子了。我將來得了世職，也是你襲的。你趕着去告訴了你母親，明日來回我的話。我聽一句，答應一句，始終沒說

原來先說
過了

話等說完了。就退了出來。回到繼之公館裡去。只對母親畧畧說了彙祕的話。其餘一字不提。姊姊笑道。恭喜你又多一份家當了。老太太道。這是你們家事。你們到了晚上慢慢的細談。我已經打發人趕出城去叫繼之了。今日是我的東給你們一家接風。我說過從此之後不許迴避。便你和繼之今日也要圍着在一起吃。我纔給你老太太說過。你肯做我的乾兒子。我也叫繼之拜你老太太做乾娘。我道。我拜老太太做乾娘。是狠好的。只是家母不敢當。母親笑道。他小孩子家也懂得這句話。可見我方剛不是瞎客氣了。我道。老太太疼我就同疼我大哥一般。豈但是乾兒子。我看親兒子也不過如此呢。當時大家說說笑笑。十分熱鬧。不一會。已是上燈時候。繼之趕回來了。逐一見禮。老太太先拉着我姊姊的手。指着我道。這是他的姊姊。便是你的妹妹。快來見了。以後不要迴避。我纔快活。不然住在一家。鬧的躲躲藏藏的。僵死人。繼

之笑着見過禮。道：孩兒說一句斗胆的話。母親這麼歡喜。何不把這位妹妹拜在膝下。做個乾女兒呢。況且我又沒個親姊妹。親妹妹。老太太聽說歡喜的。攙着我姊姊道：姑太太你肯麼。姊姊道：老太太既然這麼歡喜。怎麼又這等叫起女兒來呢。我從沒有聽見叫女兒做姑太太的。老太太道：是。這怪我不是我的小姐。你不要動氣。我老糊塗了。一面又叫擺上酒席來。繼之夫人便去安排杯箸。姊姊搶着也稱動手。老太太道：你們都不許動。一個是初來的遠客。一個是身子弱。得怕人。今日早起。還嚷肚子痛。都歇着罷。等丫頭們去弄一會擺好了。老太太便邀入席。席間又談起乾兒子乾娘的事。無非說說笑笑。飯罷。我和繼之同到書房裡去。只見我的鋪蓋已經開好了。小丫頭送出繼之的烟袋來。繼之叫住道：你去對太太說。預備出幾樣東西來。做明日我拜乾娘。太太拜乾婆婆的禮。丫頭答應着去了。我道：大哥認真還要做。

式式週到

子是一位孝

應繼之道。我們何嘗要幹這個。這都是女人小孩子的事。不過老人家歡喜我們也應該湊個趣。哄得老人家快活快活。古人斑衣戲綵。尚且要做。何況這個呢。論起情義來。何在多此。一拜倫使沒了情義的。便親的。便怎麼。這一句話觸動了我日間之事。便把兩次到我伯父那裡的話。一一告訴了繼之。繼之道。後來那番話。你對老伯母說了麼。我道。沒有說。繼之道。以後不說也罷。免得一家人存了意見。這兼祧的話。我看你只管糊裡糊塗。答應了。就是不過開弔和出殯兩天。要你應個景兒。沒有甚麼道理。我不覺嘆道。這纔是彼以偽來。此以偽應呢。繼之道。這不叫做偽。這是權宜之計。倫使你一定不答應。一時鬧起來。又是個笑話。我料定你令伯的意思。不過是爲的開弔出殯兩件事。要有個孝子。好看點罷了。又嘆道。我旁觀冷眼看去。你們骨肉之間。實在難說。我道。可不是嗎。我看着有許多朋友。講交情的。拜個把子。比自己。

纔說拜把子
一便引出
子個拜把
子的出來
可謂層出
不窮

異想天開
負心人也

親人好的多着呢。繼之道。你說起拜把子。我說個笑話給你聽。半個月前。那時候恰好你回去了。這裡鹽巡道的衙門外面。有一個賣帖子的。席地而坐。面前鋪了一大張出賣帖子的訴詞。上寫着從某年某月起識了這麼個朋友。那時大家都在困難之中。那個朋友要做生意。他怎麼爲難。借給他本錢。誰知虧折盡了。那朋友又要出門去謀事。缺了盤費。他又怎麼爲難。借給他盤費。纔得動身。因此兩個換了帖說。許多貧賤相。爲命富貴毋相忘的話。那朋友一去幾年。絕跡不回來。又沒有個錢寄回家。他又怎麼爲難。代他養家。像這麼亂七八糟的寫了一大套。我也記不了那許多了。後頭寫的是。那朋友此刻潤了。做了道臺。補了實缺了。他窮在家鄉。依然如故。屢次寫信。和那朋友借幾個錢。非但不借。連信也不回。因此湊了盤費。來到南京衙門裡。去拜見誰。知去了七八十次。一次也見不着。可見那朋友嫌他貧窮。不認他。

他得如此
贈他

此事亦
有所本奇

是換帖的了。他存了這帖也無用。因此情愿把那帖子出來賣幾文錢回去。你們有錢的人儘可買了去認一位道臺是換帖。既是有錢的人那道臺自然也肯認是個換帖朋友云云。末後攤着一張貼子上面寫的姓名籍貫生年月日祖宗三代。你道是誰。就是那一位現任的鹽巡。你道拜把子的靠得任麼。我道後來便怎麼了。繼之道賣了兩天就不見了。大約那位觀察知道了。打發了幾個錢叫他走了。我道虧他這個法子想得。好繼之道。他這個有所本的。上海招商局有一個總辦是廣東人。他有一個兄弟。狠不長進。吃酒賭錢。吃鴉片烟。無所不爲。屢屢去和他哥哥要錢。又不是要的少。一要就是幾百元。要了過來就不見了他了。等在外面糊裡糊塗的化完了。却又來了。如此也不知幾十次了。他哥哥狠的沒法。一天他又來要錢。他哥哥狠極了。給了他一吊銅錢。他却並不嫌少。拿了就走。他拿了去買上一個爐子。

變理其實
答不出

爲了自己
兄弟要請
外人調停
真是好貨
豈但怪而
已哉

幾斤炭再買幾斤山芋。天天早起跑到金利源棧房門口擺個攤子賣起煨山芋來。我道：想是他改邪歸正了。繼之道：什麼改邪歸正？那金利源是招商局的棧房棧房的人那個不認得他是總辦的兄弟？見他蓬頭垢面那副形狀，那個不是指前指後的傳揚出去？連那推車扛拾的小工都知道。了來來往往必定對他看看他哥哥知道了。氣的暴跳如雷，叫了他去罵。他反說道：我從前嫖賭你說我不好也罷了。我此刻安分守己的做小生意，又怪我不好，叫我怎樣纔好呢？氣得他哥哥回答不上來，好容易請了同鄉出來調停。許了他多少銀要他立了永不再到上海的結據，纔把他打發回廣東去。你道奇怪不奇怪呢？我道：這兩件事雖然有點相像，然而負心之人不同。繼之道：本來善抄藍本的人不過套個調罷了。我道：朋友之間是富貴的，負心骨肉之間倒是貧窮的，無賴這個只怕是個通例了。繼之道：倒也差不多。只是近

來狠有拿交情當兒戲的。我曾見兩個換帖的。都是膏粱子弟。有一天鬧翻了臉。這個便找出那份帖子來。曠的撕破了。拿個火燒了。說你不配同我換帖。說到這裡。母親打發春蘭出來叫我。我就辭了。繼之。走進去。正是

蓮花方燦舌。護室又傳呼。

不知進去又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記。

上半回來寫得妙。有一段極冷淡處。便接一段極親熱處。有一段極狠惡處。便接一段極融樂處。兩兩相形。神情畢現。

下半回一個眞兄弟。一個假兄弟。各有各負心之處。各各處置不同。而置之一處。恰如兩峯相對。其不相同處。正是相同處。正不知從何處搜羅得來。如許故事。却又安放得法。

兼祧一節。已於第十六回中逗了消息。却直到此處纔寫出來。而又不全

是實寫。

第二十四回 臧獲私逃釀出三條性命 翰林伸手裝成八面威風
當下我到裡面去。只見已經另外騰出一間大空房。支了四個牀鋪。被褥都已開好。老太太和繼之夫人。都不在裡面。只有我們的一家人。問起來。方知老太太酒多了。已經睡了。繼之夫人有點不好過。我姊姊強他去睡了。當下母親便問我今天見了伯父。他說甚麼來。我道。沒說甚麼。不過就說是叫我兼祧。將來他的家當便是我的。縱使他將來生了兒子。我也是個長子。這兼祧的話。伯母病的時候。先就同我說過。那時候我還當他是病中心急的話呢。姊姊道。只怕不止這兩句話呢。我道。委實沒有別的話。姊姊道。你不要瞞你今日回來的時候。臉上的顏色。我早看出來了。母親道。你不要爲了那金子銀子去淘氣。那個有我和他算帳。我道。這個孩兒。怎敢其實。母親也不必。

充其量便
是排外主義

去算他有的自然伯父會還我們沒有的算也是白算。只要孩兒好好的學出本事來。那裡希罕這幾個錢。姊姊道。你的志氣自然是好的。然而老人家一生勤儉積攢下來的。也不可拿來糟躐了。我笑道。姊姊向來說話我都是最佩服的。今日這句話。我可要大胆駁一句了。這錢不錯是我父親一生勤儉積下來的。然而兄弟積了錢給哥哥用了。還是在家裡一般。並不是叫外人用了。這又怕甚麼呢。母親道。你便這麼大量。我可不行。我道。這又何苦算起帳來。未免擔要傷了和氣。我看這件事暫時且不必提起。倒是兼祧這件事。母親看怎樣。母親便和姊姊商量。姊姊道。這個只得答應了他。只是繼之這裡又有事。必得要商量一個兩便之法。方好。母親便對我說道。你聽見了。明日你商量去。我答應了。便退了出來。繼之還在那裡看書呢。我便道。大哥怎麼還不去睡。繼之道。早呢。只怕你路上辛苦。要早點睡了。我道。在船上沒

果然被繼
之道着長
是明眼人

趣語

事只是睡。睡的太多了。此刻倒也不倦。兩個人又談了些家鄉的事。方纔安歇。一宿無話。次日我便到伯父那裡去。告知已同母親說過。就依伯父的辦法就是了。只是繼之那裡書啓的事。丟不下。怕不能天天在這裡。伯父道。你可以不必天天在這裡。不過空了的時候來看看。到了開弔出殯那兩天。你來招呼就是了。因爲今天是頭七。我便到靈前行過了禮。推說有事。就走了回來。去看看匠人收拾房子。進去見了母親。告知一切。母親正在那裡料理。要到伯父那裡去呢。我問道。嬾嬾姊妹都去麼。姊妹道。這位伯娘。我們又不曾見過面的。他一輩子不回家鄉。我去他靈前叩了頭。他做鬼也不知有我這個姪女。倒把他鬧糊塗了呢。去做甚麼。至於伯父呢。也未必記得着這個弟婦姪女。不消說更不用去了。一時我母親動身。出來上轎去了。我便約了姊妹去看收拾房子。又同到書房裡看看。姊妹道。進去罷。回來有客來。我道。

將近吃飯時候方回來。見得飯也不留也。

繼之到關上去了。沒有客。就是有客，也在外面客堂裡。這裡不來的。我有話和姊姊說呢。姊姊坐下。我便把昨日兩次見伯父說的話，告訴了他。姊姊道：「我就早知道的。幸而沒有去做討厭人。伯娘要去，我娘也說要去呢。被我止住了。不然都去了。還說我母子沒處投奔到他那裡去討飯吃呢。說着便進去了。將近吃飯的時候，母親回來了。我等吃過飯，便騎了馬到關上去拜望各同事。彼此叙了些別後的話。傍晚時候，仍舊趕了入城。過得一天，那邊房子收拾好了。我便置備了些木器，搬了過去。老太太還忙着張羅送蠟燭、鞭炮。雖不十分熱鬧，却也大家樂了一天。下半年繼之回來了。我便把那匯票交給他。連我那二千也叫他存到莊上去。晚上仍在書房談天。我想起一事，因問道：「昨日家母到家，伯那邊去回來，說着一件奇事。家伯那邊本有兩個姨娘，却都不見了。家母問得一聲，家伯便回說不必提了。這兩個姨娘我都

見過來。不知到底怎麼個情節。繼之道。這件事我本來不知道。却是酈士圖告訴我的。令伯那位姨娘。本來就是秦淮河的人物。和一個底下人幹了些曖昧的事。只怕也不是一天的事了。那天忽然約定了要逃走。他便叫那底下人。僱一只船在江邊等着。却把衣服首飾箱籠偷着交給那底下人。叫他運到船上去。等到了晚上。自己便偷跑了出來。到得江邊。誰知人也沒了。船也沒了。不必說是那底下人撇了他。把東西拐走了。到了此時。他却又回去不得。沒了主意。便跳下水裡去。死了。你令伯直到第二日天亮。纔知道丟了人。查點東西。却也失了不少。連忙着人四處找。尋到了下午。那救生局招人認屍的招帖。已經帖遍了城廂內外。令伯叫人去看看。果然是那位姨娘。既然認了。又不能不要。只得買了一口薄棺。把他殮了。令伯母的病。本來已漸有起色。出了這件事。他一氣一個死。說這些當小老婆的。沒有一個好貨。那

又弱一個

只算犯了
重喪

時不是還有一個姨娘麼。那姨娘聽了這話，便回嘴說：「別人幹了壞事，偷了東西，太太犯不着連我也罵在裡面。」這裡頭不知又鬧了個怎麼樣的。天翻地覆，那姨娘便吃生鴉片烟，死了。夫妻兩個又大鬧起來。令伯又偏偏找了兩件偷不盡的首飾，給那姨娘陪裝了去。令伯母知道了，硬要開棺，取回令伯急急的叫人抬了出去。夫妻兩個整整的鬧了三四天。令伯母便倒了下來。這回的死，竟是氣死的。我聽了，心中暗暗慚愧。自己家中出了這種醜事，叫人家拿着當新聞去傳說，豈不是個笑話。因此默默無言。繼之便用別話岔開，又談起那換帖的事。我便追問下去。要問那燒了帖子之後，便怎樣。繼之道：「這一個被他燒了帖子，也連忙趕回去。要拿他那一份帖子也來燒了。誰知找了半天，找不着，早就不知那裡去了。你道這可沒了法了。罷，誰知他却異想天開，另外弄一張紙，燒了，却又拿紙包起，叫人送去。還他，我笑。」

道法子倒也想得好。只是和人家換了帖，却把人家的帖子丟了，就見得不是誠心相好的了。繼之道：「丟了算甚麼？你還不看見那些新翰林呢？出京之後，到一處打一處把勢，就到一處換一處帖，他要存起來，等到衣錦還鄉的時候，還要另外僱人拾帖子呢。」我道：「難道隨處丟了繼之道，豈敢。我也不懂那些人，騙不怕的，得那些新翰林同他點了點頭，說了句話，便以爲榮幸的了，不得求着他一副對子，一把扇子，那就視同拱璧，也不管他的字好，歹。這個風氣，廣東人最利害，那班洋行買辦，他們向來都是羨慕外國人的，無論甚麼都說是外國人好。甚至於外國人放個屁，也是香的，說起中國來，是沒有一樣好的。甚至連孔夫子也是個迂儒，他也懂得八股，不是槍砲不能仗着他強國的，却不知怎麼見了這班新翰林，又那樣崇敬起來，轉彎託人去認識他，送錢把他用，請他吃，請他喝，設法同他換帖，不過爲的是求他寫。」

甯大羅之
多其勢亦
了不得不丟
越發爽快
那班人如
也值得如
此贈識

兩個字。我道。求他寫字。何必要換帖呢。繼之道。換了帖。他寫起上下款來。便
是如兄如弟的稱呼。好誇耀於人呢。最奇怪的。這班買辦。平日都是一錢如
命的。有甚麼窮親戚朋友。投靠了他。承他的情。荐在本行做個細崽。賺得
幾塊錢。一個月。臨了。在他帳房裡吃頓飯。他還要按月算飯錢呢。到見了那
班新翰林。他就一百二百的濫送。有一位廣東翰林。叫做吳日昇。路過上海。
時住了幾個月。他走了之後。打掃的人。在他床底下掃出來。兩大籮帖子。後
來一個姓的。也在上海住了幾時。臨走的時候。多少把兄弟都送他到船。
上。他却把一個箱子。扔到黃浦江裡去。對衆人說。這箱子裡都是諸君的帖。
我帶了回去。沒處放。不如扔了的乾淨。弄得那班把兄弟。一齊掃興而去。
然而過得三年。新翰林又出產了。又到上海來了。他們把前事却又忘了。你
道奇怪不奇怪。我道。原來點了翰林。可以打一個大把勢。無怪那些人下死。

勁的去用功了。可惜我不是廣東人。我若是廣東人。我一定用功去點個翰林。打個把勢。繼之笑道。不是廣東人。何嘗不能打把勢。還有一種靠着翰林。週遊各省去打把勢的呢。我還告訴你一個笑話。有一個廣東姓梁的翰林。那時還是何小宋做閩浙總督。姓梁的是何小宋的晚輩親戚。他仗着這個靠山。就跑到福州去打把勢。他是制台的親戚。自然大家都送錢給他。有一位福建糧道姓謝。便送了他十兩銀子。誰知他老先生嫌少了。當時雖受了下來。他却換了一個封筒的簽子。寫了「代茶」兩個字。旁邊注上一行小字。寫的是「翰林院編修梁某借糧道庫內贏餘代賞」。叫人送給糧道衙門。門房門房接着了。不敢隱瞞。便拿上去。回了那位謝觀察。那位謝觀察笑了。一笑。收了回來。便傳伺候。即刻去見制台。把這封套銀子請制台看了。還請制台的示。應該送多少。何小宋大怒。即刻把他叫了來。一頓大罵。逼着他親

爲銀子哭
哭乎爲
哭乎爲
掛罵

偏要坐實
了他

原來就是
他以前說
了半姓
梁的天姓
不知是誰
心

到。糧。道。衙。門。請。罪。又。逼。着。他。把。滿。城。文。武。所。送。的。禮。都。一。一。退。了。不。許。留。下。
一。份。不。然。你。單。退。了。糧。道。的。別。人。的。不。退。是。甚。麼。意。思。他。受。了。一。場。沒。趣。整。
整。的。哭。了。一。夜。明。日。只。得。到。糧。道。那。邊。去。謝。罪。又。把。所。收。的。禮。一。一。的。都。退。
了。悄悄。的。走。了。你。說。可。笑。不。可。笑。我。道。這。件。事。自。然。是。有。的。然。而。內。中。恐。怕。
有。不。實。不。盡。之。處。繼。之。道。怎。麼。不。實。不。盡。我。道。他。整。整。的。哭。了。一。夜。是。他。一。
個。人。的。事。有。誰。見。來。這。不。是。和。那。作。小。說。的。一。般。故。意。裝。點。出。來。的。麼。繼。之。
道。那。時。候。他。就。住。在。總。督。衙。門。裡。他。哭。的。時。候。還。有。兩。個。師。爺。在。旁。邊。勸。着。
他。呢。不。然。人。家。怎。麼。會。知。道。你。原。來。疑。心。這。個。我。道。這。個。人。就。太。沒。有。骨。氣。
了。退。了。禮。不。過。少。用。幾。兩。銀。子。罷。了。便。是。謝。罪。一。層。也。是。他。自。取。其。辱。何。必。
哭。呢。繼。之。道。你。說。他。沒。有。骨。氣。麼。他。可。會。經。上。摺。子。參。過。李。中。堂。誰。知。非。但。
參。不。動。他。自。己。倒。把。一。個。翰。林。幹。掉。了。摺。子。上。去。皇。上。怒。了。說。他。未。學。新。進。

還擦蓮花
何想不少

如見肺肝

妄議大臣交部議處部議得降五級調用我道編修降了五級是個什麼東西繼之道那裡還有甚麼東西這明明是部裡拿他開心罷了我屈着指頭算道降級是降正不降從的降一級便是八品兩級九品三級未入流四級就是個平民還有一級呢：哦有了平民之下還有娼優隸卒四種人也算他四級他那第五級剛剛降到娼上是個婬子了繼之道沒有男婬子的我道那麼就是個王八繼之道你說他王八他却自以爲榮耀得狠呢把這降五級調用的字樣做了衙牌豎在門口呢我道這有甚麼趣味繼之道有甚麼趣味呢不過故作優蹇鬧他那狂士派頭罷了其實他又不是真能狂的他得了處分回家鄉去那些親戚朋友有來慰問他的他便哭了說這件事不是他的本意李中堂那種潤佬巴結他還來不及那裡敢參他只因住在廣州會館那會館裡住着有狐仙長班不會知照他他無意中把狐仙得罪

沒得好賴
却賴了狐
理他一生
的狐媚技
術只怕也
從狐狸學
家

了。那狐仙便迷惘了他不知怎樣幹出來的。我道：「這個人倒善哭。」我因爲繼之說起狂士兩個字。想起王伯述的一番話。遂逐一告訴了他。」繼之道：「他是你的令親麼？我雖不認得他。却也知道這個人。料不到倒是一位有心人呢。我道：「大哥怎麼知道他呢？繼之道：「他前年在上海打過一回官司。狠奇怪的。是我一個朋友經手審問。所以知道詳細。又因爲他太健訟了。所以把這件案當新聞記着。後來那朋友到了南京。我們談天。就談起來。我的朋友姓寶。那時上海縣姓陸。你那位令親有三千兩的款子。存在庄上。也不是存的。是在京裡匯出來。已經照過票。不過暫時沒有拿去。誰知這一家錢庄。恰在這一兩天內倒閉了。於是各債戶都告起來。他自然也告了。他告時却把一個知府藏起來。只當一個平民。上海縣斷了個七成還帳。大家都具了結領了。他也具結領了。人家領去了沒事。他領了去。却到松江府上控告的。」

在公堂上
掉文何其
從容不迫
耶

直說出還
要上控其
奈他何

上海縣意存偏袒。府裡自然仍發到縣裡來。再問這回上海縣不會親審。就
是我那朋友姓實的審的。官問他你爲甚告上海縣意存偏袒。怎麼叫做偏
袒。他道。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可見得不中之謂偏了。問何以見得不中。他
道。若要中時。便當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我交給他三千銀子。爲甚麼只斷他
還我二千一呢。問道。你既然不服。爲甚又具結領去。他道。我本來不願領。因
爲我所有的。就是這一筆銀子。我若不領出來。客店裡飯店裡欠下的錢。沒
得還不還他們。就要打我。只得先領了來。開發他們。問道。你既領了。爲甚又
上控他道。斷得不公。自然上控。官只得問被告怎樣。被告加了個八成。官再
問他。他道。就是加一成也好。我也領的。只是領了之後。怨不得我。再上控。官
倒開得沒法判了。個交差。理楚卒之被他收了。個十足。差人要向他討點好
處。他倒滿口應承。却伸手拉了差人。要去當官面給嚇得。那差人縮手不迭。

後○來○打○聽○了○纔○知○道○他○是○個○開○缺○的○大○同○府○從○前○就○在○上○海○公○堂○上○開○過○頑○笑○的○正○是

「不怕狼官兼虎吏。却來談笑會官司。」

不知王伯述從前。又在上海公堂上開過甚麼頑笑。且待下回再記。

伯母致死之由。至此回方纔補出。是故作紆迴之勢。

翰林在上海打把勢一節。已極寫現狀之怪。不期福州打把勢一節。其怪更出人意表。

婢妾與僕人捲逃。本是常事。此乃同約之人。忽然負心遠颺。遂致若人於死。是又意想所不到者。

第二十五回 引書義破除迷信 較賞財釁起家庭

我聽說王伯述以前曾在上海公堂上。開過一回頑笑。便急急的追問。繼之

現成比例
妙極

此時問官
當是陳寶
渠

此時上海
縣是黎
山

道他放了大同府時。往山西到任。路過上海。住在客棧裡。一天隣近地方失火。他便忙着搬東西。匆忙之間。和一個棧裡的夥計拌起嘴來。那夥計拉了他一把辮子。後來火熄了。客棧並沒有波累着。他便頂了那知府的官銜。到會審公堂去告那夥計。問官見是極細微的事。便判那夥計罰洋兩元充公。他聽了這種判法。便在身邊掏出兩塊錢。放在公案上。道大老爺是朝廷命官。我也是朝廷命官。請大老爺下來也。叫他拉一拉辮子。我代他出了罰款。那問官出其不意的被他這麼一頂。倒沒了主意。反問他要怎麼辦。他道這一座法堂。權不自我操。怎麼問起我來。問官沒了法。便把那夥計送縣。叫上海縣去辦。却寫一封信。知照上海縣。說明原告的出身來歷。又是怎麼個刁鑽古怪。上海縣得了信。便到客棧去拜訪他。問他要怎樣辦法。他道我並非要十分難為他。不過看見新衙門。判得太輕。描淡寫了。有意和他作難。誰知他

倒有得他
說嘴

此是過到
第三年了

是個膿包。這一點他就擔不起了。隨便怎樣辦一辦就是了。上海縣回去。就打了那夥計一百小板。又把他枷到客棧門口。示了幾天衆。這纔罷了。他是你令親。怎樣這些事都不知道。我道。從前我並不出門。這門姻親遠得狠。不常通信。不是先君從前說過。我還不知道呢。這個人。在公堂上。又能掉文。又能取笑。真是從容不迫。繼之道。掉文一層。還許是早先想好了主意的。這馬上。拿出兩塊錢來。叫他下來受辱。這個倒是虧他的急智。我又把他在山西的一段故事。告訴了繼之。此時夜色已深。安排歇息。過了幾天。伯父那邊定了開弔出殯的日子。又租定了殯房。趕着年內辦事。又請了母親去照應。裡面事情。到了日子。我便去招呼了兩天。繼之這邊又要寫多少的拜年信。家裡又忙着要過年。因此忙了些時。到了新年上。方纔空點。繼之的老太太又起了忙頭。要請春酒。請了不算。還叫繼之夫人又做東請了一回。又要叫繼

之再請。我母親嬌娘也分着請過。老太太又提起乾懷乾兒子的事情。說去年白說了這句話。因爲事情忙。沒有辦到。此刻大家空了。要擇日辦起來了。於是辦這件事。又忙了兩天。已是過了元宵。我便到關上去。此時家中人多了。熱鬧起來。不必十分照應。我便在關上盤桓幾天。一天晚上。有兩個同事。約着扶乩。這天繼之進城去了。我便約了述農。看他們鬼混。只見他們香花燈燭的供起來。在那裡叩頭膜拜。拜罷。又在那裡書符念咒。鬼混已畢。便一人一面的用指頭扶起那乩。憩了半天。乩動起來。却只在乩盤內畫大圈子。鬧了半夜。不曾寫出一個字來。我便拉了述農回房。議論這件事。我道。這都是虛無縹渺的事。那裡有甚麼神仙鬼怪。我却向來不信這些。還有一說。最可笑的。說甚麼「信則有。不信則無。」照這樣說起來。那鬼神的有無。是憑人去作主的了。譬如你是信的。我是不信的。我兩個同在這屋裡。這屋裡還是

不懂平灰
的秀才也
是箇怪物

有鬼神呢。還是沒鬼神呢。述農道。這個我看將來必有一箇絕世聰明的人。去考求出來的。這件事。我是不敢斷定。因爲我看見了幾件希奇古怪的事。那年我在福建。幾個同事也歡起頑。這個差不多天天晚上弄。請了仙來。却是作詩唱和的。從來不談禍福。我道。這個我也會。不信我到外面扶起來。我只要自己作了。往上寫。我還成了個仙呢。述農道。這倒不盡然。那回扶乩的兩個人。一個是做買賣出身。只懂得三三三十一的打算盤。那裡會作詩。一個是秀才。却是入股朋友。作起八韻詩來。連平仄却開不明白的。我道。那麼他那裡能進學。述農道。他到了考場時。是請人槍替做的。他却情願代人。家作兩股去換。你想這麼個人。那裡能作古近體詩呢。並且作出來很有些好句子。內中也有不通的。他們都抄起來。訂成本子。我看見有兩首狠好。也抄了下來。我道。抄的是甚麼詩。可否給我看看。述農道。抄的是簾鉤詩。我只

膽在一張紙上。不知道可還找得出來。說罷取過護書。找了一遍。沒有。又開
 了書櫥。另取出一個護書來。却檢着了。交給我。看。只見題目是「簾鉤」二字。
 那詩是

銀。蒜。双。垂。碧。戶。中。櫻。桃。花。下。約。簾。櫺。樓。東。乙。字。初。三。月。亭。北。丁。當。廿。四。風。
 翡。翠。倒。含。春。水。綠。珊。瑚。返。掛。夕。陽。紅。雙。雙。燕。子。驚。飛。處。鸚。鵡。無。言。倚。玉。籠。
 綠。楊。深。處。最。關。情。十。二。紅。樓。界。碧。城。似。我。句。留。原。有。約。滯。人。消。息。久。無。聲。
 帶。三。分。暖。取。丁。字。隔。一。重。紗。放。午。晴。却。是。太。真。含。笑。入。釵。光。鬢。影。可。憐。生。
 丫。叉。扶。上。碧。樓。闌。押。住。爐。烟。玳。瑁。斑。四。面。有。聲。珠。落。索。一。拳。無。力。玉。彎。環。
 攀。來。桃。竹。招。紅。袖。霄。去。楊。花。上。翠。環。記。得。昨。宵。踏。歌。處。有。人。連。臂。唱。刀。鐙。
 曲。播。猶。記。楚。人。詞。落。日。偏。宜。子。美。詩。一。樣。書。空。臺。尾。三。分。月。影。却。蛾。眉。
 玲。瓏。腕。弱。嬌。無。力。宛。轉。繩。輕。風。不。知。玉。鳳。半。垂。釵。半。墮。簪。花。人。去。未。移。時。

我看了便道。這幾首詩好像在那裡見過的。述農道。奇怪。人人見了。都說是好像見過的。就是我當時見了。也是好像見過的。却只說不出在那裡見過。有人說在甚麼專集上。有人說在隨園詩話上。我想隨園詩話。是人人都看見過的。不過看了就忘了罷了。這幾首詩也許是在那上頭。然而誰有這了閒工夫。爲了他再去把隨園詩話念一遍呢。我一面聽說。一面取過一張紙來。把這四首詩抄了。放在衣袋裡。述農也把原稿收好。我道。像這種當個頑意見。不必問他真的假的。倒也無傷大雅。至於那一種妄談禍福的。就要不得。述農道。那談禍福的還好。還有一種開藥方。代人治病的。纔荒唐呢。前年我在上海賦閒時。就親眼看見一回壞事的。一個甚麼洋行的買辦。他的一位小姐。得了個乾血癆的毛病。搨醫不好。女眷們信了神佛。便到一家甚麼「報恩堂」去扶乩。求仙方。外頭傳說得那報恩堂的乩壇。不知有多少靈驗。

及至求出來。却寫着「大紅柿子日食三枚其病自愈」云云。女眷們信了。就照方給他吃。吃了三天之後。果然好了。我道。奇了。怎麼真是吃得好的呢。述農道。氣也。沒了。血也。冷了。身子也。硬了。永遠不要。再受。癆病的。苦了。豈不是好了麼。然而也有靈的。狠奇怪的。我有一個朋友。「叫倪子枚」。是行醫的。他家裡設了個呂仙的乩壇。有一天我去看子枚。他不在家。只有他的兄弟「子翼」在那裡。我要等子枚說話。便在那裡和子翼談天。忽然來了一個鄉下人。要請子枚看病。說是他的弟媳婦。肚子痛的要死。可奈子枚不在家。子翼便道。不如同你扶乩。求個仙方罷。那鄉下人沒法。只得依依了。子翼便扶起來。寫的是「病雖危。莫着急。生化湯加料吃」。便對那鄉下人道。說加料吃。你就撮兩服罷。那生化湯是藥店裡懂得的。鄉下人去了。我便問這扶乩靈麼。子翼道。其實這個東西。並不是自己會動。原是人去動他的。然而往往靈。

所謂以意
爲之

誰知他別
有生產之
法

我也疑是
圖了禍了

驗得非常。大約是因人而靈的。我看見他那個慌張樣子。說弟婦肚痛得要死。我看女人肚子痛得那麼利害。或者是作動要生小孩子。也未可知。所以給他開了個生化湯。我聽了。正在心中暗暗怪他荒唐。恰好子枚回來。見爐上有香。便道。扶乩來着麼。子翼道。方纔「張老五」來請你看病。說他的弟婦肚痛得要死。你又不在家。我便同他扶乩。寫了兩服生化湯。子枚大驚道。怎麼開起生化湯來。子翼道。女人家肚痛得那麼利害。怕不是生產。這正是對症發藥呢。子枚跌足道。該死。該死。他兄弟「張老六」出門四五年了。你叫他弟婦拿甚麼去生產。子翼呆了一呆道。也許他是血痛。生化湯未嘗不對。子枚道。近來外面鬧絞腸痧。鬧得利害呢。你倒是給他點痧藥也罷了。說過這話。我們便談我們的事。談完了。我剛起來要走。只見方纔那鄉下人。怒氣冲天。滿頭大汗的跑了來。一屁股坐下。便在那裡喘氣。我心中暗想。不好了一

出人意外
不由得不
稱奇道怪
詩前一段
皆疑信
參半所以
也反射下
文

定。闖。了。禍。了。且。聽。他。說。甚。麼。只。見。他。喘。定。了。纔。說。道。真。真。氣。煞。人。今。天。那。賤
人。忽。然。嚷。起。肚。子。痛。來。嚷。了。個。神。嚎。鬼。哭。我。見。他。這。樣。辛。苦。便。來。請。先。生。偏
偏。先。生。不。在。家。二。先。生。和。我。扶。了。亂。開。了。個。甚。麼。生。化。湯。我。忙。着。去。撮。了。兩
服。趕。到。家。去。一。氣。一。個。死。原。來。他。的。肚。子。痛。不。是。病。趕。我。到。了。家。時。他。的。私
孩。子。已。經。下。地。了。這。纔。大。家。稱。奇。道。怪。起。來。照。這。一。件。事。看。起。來。又。怎。麼
說。他。全。是。沒。有。的。呢。我。的。心。裡。本。來。是。全。然。不。信。的。被。述。農。這。一。說。倒。鬧
得。半。疑。半。信。起。來。當。下。夜。色。已。深。各。各。安。歇。次。日。繼。之。出。來。我。便。進。城。去。
回。到。家。時。却。不。見。了。我。母。親。問。起。方。知。是。到。伯。父。家。去。了。我。吃。驚。便。問。怎。麼
想。着。去。的。嬸。娘。道。也。不。知。他。怎。麼。想。着。去。的。忽。然。一。聲。說。要。去。馬。上。就。叫。打
轎。子。我。聽。了。好。不。放。心。便。要。趕。去。姊。姊。道。你。不。要。去。好。得。伯。娘。只。知。你。在。關
上。你。不。去。也。斷。不。怪。你。這。回。去。不。定。是。算。帳。大。家。總。沒。有。好。氣。你。此。刻。趕。了

專制家庭
之法度如
此

四首詩之
的評

嘆出一篇
大議論來

去不免兩個人都要拿你出氣。我問幾時去的。姊姊道：「纔去了一會。等一等再不來時，我代你請伯娘回來。我只得答應了。到繼之這邊上房去走了一遍。此時乾娘大嫂子、乾兒子、叔叔的，叫得分外親熱。坐了一會，回到自己家去。把那四首詩給姊姊看。姊姊看了，便問那裏來的。這倒像是閩閩詩。我道：「不要褻瀆了他。這是神仙作的呢。」姊姊又問端的那裏來的。我就把扶乩的話說了一遍。姊姊又把那詩看了再看，道：「這是神仙作的也說不定。我道：「姊姊真是奇人。說奇話，怎麼看得出來呢。」姊姊道：「這並不奇。你看這四首詩：鍊字鍊句及那對仗，看着雖像是小品，然而非真正作手作不出來。但是講究咏物詩，不重在描摹，却重在寄託。是一位詩人，他作了四首之多，內中必有幾聯寫他的寄託的。他這個却是絕無寄託，或者仙人萬慮皆空，所以用不着寄託。所以我說是仙人作的也說不定。」我不覺嘆了一口氣。」姊姊道：「好

端端的爲甚麼嘆氣。我道：我嘆婦人女子，任憑怎麼聰明才幹，總離不了信鬼神三個字。天下那裡有許多神仙？姊姊笑道：你說我信鬼神，可見你是不信的了。我問你一句：你爲甚麼不信我道？這是沒有的東西，我所以不信。姊姊道：怎見得沒有？也要還一個沒有的憑據出來。我道：只我不曾看見過，我便知道一定是沒有的。姊姊道：你這個又是中了宋儒之毒，甚麼六合之外存而勿論，凡自己眼睛看不見的，都說是沒有的。天上有個玉皇大帝，你是不曾看見過的。你說沒有北京有個皇帝，你也沒有見過，你也說是沒有的。我道：這麼說，姊姊是說有的了。姊姊道：惟其我有了那沒有的憑據，纔敢考你。「我連忙問憑據在那裡？」姊姊道：我問你一句書：「先王以神道設教。」怎麼解？我想了一想道：先王也信他，我們可以不必談了。姊姊道：是不是呢？這樣粗心的人，還讀書麼？這句書重在一个設字，本來沒有的，比妨出來就

確是可笑

會心不遠

你就不懂

叫做設猶如我此刻沒有死要比妨我死了行起文來便是「設我死」或是「我設死」人家見了就明知我沒有死了所以神道本來是沒有的先王因爲那些愚民有時非王法所能及並且王法只能治其身不能治其心所以先王設出一個神道來教化愚民我每想到這裡就覺得好笑古人不過閒閒的撒了一箇謊天下後世多少聰明絕頂之人一齊都叫他瞞住了你說可笑不可笑呢我再問你這個「如」怎麼解我道如似也就是俗話的「像」字如何不會解姊姊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這兩句你解解看我想了一想笑道又像在又像神在可見得都不在這也是沒有的憑據了姊姊道既然沒有爲甚麼孔子還祭呢兩個祭字爲甚麼不解我道這就是神道設教的意思了難道還不懂麼姊姊道又錯了兩個祭字是兩個講法上一個祭字是祭祖宗是追遠的意思鬼神可以沒有祖宗不可沒有雖然死了一樣

一樣的祭
子分兩個
講法爲從
來所未有

讀者人聽

是沒有的。但念我身之所自來。不敢或忘。祖宗雖沒了。然而孝子慈孫。追遠起來。便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下一個祭字。是祭神。那纔是神道設教的意思呢。我不禁點頭道。我也不敢多說了。明日我送一份門生帖子來。拜先生罷。姊姊道。甚麼先生門生。我這個又是誰教的。還不是自己體會出來。大凡讀書。總要體會出古人的意思。方不負了古人作書的一番苦心。講到這裡。姊姊忽然看了看表。道。到時候了。叫他們打轎子罷。我驚問甚事。姊姊道。我直對你說罷。伯娘是到那邊算帳去的。我死活動不住。因約了到了這個時候。不回來。我便去。偷使有甚爭執。也好解勸解勸。談談不覺過了時候。此刻不知怎樣鬧呢。我道。還是我去罷。姊姊道。使不得。你去白討氣受。伯娘也說過。你回來了。也不叫你去說罷。匆匆打轎去了。正是

要覓三寸蓮花舌。去勸爭多論寡人。

不知此去如何。且待下回再記。

或謂此一回。不類怪現狀。則應之曰。天下若干讀書士大夫。均不能剖解之義。爲一微弱女子透骨剖解出來。能令天下男子愧死。此而不怪。孰更爲怪。

破除迷信不易。女子破除迷信更不易。以一女子而能破除迷信。且能探討破除迷信之真理而剖解之。何物女子。咄咄逼人乃爾。

第二十六回 乾嫂子色笑代承歡 老捕役潛身拿臬使

當下我姊姊匆匆的上轎去了。忽報關上有人到。我迎出去看時。原來是帳房裡的同事「多子明」到客堂裡坐下。子明道。今日送一筆款到庄上去。還要算結去年的帳。天氣不早了。恐怕多擔閣了。來不及出城。所以我先來知照一聲。倘來不及出城。便到這裡寄宿。我道。謹當掃榻恭候。子明道。何以忽

然這麼客氣。」大家笑了一笑。子明便先到庄上去了。等了一會。母親和姊姊回來了。只見母親面帶怒容。我正要上前相問。姊姊對我使了個眼色。我便不開口。只見母親一言不發的坐着。又沒有說話好去勸解。想了一會。仍退到繼之這邊。進了上房。對繼之夫人道。家母到家伯那邊去了一次回來。好像發了氣。我又不勸。求大嫂子代我去勸勸如何。繼之夫人聽說。立起來道。好端端的發甚麼氣呢。說着就走。忽然又站着道。沒頭沒腦的。怎麼勸法呀。低了頭一會兒。再走到裡間。請了老太太同去。我道。怎麼驚動了乾娘。繼之夫人忙對我。看了一眼。我不解其意。只得跟着走。繼之夫人道。你到書房去。懋懋罷。我就到書房裡看了一回書。懋了好一會。聽得房外有腳步聲。音便問那個。外面答道是我。這真是春蘭的聲音。我便叫他進來。問作甚麼。春蘭道。吳老太太叫把晚飯開到我們那邊去吃。我問此刻老太太做甚麼。

只作不知
一味說笑
是最得解
勸之法

春蘭道：「打牌呢。我便走過去看看。只見四個人圍着打牌。姊姊在旁觀局。母親臉上的怒氣，已是沒有了。姊姊見了我，便走到母親房裡去。我也跟了進來。姊姊道：「乾娘，大嫂子，是你請了來的麼？」我道：「姊姊怎麼知道？」姊姊道：「不然。那裡有這麼巧。並且大嫂子向來是莊重的。今天走進來，便大說大笑。又倒在伯娘懷裡撒嬌撒痴的，要打牌。這會又說不久去吃飯了。要搬過來一起吃。還說今天這牌要打到天亮呢。我道：「這可來不得。何況大嫂子身體又不好。」姊姊道：「說說罷了。這麼冷的天氣，誰高興鬧一夜。」我道：「姊姊到那邊去。到底看見鬧的怎麼樣？」姊姊道：「我也不知道。我到那裡，已經鬧完了。一個在那裡哭。一個在那裡嚇眉，說眼的。我勸住了，哭便拉着回來。臨走時，伯父說了一句話道：『總而言之，我不會提掇姪兒子升官發財。是我的錯處。』我道：「這一個奇了。那裡鬧出這麼一句蠻話來。」姊姊道：「我那裡得知。我教你，你只不要。」

所謂色笑
代承歡也

向伯娘問起這件事。只等我便中探討出來告訴你。也是一樣的說話之間。外面的牌已收了。點上燈。開上飯。大家圍坐吃飯。繼之夫人仍是說說笑笑。的吃過了飯。大家散坐。忽見一個老媽子抱了一個南瓜進來。原來是繼之那邊用的人。過了新年。便請假回去了幾天。此刻回來。從鄉下帶了幾個南瓜來送與主人。也送我這邊一個。母親便道。生受你的。多謝了。但是大正月裡怎麼就有了這個。繼之夫人道。這還是去年歲到此刻的呢。見了他。倒想起一個笑話來。有一個鄉下姑娘。嫁到城裡去。生了個兒子。已經七八歲了。一天那鄉下姑娘帶了兒子。回娘家去住了幾天。及至回到夫家。有人問那孩子。你到外婆家去。吃這甚麼。孩子道。外婆家好得狠。吃菜當飯的。你道甚麼。叫做吃菜當飯。原來鄉下人苦得狠。種出稻子。都賣了。自己只吃些雜糧。這回幾天。正在那裡吃南瓜。那孩子便鬧了個吃菜當飯。說的衆人笑了。」

他又道：「還有一個城裡姑娘，嫁到鄉下去，也生下一個兒子，四五歲了。一天，男人們在田裡拾了一個南瓜回來，那南瓜有多大，我也比他不出來。婆婆便叫媳婦煮了吃。那媳婦本來是個城裡姑娘，從來不曾煮過，但婆婆叫煮，又不能不煮，把一個整瓜，也不削皮，也不切開，就那麼煮熟了。婆婆看見了，也沒法，只得大家圍着那大瓜來吃。」說到這裡，衆人已經笑了。」他又道：「還沒有說完呢。」吃了一會，忽然那四五歲的孩子不見了。婆婆便吃了一驚，說：「好好同在這裡吃瓜的，怎麼就丟了。」滿屋子一找，都沒有。那婆婆便提着名兒叫起來，忽聽得瓜的裏面答應道：「奶奶呀，我在這裡磕瓜子呢。」原來他把瓜吃了一個窟窿，扒到瓜瓢裡面去了。」說的衆人一齊大笑起來。」老太太道：「媳婦今天爲甚，這等快活起來，引得我們大家也笑笑。我見你向來都是沈默寡言的，難得今天這樣，你只常常如此便好。」繼之夫人道：「這個。」

天德不踰
關小德出
入可也

是紅樓夢
賈政一流
人

只可偶一爲之。代老人家解個悶兒。若常常如此。不怕失了規矩麼。老太太道。哦。原來你爲了這個。你須知我最恨的是規矩。一家人只要大節目上不錯。就是了。餘下來便要大家說說笑笑。纔是天倫之樂。呢處處立起規矩來。拘束得父子不成。父子婆媳不成。婆媳明明是自己一家人。却鬧得同極生的生客一般。還有甚麼樂處。你公公在時。也是這個脾氣。繼之小的時候。他從來不肯抱一抱。問他時。他說禮經上說的「君子抱孫不抱子」。我便駁他。莫說是幾千年前古人說的話。就是當今皇帝降的聖旨。他說了這句話。我也要駁他。他這個明明是教人父子生疏。照這樣辦起來。不要把父子的天性都泯滅了麼。這樣說了。他纔抱了兩回。等得繼之長到了十二三歲。他却又擺起老子的架子來了。見了他。總是正顏厲色的。我同他本來在那裡說着笑着的。兒子來了。他登時就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起來同兒子說起話來。

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也

總是呼來喝去的。見一回教訓一回。兒子見了他。就和一根木頭似的。挺着腰站着。除了一個「是」字。沒有回他老子的話。你想這種規矩。怎麼能受。後來也被我勸得他改了。一般的和兒子說說笑笑。我道：「這個脾氣。虧乾娘有本事勸得過來。」老太太道：「他的理沒有我長。他就不得不改。他每每說爲人子者。要色笑承歡。我只問他。你見了兒子。便擺出那副閻王老子的面目來。他見了你。就同見了鬼一般。如何敢笑。他偶然笑了。你反罵他沒規矩。那倒變了色。笑逢怒了。那裡是承歡呢。」古人「斑衣戲綵」。你想四個字當中。就着了一個戲字。偷照你的規矩。雖斑衣而不能戲。那只好穿了斑衣。直挺挺的站着。一動也不許動。那不成。成了廟裡的菩薩了麼？」說的衆人都笑了。老太太又道：「男子們。只要在那大廷廣衆之中。不要越了規矩。就是了。回到家來。仍然是這般。怎麼叫做父子有恩呢？」那父子的天性。不要叫這臭規矩磨滅。

盡了麼。何況我們女子。婆媳。妯娌。姑嫂。團在一處。第一件要緊的是和氣。其次就要大家取樂了。有了大事。當了生客。難道也叫你們這般麼。姊姊道。乾娘說的是和氣。我看和氣兩個字最難得。這個肯和。那個不肯和。也是沒法的事。所以家庭之中。不能和氣的。十居八九。像我們這兩家。人家真是十中無一二的呢。老太太道。那不和的。只是不懂道理之過。能把道理解說給他聽了。自然就好了。姊姊道。我也曾細細的考究過。來不懂道理。固然不錯。然而還是第二層。還有第一層的。講究在裡頭。大抵家庭不睦。總是婆媳不睦。居多。今天三位老人家。都是明白的。我纔敢說這句話。人家聽說。婆媳不睦。總要派媳婦的不是。據我看來。媳婦不是的。固然也有。然而總是婆婆不是的。居多。大抵那個做婆婆的。年輕時也做過媳婦。來做媳婦的時候。不免受了他婆婆的氣。罵他不敢回口。打他不敢回手。捱了若干年。他婆婆死了。纔

耐時尙無
提倡女學
者不圖是
兒已先言
之

容氣容氣

敢把腰伸一伸等到自己的兒子大了娶了媳婦他就想這是我出頭之日了把自己從前所受的一一拿出來向媳婦頭上施展說起來他還說是應該如此的我當日也會受過婆婆氣來你想叫那媳婦怎樣受那裡還講甚麼和氣他那媳婦呢將來有了做婆婆的一天也是如此所以天下的家庭永遠不會和睦的了除非把女子叫來一齊都讀起書來大家都明了理這纔有得可望呢我常說過一句笑話凡婆媳不睦的不必說是不睦只當他是報仇不過報非其人受在上代報在下代罷了我笑道姊姊的婆婆有報仇沒有姊姊道我的婆婆我起先當是天下獨一無二的到這裡來見了乾娘恰是一對自從我寡了他天天揔對我哭兩三次却並不是哭兒子哭的是我只說怪賢德的媳婦年紀又輕怎麼就叫他做了寡婦其實我這麼個人少點過處就了不得了那裡醜稱到賢德兩個字若是那個報仇的婆婆

足見官場
中人不過
與婦人女
子一般見
識可爲吏
治一嘆

一個寡媳婦。那裡肯放他常回娘家。還跟着你跑幾千里路呢。不願留在家裡。做一個出氣的傢伙麼。我道。這報仇之說。不獨是女子。男子也是這樣。我聽見大哥說。凡是做官的上衙門碰了上司釘子。回家去却罵底下人出氣呢。姊姊道。我這個不過是通論。大約是這樣的居多罷了。怎麼加得上凡是兩個字。去一網打盡。一說到這裡。繼之的家人來回說。關上的多師爺又來了。在客堂裡坐着。我取表一看。已經亥正了。暗想何以此刻纔來。一面對姊姊道。這個你明日問大哥去。不是我要一網打盡的。說着出來。會了子明。讓到書房裡坐。子明道。還沒睡麼。我道。早呢。你在那裡吃的晚飯。子明道。飯是在莊上吃的。倒是弄擰了一筆帳。算到此刻。還沒有鬧清楚。明日破天亮就要出城。去查總冊子。我道。何必那麼早呢。子明道。還有別的事呢。我道。那麼早點睡罷。時候不早了。子明道。你請便罷。我有個毛病。有了事在心上。要

一夜睡不着的。我打算看幾篇書。就過了這一夜了。我道。那麼我們談一夜好麼。子明道。你又何必客氣呢。只管請睡罷。我道。此刻我還不睡。我和你談到要睡時。自去睡便了。我和繼之談天。往往談到十二點一點。不足爲奇的。子明笑道。我也聽見繼之述農。都說你歡喜聽人家說新聞故事。我道。你偷是有新聞故事和我說。我就陪你談兩三夜都可以。子明道。那裡有許多好談。我道。你先請坐。我去去再來。說罷走到我那邊去。只見老太太們已經散了。這裡大家也安排睡覺。便對姊姊道。我們家可有乾點心。弄點出去。有個同事來了。說有事睡不着。在那裡談天。恐怕半夜裡要餓呢。姊姊道。有。你去陪客罷。就送出來。我便回到書房。扯七扯八的和子明談起來。偶然說起我初出門時。遇見那扮官造賊。後來繼之說他居然是官的那個人來。子明道。區區一個候補縣。有甚麼希奇。還有做賊的現任臬台呢。我道。是那個臬台。

開口便靈
所以先要
問他信不
信也

以賊比差
確是笑話

幾時的事。子明道事情是好多年了。只怕還是初平長髮軍時的事呢。你信星命不信。我道。奇了。怎麼憑空。忍着問我。這麼一句。子明道。這件事因談星命而起。所以問你。我道。你只管談。不必問我信不信。子明道。這個人本來是一個飛簷走壁的賊。有一天不知那裡來了一個算命先生。說是靈得狠。他也去算。那先生把他八字排起來。開口便說你是個賊。他倒吃了一驚。問怎樣見得。那先生道。我只據書論命。但你雖然是個賊。可也還官星高照。你若走了仕路。可以做到方面大員。只是你要記着我。一句話。做官到了三品時。就要急流勇退。不然就有大禍臨頭。他聽了那先生的話。便去偷了一筆錢。捐上一個大八成知縣。一樣的到省當差。然而他還是偷。等到補了缺。他還是偷。只怕他去偷了治下的錢人家來告了他。還比差捉賊呢。可憐那差役。倒是被賊比了。你說不是笑話麼。那時正是有軍務的時候。連捐帶保的。升

捐款是偷
來的明明
官一窩兒
官也

官格外快。等到他升了道台時，他的三箇兒子已經有兩個捐了道員知府。出身去了那捐款，無非是偷來的。後來居然放了安徽臬台。到任之後，又想代第二的兒子捐道員了。只是還短三千銀子。要去偷呢。安慶雖是個省城，然而兵燹之後，元氣未復。那裡有個富戶，有現成的三千銀子給他偷呢。他忽然想着一處好地方，當夜便到藩庫裡偷了一千兩，到得明天庫吏知道了，立刻回了藩台。傳了懷甯縣，要立刻查辦。懷甯縣便傳了通班捕役嚴飭查拿。誰知這一天沒有查着。這一夜藩庫裡又失了一千銀子。藩台大怒，又傳了首縣去立限。嚴比首縣回到衙門，正要比差內中一個老捕役稟道。請老爺再寬一天的限。今夜小人就可以拿到這賊。知縣道：莫非你已經知道他踪跡了麼。捕役道：踪跡雖然不知，但是這賊前夜偷了。昨夜再偷，一定還在城內。這小小的安慶城，儘今天一天一夜，總要查着了。官便准了一天限。誰

知道老捕役對官說的是假話。他那裡去滿城查起來。他只料定他今夜一定再來偷的。到了夜靜時。他便先到藩庫左近的房子。上伏定了。到了三更時。果然見一個賊飛簷走壁。而來到藩庫裡去了。捕役且不驚動。他連忙跑在他的來路上。伏着不一會。見他來了。捕役伏在暗處。對准他臉部的飛。一片碎瓦。過來他低頭一躲。恰中在額角上。仍是如飛而去。捕役趕來。忽見他在一所高大房子上。跳了下去。捕役正要跟着下去。時低頭一看。吃了一驚。正是

正欲投身探賊窟。誰知足下是官衙。

不知那捕役驚的甚麼。且待下回再記。

瑣瑣叙家庭事。似甚無謂。然細玩之。實共和專制兩大影子。共和之果良。專制之果惡。均於隱約間畢露。不知作者是否此意。吾願讀者以我之眼。

讀之。

壬寅癸卯間。遊武昌。曾親見一典史作劇盜者。觀於此臬司。直是每下愈況。可發一噱。此事聞諸蔣无等云。確是當年實事。非虛構者。

第二十七回 管神機營王爺撤差 升鎮國公小的交運

那老捕役往下一看。賊不見了。那房子卻是臬台衙門。不免吃了一驚。不敢跟下去。只得回來。等到了散更時。天還沒亮。他就請了本官出來回了。把昨夜的事。如此這般的都告訴了。又說道。此刻知道了賊在臬署。老爺馬上去上衙門。請臬台大人把閹署一查。只要額上受了傷的。就是個賊。他昨夜還偷了銀子。老爺此刻不要等藩台傳。先要到藩台那裡去回明了。可見得我們辦公事未嘗怠慢。知縣聽得有理。便連忙梳洗了。先上藩台衙門去。藩台正在那裡發怒呢。知縣見了。便把老捕役的話說了一遍。藩台道。法司衙門

老捕役此
時所
知者
僅此

裡面藏着賊。還了得麼。趕緊去要了來。知縣便忙到了臬署。只見自己衙門裡的通班捕役。都分佈在臬署左右。要想等有打傷額角的出來捉他呢。知縣上了官廳。號房拿了手版上去。一會下來。說大人頭風發作。不能見客。擋駕。知縣只得仍回藩署裡去。回明藩台。藩台怒不可遏。便親自去拜臬台。知縣嚇的不敢回署。只管等着。等了好一會。藩台回來了。也是見不着。便叫知縣把那老捕役傳了來。問了幾句話。便上院去。叫知縣帶着捕役跟了來。到得撫院。見了撫台。把上項事回了一遍。撫台大怒。叫旗牌官快快傳臬司去。說無論甚麼病。必要來一次。不然。本部院便要親到臬署查辦事件了。幾句話到了臬署。臬署之人都驚疑不定。那臬台沒法。只得打轎上院去。到得那裡時。只見藩台以下。首道。首府。首縣。都在那裡。還有保甲局總辦。委員。黑壓壓的擠滿一花廳。衆官見他來。都起立相迎。只見他頭上繫了一條黑帕。說

何不去
了現出原

竟是捕役
逼官招供
可發一笑

是頭風痛得利害。繫上了繃，爲好些。衆官都信以爲實。撫台便告訴了以上一節。他便答應了馬上回去就查。只見那老捕役脫了大帽，跑上來對着臬台請了個安道。大人的頭風病，小人可以醫得。臬台道：莫非是個偏方。捕役道：是一個家傳的秘方，只求大人把帕子去了。小人看看頭部，方好。下藥。臬台聽了，顏色大變。勉強道：這個帕子去不得的。去了，痛得利害。捕役道：只求大人開恩，可憐小人受本官比責的，穀了臬台面無人色的說道：你說些甚麼。我不懂呀。當下衆官聽見他二人一問一答，都面面相覷。那捕役一回身，又對首縣跪下，稟道：小人該死。昨夜飛瓦打傷的，正是臬憲大人首縣。正要喝他胡說。那臬台早倉皇失措的道：你，你，可是瘋了。說着也不顧失禮。立起來，便想踢他。當時首道坐在他下手，便攔住道：大人貴恙未痊，不宜動怒。那位藩台見了這副情形，也着實疑心。撫台只是呆呆的，看着在那裡納悶。

捕役又過來對他說道。好多求大人把昨夜的情形說了。好脫了小人干係。不然衆位大人在這裡。莫怪小人無禮。臬台又驚又慌。又怒道。你敢無禮。捕役走近一步道。小人要脫干係。說不得無禮。也要做一次說時。便要動手。衆官一齊喝住。首縣見他這般鹵莽。更是手足無措。連連喝他。却只喝不住。捕役回身對撫台跪下道。求大人請臬台大人升一升冠。露一露頭部。倘沒有受傷痕跡。小人死而無怨。此時藩台也有九分信。是臬台做的了。失了庫款。責罰非輕。不如試他一試。倘使不是。也不過同寅上失了禮。罪名自有捕役去當。倘果然是他。今日不驗明白。過兩天。他把傷痕養好了。豈不是沒了憑據。此時捕役正對撫台跪着回話。藩台便站起來對臬台道。閣下便升一升冠。把帽子去了。好治他個誣攀。大員的重罪。臬台正待支吾。撫台已分付家人代臬憲大人升冠。一個家人走了過來。嘴裡說請大人升冠。却不動手。

臬臺大人
下直接飛
簷走壁人
樣爲向來
所無

此時官廳上亂烘烘的。鬧了個不成體統。捕役便乘亂溜到臬台背後。把他的大帽子往前一掀。早掉了。乘勢把那黑帕一扯。扯了下來。臬台不知是誰。忙回過頭來看。恰好把那額上所受一寸來長的傷痕。送到捕役眼裡。捕役颺起了黑帕。走到當中。朝上跪下。高聲稟道：盜藩庫銀子的真賊。已在這裡。求列位大人老爺作主。一時撫台怒了。藩台樂了。首道首府驚的呆了。首縣却一時慌的沒了主了。那位臬台却氣得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嘴裡只說罷了。罷了一時之間。倒弄得人聲寂然。大家面面相覷。却是濟台先開口。請撫台示下辦法。撫台便叫傳中軍來。先看管了他。一時之間。中軍到了。那捕役等撫台分付了話。便搶上一步。對中軍稟道：臬台大人飛簷走壁的工夫。狠利害。請大人小心。那臬臺頓足道：罷了。不必多說了。待我當堂直供了。你們上了刑具罷。於是跪下來。把自從算命先生代他算命供起。一直供到昨

夜之事。當堂畫了供。便收了府監。撫臺一面拜摺參辦。這位臬臺辦了個盡法。不必說。兩個兒子的功名。也就此送了。還不知得了個甚麼軍流的罪。你說天下事不是無奇不有麼。「此時已响過三礮許久。」我正要到了裡面催點心。回頭一看。那點心早已整整的擺了四盤在那裡。還有鷄鳴壺。繫上一壺熱茶。便讓子明吃點心。兩個對坐下來。子明問道。近來這城裡面。晚上安堵麼。我道。還沒聽見甚麼。你這問莫非城外有甚麼事。子明道。近來外面賊多得狠呢。只因和局有了消息。這裡便先把新募的營勇。遣散了兩營。我道。要用就募起來。不用就遣散了。也怨不得那些散勇作賊。其實平時營裡的缺額。只要補足了。到了要用時。只怕也毀了。子明道。那裡會毀。他倒正想借個題目。招募新勇。從中沾些光呢。莫說補足了額。就是溢出額來。也不毀呢。我笑道。不缺已經好了。那裡還有溢額的。子明道。你真是少見多怪。外面的

營裡都是缺額的。差不多照例只有六成勇額。到了京城的神機營。却一定溢額的。並且溢的不少。總是溢個加倍。我說道。那麼這糧餉怎樣呢。子明笑道。糧餉却沒有領溢的。但是神機營每出起隊子來。是五百人一營的。他却足足有一千人。比妨這五百名是槍隊。也是一千桿槍。我道。怎麼軍器也有得多呢。子明道。凡是神機營當兵的都是黃帶子紅帶子的。宗室他們濶得狠呢。每人都用一個家人出起隊來。各人都帶着家人。走這不是五百成了一千了麼。我道。軍器怎麼也加倍呢。子明道。每一個家人。他都代他老爺帶着一桿鴉片烟槍。合了那五百枝火槍。不成了一千了麼。並且火槍也是家人代拿着他自己的手裡。不是拿了鸚鵡囊。便是臂了鷹。他們出來。無非是到操場上去操。到了操場時。他們各人先把手裡的鷹安置好了。用一根鐵條兒。或插在樹上。或插在牆上。把鷹站在上頭。然後肯歸隊伍操起來的時候。

是熱心人

今之熱心
辦事人看
者

他的眼睛還是望着自己的鷹。偶然那鐵條兒，揮不穩，掉了下來。那怕操到要緊的時候，他也先把火槍擊下，先去把他那鷹弄好了，還代他理好了，毛再歸到隊裡去。你道這種操法，奇麼？我道：那帶兵的，難道就不管子明道？那裡肯管他帶兵的，還不是同他們一個道兒上的人麼？那管理神機營的，都是王爺前年有一位郡王奉旨管理神機營，他便對人家說：我今天得了這個差使，一定要把神機營整頓起來。當日祖宗入關的時候，神機營兵士臨陣能站在馬鞍上放箭的，此刻鬧得不成樣子了。倘再不整頓，將來更不知怎樣了。旁邊有人勸他說：不必多事罷。這個是不能整頓的了。他不信。到差那一天，就點名閱操，揀那十分不像樣的，照營例辦了兩個。這一辦可不得了。不到三天，那王爺便又奉旨撤去管理神機營的差使了。你道他們的神通大不大？我道：他們既然是宗室，又是王爺，都幹得下來。那麼大的神通，何

以死詐人
則嘗聞之

必○還○去○當○兵○。子○明○道○當○兵○還○是○上○等○的○呢○。到○了○京○城○裡○有○一○種○化○子○手○裡○拿○一○根○香○跟○着○車○子○討○錢○。我○道○討○錢○拿○一○根○香○作○甚○麼○。子○明○道○他○算○是○送○火○給○你○吃○烟○的○。這○種○化○子○你○可○不○能○得○罪○他○得○罪○了○他○時○他○馬○上○把○外○面○的○衣○服○一○擊○裡○邊○束○着○的○不○是○紅○帶○子○便○是○黃○帶○子○那○就○被○他○訛○一○個○不○得○了○我○道○他○的○帶○子○何○以○要○束○在○裡○層○呢○。子○明○道○束○在○裡○層○好○叫○人○家○看○不○見○得○罪○了○他○他○纔○好○訛○人○呀○。倘○是○束○在○外○層○誰○也○不○敢○惹○他○了○。其○實○也○可○憐○得○狠○他○們○又○不○能○作○買○賣○說○是○說○得○好○聽○得○狠○。天○潢○貴○胄○呢○誰○知○一○點○生○機○都○沒○有○所○以○就○只○能○靠○着○那○帶○子○上○的○顏○色○去○行○詐○了○他○們○詐○到○沒○得○好○詐○的○時○候○還○裝○死○呢○。我○道○裝○死○只○怕○也○是○爲○的○訛○人○。子○明○道○他○們○死○了○報○到○宗○人○府○去○照○例○有○幾○兩○殯○葬○銀○子○他○窮○到○不○得○了○又○沒○有○法○想○的○時○候○便○裝○死○了○叫○老○婆○兒○子○哭○喪○着○臉○兒○去○報○報○過○之○後○宗○人○府○還○派○委○員○來○看○呢○。委○員○來○看○時○他○便○

矣以死驅
燕郎則吾
未之前聞
也

直挺挺的跪着。老婆兒子對他跪着哭。委員見了，自然信以為真。那個還伸
手去摸他仔細去驗他呢。只望望是有個躺着的。就算是了他領了殯葬銀
登時又活過來。這纔是個活僵屍呢。我道：他已經騙了這回，等他真正死了
的時候，還有得領沒有呢。子明道：這可是不得而知了。我道：他們雖然定例
是不能作買賣，然而私下出來幹點營生，也可以過活。宗人府未必就查着
了。子明道：這一班都是好吃懶做的人，你叫他幹甚麼營生。只怕趕車是會
的。京城裡趕車的車夫裡面，這班人不少。或者當家人也有的。除此之外，這
班人只怕幹得來的，只有說詐討飯了。所以每每有些謠言說某大人和車
夫換帖。某大老和底下人認了乾親家，起先聽見，總以為是躑躅人的話。誰
知竟是真的。他們濶起來也快得狠。等他濶了，認識了大人先生，和他往來，
自然是少不免的。那些人却把他從前的事業提出來作個笑話。我道：他們

言未會說人也

錢國公之價值如是而已

怎麼又狠瀟得快呢。子明道上一種。我到京裡去考北闈。住在我舍親宅裡。舍親是個京官。自己養了一輛車。用了一個車夫。有好幾年了。一向倒還相安無事。我到京那幾天。恰好一天舍親要去拜兩個要緊的客。叫套車。却不見了車夫。徧找沒有。不得已僱了一輛車去拜客。等拜完了客回來。他却來了。在門口站着。舍親問他一天到那裡去了。他道。今兒早起。我們宗人府來傳了去問話。所以去了。大半天舍親問他問甚麼話。他道。有一個鎮國公缺出了。應該輪到小的補。所以傳了去問話。舍親問此刻補定了沒有。他道。沒有呢。此刻正在想法子。問他想甚麼法子。他道。要化幾十兩銀子的使費。纔補得上呢。可否求老爺賞借給小的六十兩銀子。去打點個前程。將來自當補報。說罷跪下去。就磕頭起來。又請了一個安。舍親正在沈吟。他又左一個安。右一個安。的亂請嘴裡。只說求老爺的恩典。舍親被他纏不過。給了他六

倘有真知
確見我也
不信

昨日今朝
大不相同
一幅炎涼
世態圖也
小的之下
忽着個鎮
國公鎮國
公之下又
着個老爺
撈個老爺

十兩銀子。喜歡得他連忙叩了三個響頭。嘴裡說小的謝老爺的恩典。並求老爺再賞半天的假。舍親道。既如此。你趕緊去打點罷。他歡歡喜喜的去了。我還埋怨我舍親太過信他。那裏有窮到出來當車夫的平白地會做鎮國公起來。舍親對我說。這是常有的事。我還不信呢。到得明天他又歡歡喜喜的來了。說一切都打點好了。明天就要謝恩。並且還帶了一個車夫來。說是他的朋友。狠靠得住的。薦給老爺試用。罷舍親收了這車夫。他再是千恩萬謝的去了。到了明天。他車也有了。馬也有了。戴着紅頂子。花翎。滿到四處去拜客。到了舍親門口。他不好意思。遞片子進來。就那麼下了車。進來了。還對舍親請了個安。說小的。今天是鎮國公了。老爺的恩典。永不敢忘。你看這不是他們濶得很快麼。我道。這麼一個鎮國公。有多少俸銀一年呢。子明道。我不甚了了。聽說大約三百多銀子一年。我笑道。這個給我們就館的差。

不多潤不到那裡去。子明道：「你要知道，他得了鎮國公那誰人的手段，更大了。他天天跑到西苑門裡去，在廊簷底下站着，專找那些引見的人去嚇唬。那嚇唬不動的，他也沒有法子。他那嚇唬的話，總是說：『這是甚麼地方？你敢亂跑，倘使他嚇動了，他便說你今日幸而遇了我，還不要緊，你謹慎點。』就是了。這個人自然感激他，他却留着神看你是第幾班第幾名，記了你的名字，打聽了你的住處。明天他却來拜你，向你借錢。我道：『鎮國公天天要到裡面的麼？』子明道：『何嘗要他們去，不過他們可以去得。他去了時，遇見值年旗王大臣到了，他過去站一個班，只算是他來當差的。我道：『他們雖是天潢貴胄，却是出身寒微，得狠自然不見得多讀書的了。怎麼會當差辦事？』子明道：『他們雖不識字，然而狠會說話。他們那黃帶子都是四品宗室，所以有人送他們一副對聯，是：『心中烏黑，嘴明白；腰上鸞黃，頂暗藍。』我道：『對仗倒狠。

工的說話之間。外面已放天明。子明便要走。我道：「太早了。」洗了臉去。便到我那邊。叫起老媽子。熬了熱水出來。讓子明盥洗。他匆匆洗了便去。正是

一夕長談方媿媿。五更歸去太匆匆。

未知子明去後如何。且待下回再記。

以吾所聞。宗室之舉動。猶有不堪於此者。豈作者有所諱而割棄之耶。抑未之聞耶。

上半回桌台大人四字之下。緊接飛簷走壁。下半回小的二字之下。緊接今天是鎮國公。都是出人意表之詞。而又能令人絕倒。妙在都是格格不相入。忽然連在一處也。

第二十八回 辦禮物携資走上海 控影射遺夥出京都

我送子明去了。便在書房裡隨意歪着。和衣稍歇。及至醒來。已是午飯時候。

自此之後。一連幾個月。沒有甚事。忽然一天在轅門抄上。看見我伯父請假赴蘇。我想自從母親去過一次之後。我雖然去過幾次。大家都是極冷淡的。所以我也不很常去了。昨天請了假。不知幾時動身。未免去看看。走到公館門前看時。只見高高的粘着一張招租條子。裡面闌其無人。暗想動身走了。似乎也應該知照一聲。怎麼悄悄的就走了。回家去對母親說知。母親也沒甚話說。又過了幾天。繼之從關上回來。晚上約我到書房裡去。說道。這兩天我想煩你走一次上海。你可肯去。我道。這又何難。但不知辦甚麼事。繼之道。下月十九是藩臺老太太生日。請你到上海去辦一份壽禮。我道。到下月十九還有一個多月光景。何必這麼亟亟。繼之道。這裡頭有個原故。去年你來的時候。代我匯了五千銀子來。你道我當真要用麼。我這裡多少還有萬把銀子。我是要立一個小小基業。以爲退步。因爲此地的錢不夠。所以纔叫你

隨那一筆來。今年正月裡就在上海開了一間字號。專辦客貨。統共是二萬銀子下本。此刻過了端節。前幾天他們寄來一筆帳。我想我不能分身。所以請你去對一對帳。老實對你說。你的二千。我也同你放在裡頭了。一層做生意的官息。比莊上好。二層多少總有點贏餘。這字號裡面。你也是個東家。所以我不煩別人。要煩你去。再者這分壽禮。也與衆不同。我這裡已經辦的差不多了。只差一個如意。這裡各人送的。也有翡翠的。也有羊脂的。甚至於黃楊、竹根、紫檀、瓷器、水晶、珊瑚、瑪瑙、無論整的、鑲的、都有了。我想要辦一個出乎這幾種之外的。價錢又不能十分大。所以要你早去幾天。好慢慢搜尋起來。還要辦一個小輪船。我道。這辦來作甚麼。大哥又不常出門。繼之笑道。那裡是這個。我要辦的是一尺來長的頑意兒。因為藩署花園裡。有一個池子。從前藩台買過一個。老太太歡喜的了不得。天天叫家人放着頑。今年春上。

不知怎樣翻了。洗了下去。好容易撈起來。已經壞了。被他們七攪八攪。越是鬧得個不可收拾。所以要買一個送他。我道。這個東西從來沒有買過。不知要多少價錢呢。繼之道。大約百把塊錢是要的。你收拾收拾。一兩天裡頭走一踰去罷。我答應了。又談些別話。就各去安歇。次日我把這話告訴了母親。母親自是歡喜。此時五月裡天氣。帶的衣服不多。行李極少。繼之又拿了銀子過來。問我幾時動身。我道。來得及今日也可以走得。繼之道。先要叫人去打聽了的好。不然老遠的白跑一踰。當即叫人打聽了。果然今日來不及。要明日一早。又說這幾天江水溜得很。恐怕下水船到得早。最好是今日先到洋蓬上去住着。於是我定了主意。這天吃過晚飯。別過衆人。就趕出城。到洋蓬裡歇下。果然次日天纔破亮。下水船到了。用舢舨渡到輪船上。次日早起。便到了上海。叫了小車。推着行李。到字號裡去。繼之先已有信來知照過。於

是同衆夥友相見。那當事的叫做「管德泉」。連忙指了一個房門。安歇行李。我先把繼之要買如意及小火輪的話說了。德泉道：小火輪只怕還有覓處。那如意，他這個不要。那個不要。又不曾指定一個名色。怎麼辦法呢。明日代我去找兩個珠寶捐客來問罷。那小火輪呢。只怕「發昌」還有。當下我就

在字號裡歇住。到了下午。德泉來約了我同到虹口發昌裡去。那邊有一個小東家。叫「方佚廬」。從小就專考究機器。所以一切製造等事。都極精明。他那鋪子。除了門面專賣銅鐵機件之外。後面還有廠房。用了多少工匠。自己製造各樣機器。德泉同他相識。當下彼此見過。問起小火輪一事。佚廬便道：有是有一個。只是多年沒有動了。不知可還要得。說罷。便叫夥計在架子上拿了下來。掃去了灰土。拿過來看。加上了水。又點了火酒。機件依然活動。只是舊的大不像了。我道：可有新的麼。佚廬道：新的沒有。其實銅鐵東西。沒有

新舊。只要拆開來攪過。又是新的了。我道。定做一個新的。可要幾天。侯廬道。此刻廠裡忙得狠。這些小件東西。來不及做了。我問他這個舊的價錢。他要一百元。我便道。再商量罷。同德泉別去。回到字號裡。早有夥計們代招呼了一個珠寶捐客來。叫做「辛若江」。說起要買如意。要別緻的。所有翡翠白玉。水晶。珊瑚。瑪瑙。一概不要。若江道。打算出多少價呢。我道。見了東西再講罷。說着他辭去了。是日天氣甚熱。吃過晚飯。德泉同了我到四馬路升平樓。泡茶乘涼。帶着談天。可奈茶客太多。人聲嘈雜。我便道。這裡一天到晚都是這許多人麼。德泉道。上半天人少。早起更是一個人沒有呢。我道。早起他不賣茶麼。德泉道。不過沒有人來吃茶罷了。你要吃茶。他如何不賣。坐了一會。便回去安歇。次日早起。更是炎熱。我想起昨夜到的升平樓。甚覺涼快。何不去坐一會兒呢。早上各夥計都有事。德泉也要照應一切。我便不去驚動他。

八點鐘茶館尚未賣茶以內地人之眼觀現狀亦一怪

不圖五月披裘復見於今日

們一個人逛到四馬路。只見許多鋪家都還沒有開門。走到升平樓看時。門是開了。上樓一看。誰知他那些札子都反過來。放在桌子上。問他泡茶時。堂官還在那裡揉眼睛。答道。水還沒有開呢。我只得憫憫而出。取出表看時。已是八點鐘了。在馬路逛蕩着。走了好一會。再回到升平樓。只見地方剛纔收拾好。還有一個堂官。在那裡掃地。我不管他。就靠闌干坐了。又歇了許久。方纔泡上茶來。我便凭闌下視。慢慢的清風徐來。頗覺涼快。忽見馬路上一大羣人。遠遠的自東而西。走將過來。正不知因何事故。及至走近樓下時。仔細一看。原來是幾個巡捕。押着一起犯人走過。後面圍了許多閒人跟着觀看。那犯人當中。有七八個蓬頭垢面的。那都不必管他。只有兩個好生奇怪。兩個手裡都拿着一頂薰皮小帽。一個穿的是京醬色甯綢狐毛袍子。天青緞天馬出風馬褂。一個是二藍甯綢羔皮袍子。白灰色甯綢羔皮馬褂。腳上一

原來如此

式的穿了棉鞋。我看了老大吃了一驚。這個時候人家赤膊搖扇還是熱。他兩個怎麼鬧出一身大毛來。這纔是千古奇談呢。看他走得汗流被面的。真是何苦。然而此中必定有個道理。不過我不知道罷了。再坐一會。已是十點鐘時候。遂惠了茶帳回去。早有那辛若江在那裡等着。拿了一枝如意來看。原是水晶的。不過水晶裡面藏着一個蟲兒。可巧做在如意頭上。我看了不對。便還他去了。德泉問我到那裡去來。我告訴了他。又說起那個穿皮衣服。的煞是奇怪可笑。德泉道。這個不足爲奇。這裡巡捕房的規矩。犯了事捉進出時穿甚麼。放出來時仍要他穿上出來。這個只怕是在冬天犯事的。旁邊一個管帳的「金子安」揶揄道不錯。去年冬月裡。那一起打房間的。內中有兩個不是判了押半年麼。恰是這個時候該放。想必是他們了。我問甚麼叫做打房間。德泉道。到妓館裡。把妓女的房裡東西打毀了。叫打房間。這裡妓

館裡的新聞多呢。那逞強的便去打房間。那下流的便去偷東西。我道。我今日看見那兩個人穿的狠體面的。難道在妓院裡鬧點小事。巡捕還去拿他麼。德泉道。莫說是穿的體面。就是認真體面人。他也一樣要拿呢。前幾年有一個笑話。一個姓朱的。是個江蘇同知。在上海當差多年的了。一個姓袁的知縣。從前還做過上海縣丞的。兩個人回到棋盤街么二妓館裡去頑。那姓朱的是官派十足的人。偏偏那么二妓院的規矩。凡是客人。不分老少。一律叫少爺的。妓院的丫頭。叫了他一聲朱少爺。姓朱的劈面就是一個巴掌打過去道。我明明是老爺。你爲甚麼叫我少爺。那丫頭哭了。登時就兩下裡大鬧起來。妓館的人便暗暗的出去叫巡捕。姓袁的知機。乘人亂時溜了出去。一口氣跑回城裡花園衛公館裡去了。那姓朱的還在那裡。羔子王八蛋的亂罵。一時巡捕來了。不由分曉拉到了巡捕房裡去關了一夜。到明天解公

堂他和公堂問官是認得的。到了堂上，他便搶上一步，對着問官拱手。彎彎腰，道：「久違了那問官，吃了一驚，站起來也彎彎腰，道：「久違了呀，這是朱大老爺到這裡甚麼事？」那捉他的巡捕見問官和他認得，便一溜烟走了。妓館的人本來照例要跟來做原告，到了此時也嚇的抱頭鼠竄而去。堂上陪審的洋官見是華官的朋友，也就不問了。姓朱的纔徜徉而去。當時有人編出了一個小說的回目，是「朱司馬被困棋盤街，袁大令逃回花園術」。我道：那偷東西的便怎麼辦法呢？德泉道：那是一案一案不同的。我道：偷的還是賊呢？還是嫖客呢？德泉道：偷東西自是個賊，然而他總是扮了嫖客去的。多若是撬窓挖壁的那又不奇了。子安揮嘴道：那偷水烟袋的，真是一段新聞。這個人的履歷，非但是新聞，直頭可以按着他編一部小說，或者編一齣戲來。我忙問甚麼新聞。德泉道：這個說起來話長。此刻事情多着呢。說得連

連斷斷的無味。莫若等到晚上。我們說着當談天罷。於是各幹正事去了。下午時候。那辛若江又帶了兩個人來。手裡都捧着如意匣子。却又都是些不懼的東西。鬼混了半天纔去。我乘暇時。便向德泉要了帳冊來。對了幾篇。不覺晚了。晚飯過後。大家散坐乘涼。復又提起妓館偷烟袋的事情來。德泉道。其實就是那麼一個人。到妓館裡偷了一支銀水烟袋。妓館報了巡捕房。被包探查着了。捉了去。後來却被一個報館裡的主筆保了出來。並沒有重辦。就是這麼回事了。若要知道他前後的細情。却要問子安。子安道。若要細說起來。只怕談到天亮也談不完呢。可不要厭煩。我道。那怕今夜談不完。還有明夜。怕甚麼呢。子安道。這個人姓沈。名瑞。此刻的號是經武。我道。第一句通名先奇。難道他以前不號經武麼。子安道。以前號鞞五。是四川人。從小就在一家當舖裏學生意。這當舖的東家。是姓山的。號叫仲彭。這仲彭的家眷。就

住在當舖左近。因爲這沈經武年紀小。時時叫到內宅去使喚。他就和一個丫頭鬼混上了。後來他升了個小夥計。居然也一樣的成家生子。却心中只忘不了那個丫頭。有一天事情鬧穿了。仲彭便把經武攆了。拿丫頭嫁了。誰知他嫁到人家去。鬧了個天翻地覆。後來竟當着衆人。把衣服脫光了。人家說他是個瘋子。退了回來。這沈經武便設法拐了出來。帶了家眷。逃到了湖北。住在武昌。居然是一妻一妾。學起齊人來。他的神通可也真大。又被他結識了一箇現任通判。拿錢出來。叫他開了個當舖。不上兩年。就倒了。他還怕那通判同也理論。却去先發制人。對那通判說。本錢沒了。要添本。若不添本。就要倒了。通判說。我無本可添。只得由他倒了。他說。既如此。倒了下來。要打官司。不。要。供。出。你。的。東。家。來。你。是。現。任。地。方。官。做。了。生。意。要。擔。處。分。的。那通判急了。和他商量。他却乘機要借三千兩銀子。訟費。然後關了當舖門。他

風流名士
能得結識
主筆則爾
時報館之
程度可想

把那三千銀子一齊交給那拐來的丫頭。等到人家告了他，就在江夏縣監裡挺押起來。那丫頭拿了他的三千銀子，却往上海一跑。他的老婆，便天天代他往監裡送飯，足足的挺了三年。實在逼他不出來，只得取保把他放了。他被放之後，撇下了一個老婆兩個兒子，也跑到上海來了。虧他的本事，被他把那丫頭找着了。然而那三千銀子，却一個也不存了。於是兩個人又過起日子來。在胡家宅租了一間小小的門面，買了些茶葉，纔上些紫蘇防風之類。貼起一張紙寫的是：出賣蔞茶。兩個人終日在店面坐着，每天只怕也有百十來個錢的生意。誰知那位山仲彭，年紀大了，一切家事都不管。忽然高興，却從四川跑到上海來逛一蹓。這位仲彭，雖是個當舖東家，却也是個風流名士。一到上來，便結識了幾個報館主筆。有一天在街上間逛，從他門首經過，見他二人双双坐着，不覺吃了一驚，就踱了進去。他二人也是吃驚。

胡繪聲應
第九回

不小。只道捉拐子逃婢的來了。所以一見了仲彭，就連忙双双跪下叩頭。如搗蒜一般。仲彭是年高之人，那禁得他兩個這種乞憐的模樣。長嘆一聲道：「這是你們的孽緣。我也不來追究了。」二人方纔放了心。仲彭問起經武的老婆。經武便詭說他死了。那丫頭又千般巴結，引得仲彭歡喜，便認做了女兒。那丫頭本來粗粗的識得幾個字。仲彭自從認了他做女兒之後，不知怎樣就和一個報館主筆胡繪聲說起。繪聲本是個風雅人物，聽說仲彭有個識字的女兒，就要見見。仲彭帶去見了，又叫他拜繪聲做先生。這就是他後來做賊得保的來由了。從此之後，那經武便搬到馬路去，是個一樓一底房子。胡亂弄了幾種丸藥，掛上一個京都同仁堂的招牌，又在報上登了京都同仁堂的告白。誰知這告白一登，却被京裡的真正同仁堂看見了，以為這是假冒招牌，即刻打發人到上海來告他。正是

影射須知干例禁。衙門準備會官司。

未知他這場官司勝負如何。且待下回再記。

五月披裘一節。雖非怪現狀之特色。然實可發一大噱。

沈經武一節。因談偷水烟袋而起。然闕至終篇。仍不見其偷。正不知此賊何時方下手也。一笑。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強盜讀西書 賣輪船局員造私貨

能幹事的
記着

京都大柵欄的同仁堂。本來是幾百年的老鋪。從來沒有人敢影射他招牌的。此時看見報上的告白。明明說是京都同仁堂。分設上海大馬路。這分明是影射招牌。遂專打發了一個能幹的夥計。帶了使費出京。到上海來。和他會官司。這夥計既到上海之後。心想不要把他冒冒失失的一告。他其中怕別有因由。而且明人不作暗事。我就明告訴了他要告。他也沒奈我。何我何

你看他通
身本事

另外改一
個甚麼字
惹閱者自

不先去見見這個人呢。想罷，就找到他那同仁堂裡去。他一見了之後，問起知道是真正同仁堂來的。早已猜到了幾分。又連用說話去套那夥計。那夥計是北邊人，直爽脾氣，便直告訴了他。他聽了，要告倒連忙堆下笑來，和那夥計拉交情。又說：「我也是個夥計，當日曾經勸過東家說寶號的招牌是冒不得的，他一定不信。今日果然寶號出來告了，好在吃官司不關夥計的事。」又拉了許多不相干的話，和那夥計纏着談天，把他耽擱到吃晚飯時候，便留着吃飯。又另外叫了幾樣菜，打了酒，把那夥計灌得爛醉如泥，便扶他到床上睡下。子安說到這裡，兩手一拍道：「你們試猜他這是甚麼主意。那時候他舖子裡只有門外一個橫招牌，還是寫在紙上糊在板上的。其餘豎招牌一個沒有，他把他家灌醉之後，便連夜把那招牌取下來，連塗帶改的，把當中一個仁字另外改了一個別的字，等到明日那夥計醒了，向他道歉，他

知故不必
寫出來也

能幹事的
便怎樣

又○同○人○家○談○了○一○會○方○纔○送○他○出○門○等○那○夥○計○出○了○門○時○回○身○向○他○點○頭○他
纔○說○道○閣○下○這○回○到○上○海○來○打○官○司○必○要○認○清○楚○了○招○牌○方○纔○可○告○那○夥○計
聽○說○抬○頭○一○看○只○見○不○是○同○仁○堂○了○不○禁○氣○的○目○定○口○呆○可○笑○他○火○熱○般○出
京○准○備○打○官○司○只○因○貪○了○兩○杯○便○鬧○得○冰○清○水○冷○的○回○去○從○此○他○便○自○以○爲
足○智○多○謀○了○無○忌○憚○起○來○上○海○是○個○花○天○酒○地○的○地○方○跟○着○人○家○出○來○逛○逛
也○是○有○的○他○不○知○怎○樣○逛○的○窮○了○沒○處○想○法○子○却○走○到○妓○館○裡○打○茶○圍○把○人
家○的○一○支○銀○水○烟○袋○偷○了○人○家○報○了○巡○捕○房○派○了○包○探○一○查○把○他○查○着○了○捉
到○巡○捕○房○解○到○公○堂○懲○辦○那○丫○頭○急○了○走○到○胡○繪○聲○那○裡○長○跪○不○起○的○哀○求
胡○繪○聲○却○不○過○情○面○便○連○夜○寫○一○封○信○到○新○衙○門○裡○保○了○出○來○他○因○爲○輯○五
兩○個○字○的○號○已○在○公○堂○存○了○竊○案○所○以○纔○改○了○個○經○武○混○到○此○刻○聽○說○生○意
還○過○得○去○呢○這○個○人○的○花○樣○也○真○多○偷○使○常○在○上○海○不○知○還○要○鬧○多○少○新○聞

你便好貨

呢。德泉道。看着罷。好得我們總在上海。我笑道。單爲看他留在上海。也無爲了。大家笑了一笑。方纔分散安歇。自此每日無事便對帳。或早上。或晚上。也到外頭逛一回。這天晚上。忽然想起王伯述來。不知可還在上海。遂走到謙益棧去望望。只見他原住的房門鎖了。因到帳房去打聽。乙庚說。他今年開河頭班船就走了。說是進京去的。直到此時。沒有來過。我便辭了出來。正走出大門。迎頭遇見了伯父。伯父道。你到上海作甚麼。我道。代繼之買東西。那天看了轅門抄。知道伯父到蘇州。趕着到公館裡去送行。誰知伯父已動身了。伯父道。我到了此地。有事就閣住了。還不會去得。你且到我房裡去一踰。我就跟着進來。到了房裡。伯父道。你到這裡找誰。我道。去年住在這裡。遇見了王伯述姻伯。今晚沒事。來看看他。誰知早就動身了。伯父道。我們雖是親戚。然而這個人尖酸刻薄。你可少親近他。你想放着現成的官不做。却跑來

想見公是
恭維上司

難道只有
你來得

滅盡天性
語
咄咄逼人
不知他如
何說得出

「我○便○回○到○字○號○裡○」○只○見○德○泉○也○纔○回○來○。○我○問○道○：○「○今○天○有○半○天○沒○見○呢○。○有○甚○麼○貴○事○。」○德○泉○嘆○一○口○氣○道○：○「○送○我○一○個○舍○親○到○公○司○船○上○。○跑○了○一○次○吳○淞○。○我○道○：○『○販○書○成○了○個○甚○麼○樣○了○。○我○道○：○這○是○撫○台○要○撤○他○的○任○。○他○纔○告○病○的○。○伯○父○道○：○撤○任○也○是○他○自○取○的○。○誰○叫○他○批○評○上○司○。○我○問○你○：○我○們○家○裡○有○一○個○小○名○叫○土○兒○的○。○你○記○得○這○個○人○麼○。○我○道○：○記○得○。○年○紀○小○。○却○同○伯○父○一○輩○的○。○我○們○都○叫○他○小○七○叔○。○伯○父○道○：○是○那○一○房○的○。○我○道○：○是○老○十○房○的○。○到○了○姪○兒○這○一○輩○。○剛○剛○出○服○。○我○父○親○纔○出○門○的○。○那○一○年○。○伯○父○回○家○鄉○去○。○還○逗○他○頑○呢○。○伯○父○道○：○他○不○知○怎○麼○。○也○跑○到○上○海○來○了○。○在○某○洋○行○裡○。○那○洋○行○的○買○辦○。○是○我○認○得○的○。○告○訴○了○我○。○我○沒○有○去○看○他○。○我○不○過○這○麼○告○訴○你○一○聲○罷○了○。○不○必○去○找○他○家○裡○出○來○的○人○。○是○惹○不○得○的○。○』○正○說○話○時○。○只○見○一○個○人○。○拿○進○一○張○條○子○來○。○却○是○把○字○寫○在○紅○紙○背○面○的○。○」○伯○父○看○了○。○便○對○那○人○道○：○「○知○道○了○。○又○對○我○道○：○你○先○去○罷○。○我○也○有○事○要○出○去○。○」○我○便○回○到○字○號○裡○。○只○見○德○泉○也○纔○回○來○。○我○問○道○：○「○今○天○有○半○天○沒○見○呢○。○有○甚○麼○貴○事○。」○德○泉○嘆○一○口○氣○道○：○「○送○我○一○個○舍○親○到○公○司○船○上○。○跑○了○一○次○吳○淞○。○我○道○：

果然如此
也罷了

出洋麼。德泉道。正是。出洋讀書呢。我道。出洋讀書。是一件好事。又何必嘆氣呢。德泉道。小孩子不長進。真是沒法。這送他出洋讀書。也是無可奈何的。我道。這也奇了。這有甚麼無可奈何的事。既是小孩子不長進。也就不必送他去讀書了。德泉道。這件事說出來真是出人意外。舍親是在上海做買辦的。多了幾個錢。多討了幾房姬妾。生的兒子有七八個。從小都是驕縱的。所以沒有一個好好的學得成人。單是這一個最壞。纔上了十三四歲。便學的吃喝嫖賭。無所不爲了。在家裡。還時時鬧禍。他老子惱了。把他鎖起來。鎖了幾個月。他的娘代他討情。放了他。得放之後。就去不回。他老子倒也罷了。說只當沒有生這個孽障。有一夜無端被強盜明火執仗的搶了進來。一個個都是塗了面的。搶了好幾千銀子的東西。臨走還放了一把火。虧得救得快。沒有燒着事。後開了失單。報了官。不久就捉住了兩個強盜。當堂供出那爲

真是出人
意外
此等人不
殺何待

首的來。你道是誰就是他這個兒子。他老子知道了。氣得一個要死。自己當官鎖了案。把他找了回去。要親手殺他。被多少人勸住了。又把他鎖起來。然而終久不是可以長監不放的。於是想出法子來。送他出洋去。我道。這種人只怕就是出洋也學不好的了。德泉道。誰還承望他學好。只當把他擡走了。罷子安道。方纔我有個敵友。從貴州回來的。我談起買如意的事。他說有一支很別緻的。只怕大江南北的玉器店。找不出一個來。除非是人家家藏的。可以有一兩個。我問是甚麼的。子安道。東西已經送來了。不妨拿來大家看看。猜是甚麼東西。於是取出一個紙匣來。打開一看。這東西顏色狠紅。內中有幾條冰裂紋。不是珊瑚。也不是瑪瑙。拿起來一照。却是透明的。這東西好像常常看見。却一時說不出他的名來。子安笑道。這是雄精雕的。「這纔大家明白了。」我問價錢。子安道。便宜得狠。只怕東家嫌他太賤了。我道。只要

東西人家沒有的。這倒不妨。子安道。要不是透明的。只要幾吊錢。他這是透明的。來價是三十吊錢光景。不過貴州那邊錢貴。一吊錢。差不多一兩銀子。就合到三十兩銀子了。我道。你的貴友還要賺呢。子安道。我們買。他不要賺。倘是看對了。就照價給他就是了。我道。這可不好。人家老遠帶來的。多少擔。要叫他賺點。就同我們做生意一般。那裡有照本買的道理。子安道。不妨。他不是做生意的。況且他說是原價三十吊。焉知他不是二十吊呢。我道。此刻灯底。怕顏色看不真。等明天看了再說罷。於是大家安歇。次日再看那如意。顏色甚好。就買定了。另外去配紫檀玻璃匣子。只是那小輪船。一時沒處買。德泉道。且等後天禮拜。我有個朋友說有這個東西。要送來看。或者也可以同那如意一般。撈一個便宜貨。我問是那裡的朋友。德泉道。是一個製造局。畫的圖學生。他自己畫了圖。便到機器廠裡。叫那些工匠代他做起來的。我

道。工匠們都有正經公事的。怎麼肯代他做這頑意東西。德泉道。他並不是。一口氣做成功的。今天做一件。明天做一件。都做了來。他自己裝配上的。」「這天我就到某洋行去。見那遠房叔叔。」談起了家裡一切事情。方知道自我動身之後。非但沒有修理祠堂。並把祠內的東面。都拿出去賣。起先還是偷着做。後來竟是張明較著的了。我不覺嘆了口氣道。倒是我們出門的。眼底裡乾淨。叔叔道。可不是麼。我母親因爲你去年回去。辦點事。狠有點見地。說是到底出門歷練的好。姑娘們一個人。出了一次門。就把志氣練出來了。恰好這裡買辦。我們沾點親。寫信問了他。得他允了。就來。也是迴避那班人的意思。此刻不過在這裡閒住着。只當學生意。看將來罷了。我道。可有錢用。應叔叔道。纔到了幾天。還不會知道。談了一會。方纔別去。」「我心中暗想。我伯父是甚麼意思。家裡的人。一概不招接。真是莫明其用心之所在。還要叫

我。不。要。理。他。這。纔。奇。怪。呢。過。了。兩。天。果。然。有。個。人。拿。了。個。小。輪。船。來。這。個。人。叫。趙。小。雲。就。是。那。畫。圖。學。生。看。他。那。小。輪。船。時。却。是。油。漆。的。嶄。新。是。長。江。船。的。式。子。船。裡。的。機。器。都。被。上。面。裝。的。房。艙。望。台。等。件。蓋。住。這。房。艙。望。台。又。都。是。活。動。的。可。以。拿。起。來。就。是。這。船。的。一。個。蓋。就。是。了。做。得。十。分。靈。巧。又。點。火。試。過。機。器。也。極。靈。動。德。泉。問。他。價。錢。小。雲。道。外。頭。做。起。來。只。怕。不。便。宜。我。這。個。只。要。一。百。兩。德。泉。笑。道。這。不。過。一。個。頑。意。罷。了。誰。拿。成。百。銀。子。去。買。他。小。雲。道。這。也。難。說。你。肯。出。多。少。呢。德。泉。道。我。不。過。偶。然。高。興。要。買。一。個。頑。頑。要。是。二。三。十。塊。錢。我。就。買。了。他。多。可。出。不。起。也。犯。不。着。我。見。德。泉。這。般。說。便。知。道。他。不。會。說。是。我。買。的。索。性。走。開。了。等。他。去。說。等。了。一。會。那。趙。小。雲。走。了。我。問。德。泉。說。的。怎。麼。德。泉。道。他。減。定。了。一。百。元。我。沒。有。還。他。實。價。由。他。擺。在。這。裡。罷。他。說。去。去。就。來。我。道。發。昌。那。個。舊。的。不。堪。並。且。機。器。一。切。都。露。在。

然則只當
尅扣皇上
一笑

可見中國
人自能製
造

教乖愚人
不少今而
後鍍銀鍍
銀之聲將
少聞於市
上矣

外面的也還要一百元呢。德泉道：「這個不同人家的是下了本錢做的。他這一個是拿了皇上家的錢，吃了皇上家的飯，教會了他本事，他却用了皇上家的工料，做了這個私貨來換錢，不應該殺他點價麼？」我道：「照這樣做起私貨來，還了得。德泉道：「豈但這個？去年外國新到了一種紙捲烟的機器，小巧得狠，要賣兩塊錢一個。他們局裡的人買了一個回去，後來局裡做出來的，總有二三千個呢。拿着到處去送人，却也做得好。同外國來的一樣，不過就是壳子上不會鍍銀。」我問：「甚麼叫鍍銀？」德泉道：「據說銀是中國沒有的，外國名字叫「Nickel」。中國譯化學書的時候，便譯成一個鎳字。所有小自鳴鐘、洋燈等件，都是鍍上這個東西。中國人不知一切，都說他是鍍銀的。那裡有許多銀子去鍍呢？其實我看雲南白銅，就是這個東西。不然廣東瓊州儼峒的銅，一定是的。我道：「銅只怕沒有那麼亮。」德泉笑道：「那是鍍了之後，擦亮的。」

其實是很

你看元寶。又何嘗是亮的呢。我道。做了三千個私貨。照市價算。就是六千洋錢。還了得麼。德泉道。豈只這個。有一回局裡的總辦。想了一件東西。照插鑿駕的架子樣。縮小了。做一個銅架子。插筆。不到幾時。合局一百多委員司事的公事桌上。沒有一個沒有這個東西的。已經一百多了。還有他們家裡呢。還有做了送人的呢。後來門到外面銅匠店。仿着樣子也做出來了。要買四五百錢一個呢。其餘切菜刀。劈柴刀。杓子。總而言之。是銅鐵東西。是局裡人用的。沒有一件不是私貨。其實一個人。做一把刀。一個杓子。是有限得狠。然而積少成多。這筆帳就難算了。何況更是歷年如此呢。私貨之外。還有一個偷。說到這裡。只見趙小雲又匆匆走來道。你到底出甚麼價錢呀。德泉道。你到底再減多少呢。小雲道。罷罷。八十元罷。德泉道。不必多說了。你要肯買時。拿四十元去。小雲道。我已經減了個對成。你還要折半。好狠呀。德泉道。其

所以名譽
得錢也

實多了我買不起。小雲道。其實講交情呢。應該送給你。只是我今天等着用。這樣罷。你給我六十元。這二十元算我借的。將來還你。德泉道。借是借。買價是買價。不能混的。你要拿五十元去罷。恰好有一張現成的票子。說罷到裡間拿了一張莊票給他。小雲道。何苦又要我走一踮錢莊。你就給我洋錢罷。德泉叫子安點洋錢給他。他又嫌重換了鈔票。纔去。臨走對德泉道。今日晚上請你吃酒去麼。德泉道。那裡。小雲道。不是沈月卿便是黃銀寶。說着。一逕去了。德泉道。你看。賣了錢。又這樣化法。我道。你方纔說那偷的。又是甚麼。德泉道。只要是用得着的。無一不偷。他那外場面做得實在好看。大門外面設了個稽查處。不准拿一點東西出去呢。誰知局裡有一種燒不透的煤。還可以再燒小爐子的。照例是當煤渣子不要的了。所以准局裡人拿到家裡去燒。這名目叫做二煤。他們整籮的抬出去。試問那煤籮裡要藏多少東

西。我。道。照。這。樣。說。起。來。還。不。把。一。個。製。造。局。偷。完。了。麼。一。說。話。時。我。又。把。那。輪。船。揭。開。細。看。一。德。泉。道。今。日。禮。拜。我。們。寫。個。條。子。請。侯。廬。來。估。估。這。個。價。到。底。值。得。了。多。少。我。道。好。極。好。極。於。是。寫。了。條。子。去。請。一。會。到。了。正。是。

要知真價值 須俟眼明人

不知估得多少價值。且待下回再記。

不肯招接族人。並以戒其子姪。已是天性滅盡。不圖更有率盜以劫其父者。非但無獨有偶。直是有加無已。茫茫大地。更何處容身乎。

上回要買小火輪一語。閒閒之閒文耳。實乃可以無有。不乃料於此回中。引出局員作私貨一段來。方悟爲金針引綫之法。

出門固爲避族人。族人且須避之。不知更當往何處去。所謂茫茫大地。無可容身者歟。

第三十回 試開車保民船下水 誤紀年製造局編書

當下方伏廬走來。大家招呼坐下。德泉便指着那小輪船。請他估價。伏廬離坐過來。德泉揭開上層。又注上火酒。點起來。一會兒機船轉動。伏廬一看。過道。買定了麼。德泉道。買定了。但不知上當不上當。所以請你來估估價。伏廬道。要三百兩麼。德泉笑道。只化了一百兩銀子。伏廬道。那裡有這個話。這裡面的機器。何等精細。他這個。何嘗是做來頑的。直頭照這個小樣。放大了。可以做大的。裡面沒有一樣不全備。只怕你們雖買了來。還不知他的竅呢。說罷。把機簧一撥。那機件便轉的慢了。道。你看。這是慢車。又把一個機簧一撥。那機件全停了。道。你看。這是停車了。說罷。又另撥一個機簧。那機件又動起來。伏廬問道。你們看得出來麼。這是倒車了。留神一看。兩傍的明輪。果然倒轉。伏廬又仔細再看。道。只怕還有汽筒呢。向一根小銅絲上輕輕的拉了。

一下。果然嗚嗚的放出一下微聲。就像簫上的「乙」音。伏廬不覺嘆道。可稱精極了。三百兩的價。我是估錯的。此刻有了這個樣子。就叫我照做。三百兩還做不起來呢。但是白費了工夫。那倒車慢車停車放汽。都要人去弄的。那裏找個小人去弄他呢。倒底買了多少。德泉道的確是一百兩買來的。伏廬道沒有的話。除非是賊。賊德泉笑道。雖不是賊。賊却也差不多。遂把畫圖學生私造的話說了。伏廬嘆道。這也難怪。他們人家聽見說他們做私貨。就都怪學生不好。依我說起來。實在是搵辦不好。你所說的趙小雲我也認識他。我並且出錢請他畫過圖。他在裡面當了十年的學生。本事學的不小了。此刻要請一個人照他的本事。大約百把銀子一個月。也沒有請處。他在局裡。却還是當一個學生的名目。一個月纔四吊錢的膏伙。你叫他怎麼費。用可不要出這些花樣了。可笑那些搵辦眼光。比綠豆還小。有一回畫圖教習。

健百位醫
的却只診
得十兩八
兩況並十
兩八兩亦
不肯給耶

上去回摠辦說這個趙小雲本事學出了求總辦派他個差事起點薪水你猜摠辦說句甚麼話他說起初十兩八兩的薪水不穀他坐馬車呢我道奇了怎麼發出這麼一句話來伏廬道總是趙小雲坐了馬車被他碰見了一兩次纔有這話呢本來爲的是要人才纔教學生教會了就應該用他用了他就應該給他錢給了他錢他化他的你何必管他坐牛車馬車呢就如從前派到美國去的學生回來了也不用此刻有多少在外頭當洋行買辦當律師繙譯的我化了錢教出了人却叫外國人去用這纔是楚材晉用呢此刻局裡有本事的學生不少聽說一個個都打算向外頭謀事你道這都不是摠辦之過麼德泉道其實那做摠辦的那一個懂得這些幾時得能穀你去做了摠辦就好了伏廬道我又懂得甚麼呢不過有一層是考究過工藝的做起來雖不敢說十分出色也可以少上點當你們知道那「保民」船纔

是外國人不會錯
的這是大
人明見

隨是大
明見所致

梁桂生此

笑話呢未開工之前單爲了這條船專請了一個外國人做工師打出了船樣總辦看了叫照樣做那時鍋爐廠有一個中國工師叫「梁桂生」是廣東人他就說這樣子不對照他的龍骨恐怕走不動照他的舵怕轉不過頭來鍋爐廠的委員就去回了總辦那總辦倒惱起來了說梁桂生他有多大的本領外國人打的樣子還有錯的麼不信他比外國人還強委員碰了釘子便去埋怨梁桂生桂生道不要埋怨有一天我也會還他一個釘子就照他做罷於是乎勞民傷財的做起來好容易完了工要試車了總辦請了上海道及多少官員到船上去還有許多外國人也來看出了船塢便向閔行駛去足足走了六七點鐘之久纔望見閔行的影子及至要回來時却回不過頭來憑你把那舵攀足了那個船只當不知無可奈何只得打倒車回來益發走的慢了各官員都是有事的不覺都焦燥起來於是打發人放舢舨登

時只有肚裏好笑

外國人應該說我們不會辦的

岸跑回局裡去。招呼放了小輪船去。把主人接回那保民船。直到天黑後纔
推了回來。這一來總辦急了。問那外國人。那外國人說。修得好的。誰知修了
個把月。依然如故。無可奈何。只得叫了梁桂生去商量。桂生道。這個都是依
了外國人圖樣做的。但不知有走了樣沒有。如果走了樣。少不得工匠們都
要受罰。總辦道。外國人說過。並不會走樣。桂生道。那麼就問外國人。總辦道。
他總弄不好。怎樣呢。桂生道。外國人有通天的本事。那裡會做不好。既然外
國人也做不好。我們中國人更是不敢做了。總辦碰了他這麼一個軟釘子。
氣的又不敢惱出來。只得和他軟商量。他却始終說是沒有法子。總辦沒奈
他何。等他去了。又叫了委員去商量。那些委員懂得甚麼。除了磕頭請安之
外。便是拿錢吃飯。還有的是逢迎總辦的意旨罷了。所以商量了半天。仍舊
沒法。只得仍然和桂生商量。桂生道。這個有甚麼法子呢。只好另做一個委

好大本領
的委員
爲之一快

中國人只
會作八股
可憐

你若作了
八股只怕
沒有這番
高論了

寫得是

員吐了舌頭出來道。那壓怎樣報銷這件事。被桂生作難了許久。把他前頭受的惡氣都出盡了。纔換上一門舵把船後頭的一段龍骨。改了這纔走得動。回得轉。然而終是走得慢。你們看這不是笑話麼。偷使懂得工藝的總辦。何至於上這個當。我道。最奇的他們只信服外國人。這是甚麼意思。伏廬道。這些製造法子。本來都是外國來的也。難怪他們信服外國人。但是外國人也有懂的。也有不懂的。譬如我們中國人專門會作八股。然而也必要讀書人纔會讀書人。當中也還有作的好作的。醜之分呢。叫我們生意人看着他就一竅不通的了。難道是個中國人就會作八股麼。他們的工藝也是這樣。然而官場中人。只要看見一個沒瓣子的那怕他是個外國化子也看得他同天上神仙一般。這個全是沒有學問之過。我問道。伏翁纔說的那裡面。的委員甚麼都不懂。他們辦這甚麼事呢。伏廬道。其實那裡頭無所謂委員。一

真是奇形
怪狀。江南
人見之當
疑抱牌
位。這親也
可發二笑

一切都是司事。不過兩個管廠的。薪水大點。就叫他委員罷了。他們無非是記
個工帳。還有甚麼事辦呢。還有連工帳都記不來的一個字不識的人都有。
在裡面要問起他們的來歷。却是當過兵的。也有當過底下人的。也有我小
號和局裡常有交易。所以我也常常到局裡去。前幾年裡頭。有個笑話。我到
了局裡。只見一個司事抱着一塊虎頭牌。在那裡號啕大哭着跑來跑去。
一面哭着。嘴裡嚷着叫老太太。我道。只怕是他老太太沒了。德泉道。只怕是
的。伏廬道。沒了老太太。他何必抱着虎頭牌呢。我道。不然。這個辦公事的地
方。何以忽然叫起個女人來。伏廬道。便是。我當日也疑惑得狠。後來打聽了
他的同事。方纔知道。那時候的總辦是「李勉林」。這個司事叫甚麼「周寄
芸」。從前兵燹的時候。曾經背負了那位李老太太。在兵火裡逃出來的。後
來。這位李總辦得了這個差。便栽培他在局裡。派他一件事。這天不知爲了。

尖館地之
人聽者失
了館地只
要哭便得

不知可會
碰頭謝恩

甚麼事李總辦掛出牌來開除了他所以他抱着那塊牌子哭我道哭便怎
樣這也無謂極了伏廬道你聽我說呢那時那位李老太太迎養在局裡
他哭跳了一回扛着那牌去見老太太果然被他把那事情哭回來了你想
代人家背負了女眷逃難的是甚麼出身我道講究實業的地方用了這種
人那裡會攪得好那李總辦也無謂得狠你要報私恩就送他幾兩銀子罷
了這種人那裡辦得事來伏廬道你說他不能辦事他却越弄越紅起來
呢今年現在的這位總辦給他一個札子叫他管理船廠居然是委員了我
笑了笑道偏是這樣人他會紅真是奇事伏廬道船廠的工師告訴了我一
件事大家笑了好幾天他奉了札子到了船廠便傳齊了一切工匠小工護
勇等人當面分付說我今天蒙總辦的恩典做了委員你們從此要叫我
周老爺了不能再叫我周師爺的了「說的我和德泉都哈哈大笑起來金

虧他麻肉
得出

閱者也請
猜清

會文正也
應料不到
有人上他
一個製他
局開山始
祖的徽號

子安在帳房裡，也出來問笑甚麼。伏廬道：還有好笑的呢。他到了船廠之日，先吊了衆工匠小工的花名冊來看。這本來也是一件公事，你看甚麼他看過之後，就指了幾名工匠來，逼勒着他們改了名字，說你的名字犯了總辦祖上的諱，他的名字犯了總辦的諱，雖然不是這個字，然而同音也是不應該的。你們怎麼沒王法？那怕你犯了我的諱，倒不要緊。一說的衆人又是一場好笑。伏廬道：還有好笑的呢。局裡有一個裁縫叫做「馮滌生」。有一回，這裁縫承辦了一票號衣，未免寫個承攬單，簽上名字，不知怎樣被他看見了，嚇得他面無人色。一說到這裡，頓住了，道：你們猜他爲甚麼吃驚？大家想了一會，都猜不出，催他快點說。伏廬道：他指着那裁縫的名字，道：你好大膽，沒規矩，沒王法的，犯了這製造局的開山始祖會中堂會文正公的諱。況且會中堂又是現任總辦的丈人，你還想吃飯麼？裁縫道：會

中堂叫會國藩不叫滌生他聽了登時暴跳如雷起來大喝道你可反了提了會中堂的正諱叫起來你知道這兩個字除了皇帝誰敢提在口裡你用的兩個字雖不是正諱却是個次印你快快換寫一張改了名字這個拿上去總辦看了也要生氣的「衆人又是一笑」伏廬道那裁縫只得換寫一張胡亂改了個甚麼阿猫阿狗的名字他纔快活了還拿這個話去回了總辦請功呢「衆人更是狂笑不止」我道這個人不料有許多笑話還有沒有何妨再說點我們聽聽伏廬道我不過道聽塗說罷了偷使他們局裡的人說起來只怕新鮮笑話多着呢「此時已是晚飯的時候便留伏廬便飯他同德泉是極熟的也不推辭」一時飯罷大家坐到院子裡乘涼閒閒的又談起製造局來我問起這局的來歷伏廬道製造局開創的總辦是「馮竹儒」守成的是「鄭玉軒」「李勉林」以後的就平常得狠了到了現在這一位更是

百事都不管。天天只在家裡念佛。你想那個局如何會辦得好呢。我道。開創的頗不容易。供廬道。正是不講別的。借大的一個局。定那章程規則。就狠不容易。馮總辦的時候。規矩極嚴。此刻寬的不像樣子了。據他們說。當日馮總辦。每天親巡各廠去查工。晚上還查夜。有一夜極冷。有兩三個司事。同住了一個房裡。大家燒了一小爐炭禦寒。可巧馮總辦查夜到了。嚇得他們甚麼似的。內中一個。便把這個炭爐子。藏在椅子底下。把身子擋住。偏偏他老先生又坐下來。談了幾句。天纔去。等他去後。連忙取出炭爐。時那椅面已經烘的焦了。偷使他再不走。坐這把椅子的。那位先生。屁股都要燒了呢。此刻一到冬天。那一個司事房裡。沒有一個煤爐。只舉此一端。其餘就可想了。這位總辦別的事情不懂。一味的講究節省。局裡的司事。穿一件新衣服。他也不喜歡。要說閒話。你想趙小雲坐馬車。被他看見了。他也不願意。就可想而知。

此刻雖然
未燒然已
生煎一次

以商人之
眼視官場
那得不是
糜費

譯書如此
亦一怪現
狀也

了。其實我看是沒有一處不糜費。單是局裡用的幾個外國人，我就大可
以省得他們拿了一百二百的大薪水。遇了疑難的事，還要和中國工師商
量。這又何苦要用着他呢？還有廣方言館那譯書的，二三百銀子一月，還要
用一個中國人同他對譯。一天也不知譯得上幾百個字。成了一部書之後，
單是這筆譯費就了不得。我道：卻譯些甚麼書呢？伏廬道：都有天文、地理、機
器、算學、聲光、電化都是全的。我道：這些書倒好。明日去買他兩部看看。也可
以長點學問。伏廬搖頭道：不中用。他所譯的書我都看過。除了天文，我不懂。
其餘那些聲光電化的書，我都看遍了。都沒有說的完備。說了一大篇，到了
最緊要的竅眼，却不點出來。若是打算看了他作爲談天的材料，是用得着
的。若是打算從這上頭長學問，却是不能。我道：出了偌大薪水，怎麼譯成這
麼樣。伏廬道：這本難怪。大凡譯技藝的書，必要是這門技藝出身的人去譯。

本來他只
好如此用

還要中西文字兼通的纔行不然必有個詞不達意的毛病你想他那裡譯書始終是這一個人難道這個人就能曉盡了天文地理機器算學聲光電化各門麼外國人單考究一門學問有考了一輩子考不出來或是兒子或是朋友去繼他志纔考出來的談何容易就胡亂可以譯得只怕許多名目還鬧不清楚呢何況又兩個人對譯這又多隔了一層膜了我道胡亂看看就是做了談天的材料也好侏廬道也未嘗不可以看看然而也有誤人的地方局裡編了一部「四裔編年表」中國的年代却從帝嚳編起我讀的書很少也不敢胡亂批評他但是我知道的中國年代從唐堯元年甲辰起纔有個甲子可以紀年以前都是含含糊糊的不知他從那裡考得來這也罷了誰知到了周朝的時候竟大錯起來你想拿年代合年代的事不過是一本中西合歷只費點繙檢的工夫罷了也會錯的何況那中國從來未曾經

真是大怪
事

見的學問呢。我道是怎麼錯法呢。是把外國年份對錯了中國年份。不是。伏盧道。這個錯不錯。我還不會留心。只是中國自己的年分錯了。虧他還刻出來賣呢。你要看。我那裡有一部。明日送過來你看。我那書頭上。把他的錯處都批出來的。正是。

不是山中無歷日。如何歲月也模糊。

當下夜色已深。大家散了。要知他錯的怎麼。且待我看過了再記。

學生做私貨。上回以為大怪事。不期此回中。却翻筆說轉。

記製造局委員情形。令人絕倒。

二十年旧睹之怪现状(乙卷)終



192



